

引 言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是18世纪威震天下的俄国大元帅，曾参加七年战争、两次俄土战争和对波兰的进军。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他任俄奥联军总司令。转战意大利、瑞士，完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惊险行军。他是公认的杰出统帅和卓越的军事理论家，是名垂世界军史的著名战将之一。

苏沃洛夫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的军人世家。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是彼得大帝的义子，曾担任过皇帝的侍从和翻译官。后来官至上将，担任过陆军院委员、枢密官等要职。他学识渊博，会多种语言，曾主编了第一部俄国军事辞典。

小苏沃洛夫自幼聪明过人、思维敏捷、意志坚强、好学上进。在其父的影响和帮助下，他酷爱兵书，喜欢习武。少年时代，他就以“古代英雄”作为自己的楷模。亚历山大·马其顿、尤里乌斯·恺撒、汉尼拔、孔代、德·萨克斯元帅等名帅的业绩激发了他的进取心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父亲讲述的有关彼得大帝统兵打仗的故事，启发了他的自豪感和爱国精神。他无限崇尚军人职业，13岁就当上了一名列兵。

苏沃洛夫所处的年代，世界战乱不断，俄国政局动荡不定，先后五次更迭皇位。其中，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两帝在位期间，实施改革和扩张政策，使得俄罗斯由一个贫穷落后，疆土很小的大公国，跃升为疆域濒临四海的大国，一度称霸整个欧洲。

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条件，必然造就一代英豪。苏沃洛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尽情发挥他的军事天才，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南征北战，足迹踏遍整个欧洲，建树了赫赫战功，为巩固扩大俄罗斯帝国版图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最后以艰苦卓绝的瑞士远征结束了他光荣的58年的戎马生涯。

苏沃洛夫是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能根据战争实践和结合俄国军队的具体情况，不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他的《制胜的科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以“目测”、“快速”、“猛攻”战术三原则指挥打仗百战百胜，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伟大统帅和神奇英雄。他的军事思想、理论和战术原则，至今仍被军事家推崇并广泛应用。

苏沃洛夫言教与身教并重，他常告诫周边的人：“当士兵要勇猛顽强，当军官要勇敢坚定，当将军要英明果断。平时要养成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习惯；对朋友要襟怀坦白，对生活要寡欲清心。要乐于吃苦，百折不挠，要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毅力……”他的这些教诲恰好折射出他的为人品格，揭示出他成功的奥秘。

苏沃洛夫虽出身贵族，但他最称赞的却是真正的士兵。他从内心里热爱默默奉献的士兵，他说：“没有忘我奋战的士兵，就不会有成功的统帅”。他荣获了俄国的全部勋章、奖章，封有伯爵、公爵等诸多爵位和全俄军队大元帅的最高称号。奥地利皇帝因为他指挥联军所创辉煌战绩，赐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伯爵”和“奥地利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更因他的显赫战功而召见他二十余次。然而，他只为这殊荣而自傲，不为君主的恩宠而奴颜婢膝，甚至不愿去享用特权所给予他的一切。

相反，他对宫廷内的丑恶现象和达官显贵的骄横妄为敢于直言，悖势而行。这就大大惹恼了显贵，也常常触犯皇威，所以他在漫长的耀眼征程中，不断遭贬谪和陷害。

苏沃洛夫是具有独特品格的伟人。他粗犷而富有幽默感；严厉而具有同情心；天性纯朴、憨厚、宽宏大量，并善解人意。他行动敏捷，言谈有如格言般准确，他爱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从不摆元帅的架子，与他们的感情水乳交融。他的性格、生活方式和习惯，使这位元帅在士兵眼里被看成是自己人。是的，苏沃洛夫原本就是一名最优秀的士兵。

苏沃洛夫名扬四海，威震世界，可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神鹰，但他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曾为妻子的不忠，长时间不承认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为自己不雅的外貌而拒绝照镜子；他在女士面前常感到尴尬，每次参加舞会只以男士军官为伴。细心的女皇也十分体惊他的“怪癖”，每次召他进宫，都下令将进宫沿途所有的镜子全部覆盖上，以不伤害他的自尊心。

作者在这部传记中，想通过大量生动而翔实的史料，选择独特视角，描述这位伟大统帅大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所创建的辉煌战绩和他从一个列兵成长为俄军大元帅的光辉战斗历程。同时还要通过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揭示俄国政坛内部的尔虞我诈及宫廷中的骄奢淫逸。此外，还利用查找的史料介绍元帅的不幸婚姻和家庭生活趣闻轶事，以便使读者全方位地了解伟大统帅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苏沃洛夫生活的年代离我们虽不十分久远，但也超过了 200 年。我们期望通过这部书拉近与这位伟人的距离，使读者感受到他就在你的身边。他将给人们以信心和力量。他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谁要敢于攀登，谁就会到达胜利的顶峰。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 伊丽莎白加冕盛典

公元 1742 年 4 月 29 日，在莫斯科举行过加冕典礼的第 5 天，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便从克里姆林宫隆重地起驾前往亚乌扎河畔的安那冬宫。从清晨 7 时起，指派参加典礼的达官显贵便乘坐轿式马车聚集在伊万诺夫斯基广场上。其余要人则先期赶赴冬宫迎候女皇陛下。在矿务总局任文职官员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上校也跻身于欢迎圣驾者的行列中。近日来，这位严厉的检察官成天忙于繁琐的典礼仪式，他那 12 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早把母亲叶夫多基娅·费多谢耶夫娜的叮嘱置之脑后，趁机溜出了家门。

天刚蒙蒙亮，亚历山大就跑进仆人的住处。他的同龄小伙伴、锅炉工伊万的儿子叶菲姆还盖着皮袄睡得正香。

“叶菲姆，快醒醒！叶菲姆！”亚历山大焦急地摇晃着他说：“你怎么啦？咱们不是约好去看女皇的吗，你忘了？”

叶菲姆从梦中惊醒，蓦地爬起身来，从他那长满雀斑的脸上擦去肉眼看不清的眼屎，在红褐色的睫毛下，一双惺忪的睡眼瞪得老大。他抓起一个木碗吃了几口昨晚的剩饭，就跟亚历山大跑出去了。

过去，他去过在皮克罗夫斯科耶的圣灵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塔，每当早晨 8 点，整个莫斯科数不胜数的教堂根据伊凡大帝钟楼发出的钟声信号，各钟便应声齐鸣。他俩兴致勃勃地帮了敲钟人一次忙。他们也看过为举行加冕典礼而专门建造的的四座凯旋门：一门建在泽姆利亚诺伊围墙旁边的特维尔街；二门在喀山圣母教堂旁边的基塔城；三门位于米亚斯尼茨基街，当然还有建在亚乌扎河畔女皇宫室附近的最近一座凯旋门。

参加检阅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伊兹梅洛沃禁卫团和骑兵禁卫团以及非禁卫团队都带着自己的乐队，整齐地排列在从克里姆林宫到亚乌扎宫的大道两旁，那三角制帽黑压压一片。观礼台及附近建筑物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窗户上被绫罗绸缎和毛织物点缀得十分雅致，在穿绿色和蓝色制服的士兵背后，是一群着五颜六色春季艳服的莫斯科人，他们都在敬候女皇的莅临。

活泼机灵的亚历山大拉着动作缓慢的叶菲姆来到这里。穿过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挤到列福尔托沃宫栅栏跟前。从亚乌扎河岸极目远眺，莫斯科所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尽收眼底：无数个有十字架的金色圆屋顶，无数座宫殿和庄园，都沉浸在粉红色樱花和白色苹果花的海洋之中。

11 点钟，无数洪钟和棱堡上的 101 门大炮齐鸣，宣布列队仪式开始。行进路线要经过马罗塞卡、波克罗夫卡和日耳曼街。随着女皇车队的临近，人们的欢呼声也越来越高，各团队朝天鸣枪。鼓号声响彻云霄。

在亚乌扎宫附近，人海如潮。人们急不可待地向前拥着，以至冲垮了士兵屏障队。头戴羽饰软檐帽、身强力壮的掷弹兵们好不容易才将人群又推回到指定的观礼区。与叶菲姆失散了的亚历山大被那些健壮的男人们肩背挟挤在中间，无法动弹。

“快从我腋下钻出来！孩子。”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下等文官好心地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把他让到前边去。

亚历山大挤到前边，探头看到，在大道尽头有一队雇佣禁卫军骑兵高擎着马队军旗，从亚乌扎河新桥大道急驰过来。大桥两旁建造了许多石台座，那上边有瓶状饰物及雕像。骑兵队过后，有两名上校催马而过。

“这两位是典礼官——拜尔和离我们近一点的胖公爵普罗佐罗夫斯基。”快嘴的下级文官介绍说。

苏沃洛夫未来的岳父伊万·普罗佐罗夫斯基道貌岸然地坐在装扮华丽的高头大马之上，手执带有双头鹰的镀金权杖。

跟随在典礼官后面的是皇亲贵族鱼贯的车队。巨大车轮上的镀金辐条溜光锃亮，黑奴、矮奴、少年侍卫肃立在车后的脚踏上，车前走着戴有尖顶帽，身着华丽仆服的听差和驭手，左右两边是侍从。

“这是狙击兵首席指挥、女皇御用侍从、两次俄罗斯勋章获得者、禁卫军中尉拉祖莫夫斯基……海军上将乌沙科夫、陆军上将萨尔特科夫……”这位文官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这些文武官员的头衔和姓名。“这是切尔卡斯基公爵大臣……那是特鲁别茨科伊陆军元帅……陆军院院长多尔戈鲁科夫公爵……”

这些车队过后，是宫中的御马官牵着的24匹备好华丽马披的女皇御马厩马。再往后，司号手、传令官跟随另一批典礼官行进。谢尔盖·戈利岑公爵在一群背着皮背囊的少校和军士的簇拥下，向人群抛撒着金质和银质的纪念章。

“快接住，叔叔！”亚历山大向文官喊了一声，他自己倒手疾眼快地一伸手抓住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圆形纪念章。纪念章的一面是从云中喷薄四射的王冠图案；另一面刻着：1742年伊丽莎白于莫斯科加冕为全俄罗斯女皇暨专制君主。

此时，60个宫廷侍从两个一排地走了过去，宫中的高级侍从、低级侍从及御马官骑马走过之后，只见8匹白马拖着罩有巨大王冠的金碧辉煌的御辇，缓缓而来……

“女皇！伊丽莎白，我们的慈母！彼得大帝的爱女！”四周一片欢呼。

亚历山大翘起脚跟，从几乎擦身而过的马车大窗口看到，身材匀称、丰满的女皇身着金丝绣花的鲜红色天鹅绒长衫，披着宽大的女式斗篷，围着毛皮披肩，在光彩夺目的钻石王冠下露出一张圆形的脸庞和一双大眼睛。亚历山大天资过人，看书或识人从来都是过目不忘的。这位俄罗斯美人的形象当然也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脑海里。美中不足的是女皇那略嫌扁阔的鼻子，正因为如此，伊丽莎白不允许画她的侧面像，而且往往对画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女皇的鼻子要画得更标准一些……”

殿后的是宫中贵人、达官夫人、宫娥和奴婢乘坐的车队。

来到冬宫前的凯旋门处，伊丽莎白受到敬候在那里的达官显贵、将军及贵族们的欢迎，女皇与贵宾步入冬宫。宫廷大殿粉刷成赭黄色，门窗的面饰与三角楣饰涂得银光锃亮。女皇落座用膳时，宫前广场上人们高高举起盛满红、白葡萄酒的酒杯，顿时仿佛彩色喷泉在宫前广场上向上涌流。一箱箱装满烤全牛、烤乳猪、火腿、烧鸡、烤鸭的大箱子打开了，供大家尽情享用。

在拥挤的人群中，亚历山大终于找到了失散的小伙伴叶菲姆，他们立刻向摆着酒宴的地方奔去，但是在冬宫大门口却被一个掷弹兵拦住了。

“当兵的，快让开点！”小亚历山大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声，“我是检察官苏沃洛夫的儿子，这个是我的仆人。”

“原来你是翘鼻子小少爷呀！”掷弹兵惊讶地说，边说边给他让开了路，“我可以让你进去，可是贱民子弟这里是不准进的。”说着将叶菲姆推回人群里去。……夜幕降临了，宫殿上空被焰火、花炮、一道道光束照得一片通明，王冠下两头鹰之间以“伊丽莎白”四个大字组成的花字光芒四射。

俄罗斯在安娜·约安诺夫娜的统治下，如同做了一场噩梦，现在人们狂欢起来了。已薨女皇在自己周围安插的尽是一些来自库尔的德国贵族，而她的心腹宠臣比伦大公本是个既粗野又愚蠢的马夫，他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一切有俄罗斯特征的事物。自1730年起，由于怀疑俄国贵族密谋推翻背叛俄罗斯民族的政府，就开始对他们大肆逮捕、刑讯和处决。比伦和备受女皇宠信的外国人对彼得大帝建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极不信任。为了贬低这两个禁卫团的作用，1730年比伦与在俄军中服役的追名逐誉的丹麦人米尼赫新组建了一个伊兹梅洛沃禁卫团。该团的军官几乎全是俄籍的德国贵族。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登上王位，标志着德国贵族控制权势的终结。因此，欢迎女皇时，贵族阶层、豪商大亨、高官显贵、笃信神灵的高级宗教人士是那样地欣喜若狂。但是，对千百万农奴和“贱民”来说，1741年11月25日的政变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福音……

2 彼得大帝的侍从官

在亚乌扎河畔，普列斯堡要塞对面，彼得大帝为首批禁卫军团建立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1689年，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组建了集会院，即俄国正规军指挥部所在地。彼得在1699年11月8日的命令中提出：“凡欲服役者，可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征兵办公室登记……”命令是由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司书长——苏沃洛夫的祖父伊万·苏沃洛夫承办的。

年轻的彼得大帝常毫无拘束地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伊万·苏沃洛夫家去做客，亲自给伊万的儿子瓦西里做洗礼，并收他为义子。1722年，在伊万·苏沃洛夫辞世七年后，彼得大帝把14岁的瓦西里选为自己的侍从。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皇的侍从，地位并不“低微”，起码能行使副官的职权，甚至可以说，这种职务是擢升的阶梯。许多著名人物如名垂史册的波将金和鲁缅采夫都是从侍从起步擢升的。

苏沃洛夫家族并非门第显赫的贵族，为了适应当时盛行的一定要使自己的家庭导源于外国人的做法，苏沃洛夫一家声称，自己的祖先是1622年离开瑞典来此的苏沃尔，而史料记载与这种传说完全不符。查证结果，

米尼赫·布尔哈尔特·克里斯托夫，原为德国人，曾为彼得大帝开运河，后升为将军。

苏沃洛夫家族是纯俄罗斯人。早在伊凡雷帝时期，苏沃洛夫家族的祖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就在1544年喀山远征中担任右路军第四督军，在1549年瑞典远征中任扩编团队的第三督军。说明他们的先辈早就在军中供职，且达到了一定的官衔。

苏沃洛夫的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位彼得大帝的侍从是个非凡人物，具有绝顶聪明的头脑，更具语言天才。他能用七八种外国语流利地对话和阅读书籍，所以，他不仅当过彼得的侍从，后来在宫廷里还当过翻译。多年后，他得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器重，被称为多才多艺的才子。

他在军中服役，从掷弹炮兵中士一步步提升上来，18世纪20年代末，已晋升为准尉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与秘书官费多西·马努科夫的女儿叶夫多基娅小姐成婚。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禁卫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在1728—1730年间一直驻扎在亚乌扎河畔的优惠村里，坚守着莫斯科。年轻的彼得二世一心想使莫斯科成为禁卫军的长久驻地，叶夫多基娅从她那担任世袭领地管理院副院长的父亲那里得到一套石砌的住宅作为嫁妆。这幢住宅恰恰坐落在优惠村附近，距尼古拉显圣教堂不远的阿尔巴特城边。

1729年11月13日，即彼得大帝驾崩四年之后，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在这里诞生了。

1730年，安娜·约安诺夫娜掌权后，瓦西里·苏沃洛夫因自尊心强而不被重用。直到1737年4月才由少尉晋升为中尉。

总之，在安娜·约安诺夫娜给俄罗斯带来不幸的日子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精心经管着家产，因此，那几年他的不动产不断增加，给儿子留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家产。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他虽算不上家有万贯的地主，却也够得上殷实的富翁。他的庄园遍及奔萨、苏兹达利等三县，并且拥有“男性”农奴达300人之多。

人们都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是个非凡的人物，在俄国历史的几次重大事件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作为“彼得巢窝中”的一只小雏鹰，暮年已身居高位——升任上将，陆军院委员；获得过安德烈勋章、圣安娜勋章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还担任过枢密官。他待人诚恳，性格开朗直率，办事认真，这一切潜移默化地都对未来的统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崇尚军人职业

女皇加冕典礼一周后的一天，位于波克罗夫卡的苏沃洛夫家一大早就热闹起来。平时有点吝啬的主人这次显得格外大方。蜜酒、啤酒、各种腌、煮及烤制的食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宴会厅。叶夫多基娅·费多谢耶夫娜穿着宽大的无袖长衫，亲自下酒窖，进库房去指点家奴和伙计。一个胆大心细的伙计来回往餐桌上送格瓦斯，当老保姆问话时他简单地答道：

“老太太，你还不知道，今天是走运的黑毛鸦来了！”的确赫赫有名的皇室黑人阿布拉姆·彼得罗夫·甘尼巴尔是今天这里的高贵客人。早在童年时期他就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朋友。他是彼得大帝的教子，

在比伦苛政时期一直隐居在妻子的庄园里避难，直到安娜·约安诺夫娜的情夫倒台之后，才被派到雷瓦尔警备区任中校。伊丽莎白没有忘记“彼得巢窝里的这只雏鹰”，他于1742年1月12日被越级提升为少将。

午宴上，这位客人讲述了雷瓦尔这些天庆祝活动的盛况，他在那里已经当上警备区司令官了。他说：

“在给女皇陛下举行加冕典礼的那个庄严的日子里，中午我把陆海军将军们、炮兵、工程兵学校及市警备区的校尉们，还有爱斯特兰公爵封地事务委员会委员及其他要人请到一起畅饮祝贺。宴会之后，舞会开始，一直跳到夜半……我家门前，张灯结彩。彩灯上绘着这样一幅画：女皇陛下跪着在祈祷，她头上祥光天降，并有‘上帝在，我的灵魂就在’的题词，在伊丽莎白前面的王位上，摆着王冠和帝王的权杖，权杖上镌刻着‘伊丽莎白称王乃上帝与彼得大帝之旨意，上天赐予我俄罗斯’。那么，你，亲爱的同僚，现在受命掌管何事？”

同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没戴假发，长着满头鬃发的甘尼巴尔将军并坐的是眼睛碧蓝、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苏沃洛夫。苏沃洛夫答道：

“女皇命我在执政内阁总署中任检察长。”

“且问，你的长子在哪儿呢？”

苏沃洛夫一挥手说道：

“他是个腼腆的怪孩子，见了客人就不知所措，可一读起书来却废寝忘食。”

“爱读书很好嘛，可他爱读哪方面的书呢？”

“他最喜欢历史和军事科学。你意想不到，我看他在那里扼有关现代战争和要塞围攻战的《欧根亲王回忆录》，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爸爸，我在读书。’‘噢，我的孩子，你读这本书还为时尚早。’‘那为什么呀？’他说：‘这本书通俗易懂，我特别喜欢它。’‘那好吧，我的孩子，’我对他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只管读吧。’他却告诉我：‘这本书我已读第二遍了。’”

“原来是这样，真是难能可贵。”甘尼巴尔说。

“我那儿子整天闹着要参加禁卫军，可我怕他体格太弱，不够服役条件。”

“那么让我先看看他吧……”

老苏沃洛夫的儿子、12岁的亚历山大按当时的习惯吻了吻甘尼巴尔将军的黑手。小亚历山大住一间明亮的小屋子，屋内摆设十分简朴：墙角放着一张木床，上面铺着一个硬床垫，摆着一个皮制枕头；床的上方着一尊饰有枯柳及瓷丸的圣像；靠窗户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几本猪皮包的书和会战地图与计划。

这孩子回答问题很大胆，而且条理清楚，在这位面孔黝黑，嘴唇红润厚实，眼睛和牙齿都闪着犀利白光的不寻常客人面前，他却不显得窘迫。甘尼巴尔粗略地考查了一下亚历山大学的各学科情况，他发现小亚历山大在工程学知识方面懂得很多，因为这个孩子曾在梅斯专科学校攻读过这门学科。甘尼巴尔对考察结果感到十分满意。未了又谈起了阿布拉姆·彼得罗夫最感兴趣的话题——关于已经谢世的皇帝、俄军统帅和

改革家的回忆录。小亚历山大说道：

“先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补充条令中亲笔写道，军官要爱兵如子，因为世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像俄罗斯人民这样惟命是听……”

甘尼巴尔回到老苏沃洛夫身边，对他说：

“彼得大帝若在世，一定会亲吻这个孩子的额头，以表彰他通过刻苦学习所取得的知识，而且一定会派他去学军事的……”

“我现在也倾向这个意见，不过，”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要不要把孩子叫到这儿来？”

“不必了，我的同僚，”甘尼巴尔阻止道：“不要叫他了，他和伙伴那边谈得比我们热闹呢！好了，相信我的话，你的儿子会很有前途的。”

是的，瓦西里的这个个头矮小瘦弱，长得也不漂亮的儿子，却无资聪慧，机敏好动，性格开朗。童年时，他对任何新奇事物都有兴趣，常坐在父亲身旁静静地听大人们交谈。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也主动给儿子讲述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讲述有关彼得大帝的为人处事和沙皇统兵打仗的故事。

小亚历山大很小就喜欢读书。他常到父亲书房里去，一呆就是半天，找到什么看什么，他最爱看军事、历史方面的书籍，当时，许多书的内容他看不懂，但是并不妨碍这个小书迷喜爱读书的情趣。在苏沃洛夫一生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奉行者。他从彼得大帝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领袖的典型形象。在巴甫洛夫家族专制的荒乱年代，苏沃洛夫针对一切具有俄罗斯特性的东西声称：“彼得大帝的‘帽徽’我戴过，而且要一直戴到死！”

苏沃洛夫早在少年时代，就以“古代英雄”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亚历山大·马其顿、尤里乌斯·恺撒、汉尼拔、孔代、蒂雷纳、欧根·萨瓦亲王、德·萨克斯元帅等这些变战争为艺术的统帅们的形象，不断地激发着他的想象力。有时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他会丢下书本，冒着风雨，跨上烈马疾驰。他好动，喜欢爬树，喜欢游泳，爱打棒球。这个生来体弱多病的少年下决心锻炼自己的身体，一进行体育活动就常玩得筋疲力尽，甚至在大冷天还穿着单薄的衣裳，因此经常感冒、患病。父亲心里实在感到不安，认为儿子这种行为太古怪。而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更担心的事是孩子的前途。

众所周知，彼得一世规定所有的贵族都要服兵役，并且禁止“毫无行伍基础知识”的人晋升为军官。但是显赫的贵族们想出了对付这一规定条文的办法：他们在自己的孩子刚一出生或年幼时，就在禁卫军中将他们登记为下士或中士。这种“预授”军衔的做法在非禁卫军中也十分盛行。

老苏沃洛夫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奉公守法的人，哪能去利用这种特权呢，所以直到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执政，老苏沃洛夫才时来运转。

4 戎马生涯第一页

1742年10月23日“未成年的贵族子弟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被编入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当兵。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之所

以要选这个团，多半是因为该团驻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在亚乌扎河畔，正好在苏沃洛夫家的对面。

亚历山大少年时代勤奋好学，虽然家境较为富裕，但是父亲整天忙于公务，无暇过问他的学习；而母亲于 1744 年在生下小妹妹安娜不久就去世了，因此他是在刻苦自修中走过来。苏沃洛夫年满 15 岁时，父亲决定将他留在家里，并于 1744 年 12 月 11 日向驻在莫斯科的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留守处提出如下保证：“贵团 8 连士兵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在离队期间（从即日起到 1746 年 1 月 1 日为止）保证自修完条令规定的全部课程，即算术、几何、三角、炮兵学及部分工程筑城学，还有外语及全部军事操练内容，我将每隔半年向贵团报告一次他的自修情况。”这份文书又一次证明，苏沃洛夫在家里所受到的教育虽不能说广博，至少也是系统的。

苏沃洛夫攻读了希腊史学家普卢塔尔赫的著作和罗马统帅恺撒的笔记，开始涉猎重要的军事论著——奥国军事首脑赖蒙德·蒙特库科利的《论军事艺术》，研究了休布纳和罗连的历史和地理著作，并钻研过沃尔夫和莱布尼茨的哲学原理。炮兵学和筑城学是苏沃洛夫在父亲的指导下学的。因为他父亲曾遵照彼得大帝的指示翻译过沃邦的《筑城学基本原理》。在这一时期，苏沃洛夫除学会法语外，还掌握了德语。

这样，年轻的苏沃洛夫在进入禁卫团之前，就极其认真地攻读了军官所必需的一切学科，而且，他也没有放过学习由彼得一世总结的 18 世纪初叶俄国军队改革和大量作战经验的条令。老苏沃洛夫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彼得的学生，毫无疑问竭力培养儿子热爱祖国，崇敬俄罗斯伟大改革家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远征瑞典的胜利锻炼了俄罗斯的正规军，使它成了欧洲的一支劲旅。在亚乌扎河和普列谢耶沃湖上经历最初几次较量之后，这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神话般地飞速成长起来。正如普希金所说：“俄罗斯像一艘远航的巨舰在刀斧的敲击声和大炮的轰鸣声中乘风破浪前进，”跨进了欧洲。

年轻的苏沃洛夫从彼得大帝 1700 年颁布的《简明内务操典》，特别是从著名的 1716 年的《军人条令》中，找到了决定 18 世纪军事学术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据。

彼得大帝以正规骑兵取代没有战斗力的贵族后备队后，于 1702 年颁布了《龙骑兵操练纲要》。《纲要》同步兵条令一样，也强调了掌握冷兵器的重要意义。彼得给龙骑兵团装备火炮，比欧洲早了 50 年。

苏沃洛夫一直刻苦钻研，自学成绩优异，经考试于 1747 年 4 月 25 日第一次晋升，领下士衔。同年 12 月，他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他的两个农奴——叶菲姆·伊万诺夫和西多尔·雅科夫列夫与他同行。

苏沃洛夫就这样揭开了他半个多世纪戎马生涯的第一页。

第二章 想当元帅的士兵

1 先当好一个士兵

18岁的下士小苏沃洛夫在他叔父——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禁卫军中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的军官宿舍里住下来，后来整个服役期间一直住在团队集体宿舍里。

在去团队报到前，小苏沃洛夫在他叔叔的陪同下参观了市容。新兴都城的一切都使人追忆起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为俄罗斯帝国所建立的功勋。彼得堡新型建筑群和众多名胜古迹，使小苏沃洛夫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从堤岸上俯视静静的涅瓦河，带有高插入云的金色塔尖的彼得保罗要塞和坐落在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宏伟建筑群都笼罩在冬日阴雾之中。这幅美妙的奇景尽收眼底。

“那边是缅希科夫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用手里的黑色三角制帽指着说：“米尼赫曾按柏林模式建立一所贵族武备学校，现在改称陆军学校。”

“叔叔，那幢楼是什么地方？”少年苏沃洛夫指着一座筑有多层塔楼，顶冠是地球仪的三层建筑物问道：“莫不是珍奇博物馆？”

“是的，那里陈列着用酒精保存的畸形婴儿、怪兽、罕见的石头、奇特的枪支等。此外，还有一具奇型巨人的遗体……”

跨过米雅河的木造“绿桥”，他们看到了皇宫——伊丽莎白的宫邸。皇宫是木制结构，虽然不很高却十分宽敞，周围有许多附属建筑。

“1728年以前，这座宫殿是属于富翁普拉克辛海军大将的。后来按先世女皇安娜·约安诺夫娜的御旨进行了重建和扩建……”叔叔向侄儿解释说。

新建的海军部大厦是石砌的，顶端为70米高的镀金尖塔。涅瓦大街、沃兹涅先斯克大街和戈罗霍夫大街以这座大厦为中心，成辐射状伸延开去。

谢苗诺夫斯科耶团驻扎在彼得堡郊区。离教堂不远处是团部大院和练兵场。

苏沃洛夫身着绿色士兵服，带着下士臂章，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第3连开始了他日复一日的军旅生活。他感到最头痛的就是梳辫子。用金属丝固定的发辫要牢固地系在带花结的发辫上，两鬓须各垂一绺头发，梳整齐，用三块小纸片精心卷过。在团及教堂的队列中，在执勤站哨以及在城里的所有时间内都要求头发扑上香粉。这些繁琐的规矩，实在令人难以适应。

1748年来临了，伴之而来的是节日庆典和女皇的恩赐。新年前夕，女皇传谕，为许多军官提升一级，其中小苏沃洛夫的叔叔被提升为陆军上尉。

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本来是他的直接继承人。但是，她既无先父彼得的治国之才，也无彼得那种钻研军事之志。可她作为女皇却有足够的俄罗斯气质。她废止了比伦苛政，向取缔刑讯方面迈出了第一步。那个疯狂镇压的黑暗时期过去了，广开了特赦之门，为在比伦专政时期

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使他们重返家园。伊丽莎白在重申恢复彼得大帝传统的同时，却又极力扩大贵族的特权，把土地和农奴慷慨地分赐给贵族。

1748年，女皇39岁。她把治理国家的大权全部交给了一等文官舒瓦洛夫兄弟，而她自己，又像年轻时那样整天沉湎于大型舞会、化装舞会和衣着打扮之中。仅盛装艳服，她就拥有3万多套。

仿效法国凡尔赛宫建造起来的俄国宫殿，其豪华和富丽堂皇的程度令外国人惊讶不已。女皇对头饰、服装、珍宝的奢求毫无止境。从此宫廷便沉浸在一派温情、贪图奢侈、追艳逐娇之中。情意绵绵、递送秋波之风在宫廷里盛行起来。在宫廷舞会和庆祝会上，对伊丽莎白倍加推崇、阿谀奉承。她再也不像当年彼得大帝初办舞会时那样拘谨怯涩了。宫廷招待会代替了先王那种纵情畅饮的宴会。每次举行招待会，都请“意大利乐团演奏各类题材的乐章”或请“滑稽歌剧演员及意大利歌星来演唱抒情歌曲”；有时还请“来自外国及俄国的舞蹈艺人”跳舞侍奉。宫廷里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在宫廷总管的记事簿上很难找到哪一天没有安排招待会、舞会或戏剧演出的。

宫廷中这种歌舞升平、苟安享乐之风，怎能不影响到俄国军队，特别是禁卫军呢？

年轻的苏沃洛夫在他周围再也看不到父亲过去大讲特讲的彼得时期的严明纪律和严格要求。禁卫军人履行本职的状况很糟，贵族士兵酗酒、斗殴、擅离职守，凡有重活就派自己的农奴去替他们干。由于谢苗诺夫斯科耶团里贵族出身的士兵几乎占了一半，所以享乐和纪律松弛现象到处可见，而皇室对此格外宽容。所有这一切都使小苏沃洛夫大为惊奇。

苏沃洛夫甘心情愿地去值班，去站岗放哨，专心一意地进行操练。总之，苏沃洛夫在士兵生活的初期，除兵营、哨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住处以及陆军武备中学这些地方外，他几乎哪里也没有去过。

苏沃洛夫的外貌虽然并不出众，但他的军人姿态却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持枪和敬礼动作干净利落。有一次，他被派往夏宫御花园执勤，当时女皇伊丽莎白正在附近散步。苏沃洛夫向她致赞颂礼动作十分飒爽威武。女皇不由得停下脚步，询问了他的姓名。当女皇得知这个下士苏沃洛夫就是他父亲彼得大帝的侍从和义子——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的儿子时，便掏出一枚银卢布送给他。

“女皇陛下，恕我不能收，”苏沃洛夫毕恭毕敬地说：“法规禁止士兵在执勤时收受他人钱物。”

“你忠于职守，是好样的！”彼得的女儿说罢，亲昵地摸一下他的脸蛋，并将卢布放到下士脚边，说：“下岗后拿去吧！”

2 初露锋芒

年轻的苏沃洛夫在执行勤务方面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他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贵族士兵中间显得十分突出。毫不奇怪，他很快就获得了连续执行光荣任务的机会。1748年夏，俄国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将举行“扎哈里与伊丽莎白号”军舰的隆重“下水典礼”。为此，禁卫团要派出一支代表队。这次人选十分严格。谢苗诺夫斯科耶团派出的4名下士中就有苏沃洛夫。

1748 年底，女皇伊丽莎白起驾赴莫斯科建都。为此，专门组成一个护驾禁卫队。确定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第 3 营担任这个禁卫队。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下士虽在第 2 营，但也被编入了莫斯科禁卫队。这次出差使苏沃洛夫格外高兴。这次莫斯科之行除掉任务本身十分光荣外，对下士来说这是他参加禁卫团后第一次去莫斯科，能顺便去探望亲人——父亲和妹妹，看看他童年生活过的城市。

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士兵在所驻地的生活，与在彼得堡时丝毫没有差别。团属学校继续对士兵教授条令学科；每天轮班派人去亚乌扎河畔“女皇陛下宫邸”站岗放哨。不过，除一般执勤外，又增加了一项到“莫斯科皇家陆军总医院”执行每次为期一周的轮班任务。

当时的俄国军队医院对士兵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坟墓。办院人员苛刻盘剥，专靠克扣病号的给养、多报冒领及弄虚作假来大发横财。医院里伤病员拥挤不堪。一个医生一天要诊治上百个病号。医院的护理人员粗暴无礼。传染病流行，夺去大批士兵的生命。年轻而又无忧无虑的贵族禁卫军人根本不愿意去那污秽、气闷得令人窒息、满目皆是痛苦和死亡的地方整周地值班。尽管以将违令的军士降为士兵，士兵降为“马车夫”相威胁，也无济于事。病号继续抱怨说：“派来照料他们的下士对他们不进行任何照料，有时甚至根本不到医院里来。”

毫无疑问，苏沃洛夫下士从那时开始就已下定决心，要以极大的热忱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完成最困难和最不愉快的任务。1749 年 7 月 1 日，他被派往医院值班，一个礼拜过后，来人替换他。15 日，他又被派去护理病号。但这次一反常规，要他连值两班。此后刚换岗几天又派他到“皇家医院”去了。苏沃洛夫下士 1749 年最后的一次班竟接连不断值了 8 个礼拜，合计起来，他在医院值班的时间共达 4 个月之久。

苏沃洛夫从当兵伊始，就表现出一种极其可贵的品质：能从那些看来似乎是极其枯燥乏味的琐事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在“莫斯科皇家医院”如此长期值班使这位 19 岁的下士对军队医院（被人称之为“死亡制造所”）有了亲身体会和深刻了解，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这对他后来成为统帅，在治军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沃洛夫除在医院执勤外，还定期参加一些带有检阅性质或野战性质的操作。在教练场上，实战演习由营长索科夫宁亲自指挥。他的军衔是禁卫军少校，相当于非禁卫军少将。

少校把军官一个接一个地叫出来，让他们根据实战演习的要求给全营下达命令。

“击鼓一声，只前进三步，不射击；然后军官向各排分别下达命令，前进三步，射击三次，同时，各炮营均按相同的鼓点行事……”

索科夫宁在观察命令执行情况时，发现第 11 连的士兵操练得整齐、准确，但从该连叫出来的那位军官却出乎意料，下达的口令竟使全营晕头转向，乱成一团。

“你对战斗部署一窍不通？”索科夫宁痛斥那位心神惶恐不安的中尉，“请交出佩剑，等候接受禁闭处分！”

少校顺着搞乱了的队列慢慢地向前走去。在一名小个子蓝眼睛的下士面前停住了脚步。下士精神抖擞，身上的铜钮扣、双锋剑柄、衣袋上的徽饰全都擦得金光闪闪。

“叫什么？”

“第11连下士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他垂下左手拿着摘下的帽子，毫不畏怯地响亮回答。

过去，索科夫宁从11连连长那里听说过有关这个下士的情况。据连长说，士兵都喜欢苏沃洛夫，不过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

“下士先生！”少校拖长声音接着命令：“你来指挥，你权当自己就是军官！”

整了整佩挂在钮扣上的权带——那个下士权力的标志后，苏沃洛夫就开始准确、清晰地下达口令，使全营重又排得整整齐齐。

“好极了！老弟，太好了！”索科夫宁赞不绝口。“那你能不能从道理上讲清行军中营方阵的部署以及要做哪些机动才能布成？”

下士对答如流。

“好！老弟。”索科夫宁打断了下士的话。“我看得出来，你对战斗部署的学习比尉官们都强。操练结束后，请到团办公室来找我……”

少校接见苏沃洛夫时的态度更加亲切了：“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团里有些军士并不是一味东游西逛，或光摆弄做曲酒那玩艺……请你说说，老弟，你是怎么学到这么多知识的，又是怎样把你的阅兵方阵操练得如此得心应手的？”

“这种战斗部署我反复研究过多遍，最后才彻底弄明白。但令人伤脑筋的是，那本书上没有给我们提供队形变换的线路图，光靠文字说明，是根本无法使士兵弄懂军事操练的，所以我就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套线路图……”

“真是好样的！”少校赞叹地说。

“至于士兵训练问题，”苏沃洛夫接着说，“我认为不仅新兵需要训练，老兵也应该参加训练。但在训练过程中，不要采用体罚士兵的严厉办法。对每个士兵，我都注意耐心培养，使他们不仅能尽快掌握技能，而且还要养成有超越他人的追求和愿望……”

对此，索科夫宁更是称赞不已。

“我一方面以亲切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一方面又同他们一起操作，我尽量使他们能主动地去认识一切。为了立竿见影，他们自己规定：‘谁不准确地完成操枪动作，谁就不准吃饭……’士兵都相当满意，因为他们没一个人因受污辱或被打伤而抱怨，也无一人开小差或被送往医院”。

苏沃洛夫这个忠于职守、勤奋上进、具有首创精神的下士，很快得到了晋升。他到谢苗诺夫斯科耶团仅一年后，于1749年12月22日就被提升为下级准尉。禁卫队返回彼得堡3个月后，由于禁卫军少校的推荐，又受命担任新职。

1752年初，作为信使苏沃洛夫奉命前往德累斯顿和维也纳送紧急情报。从3月1日到10月一直住在国外。这次之所以派他出差，除了因为他履行队责的声誉极好之外，当然还因为他懂外语。苏沃洛夫在德累斯顿和维也纳逗留了几乎8个月，这使他有提高德语和法语水平，可能还学了意大利语。难怪在苏兹达利团1763年的军官花名册上，在苏沃洛夫名下有他通晓这三门外语的记载。

翌年，即1753年，小苏沃洛夫的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

夫检察官的命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枢密院推荐，他被任命为东正教最高会议总检察官。3月29日，经女皇恩准，升任陆军院“准将”委员。老苏沃洛夫之所以能青云直上，那是因为他对彼得的思想无限忠诚，深受伊丽莎白的器重。同年12月18日，值伊丽莎白诞辰之际，瓦西里·苏沃洛夫与其他受嘉奖者一起，又被提升为陆军院少将委员。

当时，瓦西里·苏沃洛夫的儿子已经25岁了。在女皇陛下的一次例驾“莅临”莫斯科之际，阿普拉克辛奏请伊丽莎白派遣一定数量的禁卫军人到非禁卫部队中任军官。这位陆军上将、禁卫军中校还提醒说，彼得一世在野战军，即非禁卫军的团队中给禁卫军人留有三分之一的军官位置。女皇明昭御旨，要求把最好的禁卫军人派到非禁卫部队中去。中士任中尉，士任少尉，下士和列兵则任准尉。

1754年4月25日，苏沃洛夫同其他175名禁卫军人一道被提升，其中晋升中尉的仅有34人。5月10日，陆军院派苏沃洛夫到英格曼兰团任职。这是俄国军队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精锐的团队之一。彼得一世时期，该团曾与禁卫军一起参加过多次远征。职务派定后，经陆军院批准，让苏沃洛夫立即离职在家休假一年。这个时期，不论在父亲的庄园，还是在莫斯科，他的两个妹妹始终同他在一起。

这一年时间，他继续用来攻读自己的学业——提高外语水平和博览历史和军事学术方面的著作。

3 踏上人生阶梯

18世纪50年代，俄国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里有了迅猛的发展，任何天灾人祸都无法阻止这个国家在彼得时期业已迈开的“巨人的步伐”。俄罗斯科学院的工作活跃；莫斯科大学在创建；俄国第一份学术杂志《论文月刊》已问世；俄罗斯剧院和美术学院在彼得堡建立。这一切都是发生在50年代里。在这个时代，莫斯科还创办了第一家私营“印刷公司”，开始出版《莫斯科新闻》。这个时代也正是伟大的罗蒙诺索夫在物理、化学、天文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的领域里完成一系列重大发现的时期。他所进行的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反映了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迅速发展；也显示了他那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

罗蒙诺索夫和苏沃洛夫都对彼得一世至为崇敬，正像罗蒙诺索夫描述的那样，在彼得一世的领导下，俄罗斯军队日益壮大，在同瑞典王国进行的20年战争以及后来的其他几次远征中名扬四海、威震八方，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俩也都为使民族传统发扬光大进行了类似的斗争：苏沃洛夫在军事学术领域里反对普鲁士制度；而罗蒙诺索夫在发展祖国科学方面，与来自外国的压力抗衡。

在伊丽莎白执政时期，彼得堡武备中学首次成立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苏沃洛夫不仅注重当时的名人，诸如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特列季科夫斯基等人发表的著作，而且，根据诗人赫拉斯科夫和德米特里耶夫证实，苏沃洛夫还经常参加这个协会的活动，甚至还在那里朗读过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

苏沃洛夫这一时期只能在形式上履行军官的职责。苏沃洛夫休假一年返回部队后，在团里只待了8个月。1756年1月17日，他就根据陆军

院的决定，被提升为粮秣主司（大尉），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长。对他来说，搞军需工作当然是不称心如意的，但这项工作却使这位未来的统帅获得了有益的经验。

1756年10月28日，苏沃洛夫又被委任新职，并再次晋升军衔。他被提升为军法监，按彼得时代的“官级表”属第8级官员，相当于步兵少校，但他连一天也未行使新的职权。同年12月4日，根据陆军院的决定，苏沃洛夫改任一级少校，到“布图尔林陆军元帅所辖的步兵团”任职。

苏沃洛夫就这样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由禁卫军中士升到了一级少校。可见，不该认为他的官衔晋升得太慢。至于他自己说的“从年轻时起，我从未越级提升过……”恐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当然，若比起他周围那些与他同龄的命运宠儿的平步青云相比，他的提升是不能算快的。比如列普宁24岁当上校，28岁升少将，还有才华出众的鲁缅采夫19岁就成了上校；30岁升为少将。但不该忘记，这些人都属于宫廷上流社会人物，应看作例外。在“中流”的贵族军职人员中，苏沃洛夫升为校官的速度还算比较快的。这就给他开拓了施展自己的才干和运用年轻时当兵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广阔天地。

苏沃洛夫为人朴实，从低级官阶开始，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向既定目标奋进。他一心想在实际工作中大干一场。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大约从1750年起，与普鲁士打仗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形势很清楚，同腓特烈二世这样的敌人作战，不能与俄土及俄瑞（典）战争相比。这次要求俄军大大加强军力和提高作战艺术。俄军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从那时起就着手改进。

苏沃洛夫在禁卫军和非禁卫军部队之间作了最后抉择之后，走上了到俄军作战部队担任军官的道路。

第三章 锤炼在战火中

1 临危受命

17世纪刚刚获得独立、1701年才成为王国的普鲁士在迅猛崛起，其军事机器与国内资财也在不相称地增长，其统治者又贪得无厌。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本来就不稳固的欧洲和平均势。18世纪初，正当几个西方大国忙于争夺所谓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普鲁士国王们已经在本国狭小的版图内准备好了一支由各种败类拼成，但却训练有素的军队。

普鲁士国王威廉·腓特烈一世于1740年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个不大的国家——人口总共只有220万，而军队却达7.6万人，其数量非但不次于奥军，而且根据同时代人的看法，它在组织、训练和供给方面还优于奥军。从1713年起实行士兵终身服役制。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统一的军营，居民都为军队工作和靠军队谋生。

腓特烈二世，沽名钓誉，厚颜无耻，支配国家资财独断专行，像查理十二世一样，他喜欢冒险并具有统帅才能。由于邻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每况愈下，亚哥龙王国又因为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他就明目张胆地侵占他国领土。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包括奥地利与卡林西亚及蒂罗尔省、捷克、匈牙利、伦巴第及荷兰的一些省份。查理六世死后，有些人立刻出来要收回这个王国的这些或那些地区。于是，那位鲜为人知的腓特烈二世就趁机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富饶的工业省份西里西亚。1740年12月，爆发了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

根据亚琛和约（1748年），西里西亚归属普鲁士。普鲁士因而在欧洲开始发挥强国的作用。王国的人口增加了150万，而军队则达到16万人。俄罗斯邻国，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以神话般的速度迅猛崛起，对俄国构成了威胁。1756年1月，英国与腓特烈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双方“承担维护德国和平，并以武力反对任何图谋侵犯德国领土完整的大国的义务”。针对这一协定，伊丽莎白便立即恢复了俄奥同盟，并赋予它以进攻性质。俄罗斯承诺派8万军队援助奥地利。战胜腓特烈后，奥地利人便收回西里西亚，俄罗斯则获得东普鲁士。法国加入了俄奥同盟，之后，瑞典和大多数日耳曼小国也相继加入该同盟。

腓特烈察觉到对方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就决定先发制人，各个击破。1756年8月，他统帅近10万大军突入萨克森，赶走奥地利人，把该地完全占领，甚至把萨军编入自己的军队。8月16日，俄罗斯对普鲁士宣战。在伊丽莎白主持下召开御前重臣会议，委派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布图尔林组建军队。布图尔林是深受伊丽莎白信赖的达官显贵之一，被伊丽莎白提升为伯爵、陆军元帅、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副团长、检察官，并获得多枚俄国勋章。当时只有27岁的一级少校苏沃洛夫就是被派到布图尔林步兵团任职的。

8月17日，俄军渡过普烈戈利亚河。战斗中战士们打得非常顽强。年仅32岁的少将鲁缅采夫指挥的白刃战对这次交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俄军当时驻扎在温特尔营地，苏沃洛夫把所组建的17个步兵营送到

了这里。为表彰苏沃洛夫这次建军任务完成得出色，显然也是由于赏识他的布图尔林的荐举，1758年10月他被晋升为中校。随着天气的转暖，俄军开始向波茨南集结。

5月8日，御前会议任命60岁的彼得·谢苗诺维奇·萨尔特科夫上将为俄军总司令。

2 百炼成钢

6月，波茨南和它那遍野碧绿的郊外驻满了军人。他们搭起的幢幢帐篷在绿野里到处闪着白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骑马巡查营地，看到周围一片沸腾景象：步兵紧张操练，骑兵策马奔驰，号声阵阵，鼓声隆隆，战马嘶鸣，心里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

离开营地，他发现在一条深谷里有一群喧闹着的士兵——三角制帽中间夹杂着一些掷弹兵戴的像古代圆顶盔、插着羽饰的皮制军帽，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跳下马，拨开灌木丛，来到谷地的最边缘。士兵们正用双锋剑灵巧地切割一具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牛。事情是很清楚的：情况十分严重，也充分说明食物短缺，供应不足。

离苏沃洛夫不远的地方，从灌木丛中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突然听到老年人用颤抖的中音喊道：“快走开吧，孩子们！不然我就要去告诉费莫尔！”

士兵们听后纷纷从沟谷中爬上来，迎头碰上了一个刚刚从灌木丛中走出来的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相貌平常的小老头。此人身着一件无任何服饰标志的地方民军白制服，手里轻轻地晃着一根马鞭。这时兵营那边扬起一片灰尘，几名骑手急驰而来。领先到的一个军官跳下马来，对这个奇怪的小老头立正说道：“公爵阁下，我们马不停蹄地到处找您，都快要累死了，原来您在这里……您不骑马，又不带卫队……那怎么行呢！”

在这群目瞪口呆的士兵中传出一阵悄声耳语：“他不就是萨尔特科夫……”

萨尔特科夫上将用鞭子示意副官让开，他转向士兵们说：

“孩子们，我是不是让你们受惊了？……没什么，只是不要生我这个老头子的气呀！”他眯起小眼睛又说：“咱们俄罗斯人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吗？……熊吃牛是不应该的……”萨尔特科夫用目光扫视一下周围，看到那张张稚气的脸庞，有的刚长出点胡须，有的根本没长，停顿片刻，然后肯定地说：“那又有什么呢，谁让牛离开田野到处乱跑呢！”

拘谨的士兵们一下子都笑起来了，躲藏在一旁的苏沃洛夫也忍不住地笑起来。

“士兵们，在与普军作战中，在你们身上我寄予极大的希望”。司令官态度严肃地补充道。

离司令官最近的一名掷弹兵，他身体结实，满面红光，留着一缕向上翘的小胡子，深呼吸了一口气说：

“彼得·谢苗诺维奇，您就像我们的生父！我们甘愿效劳！”

“现在”，萨尔特科夫接着说，“下去吧，继续弄你们吃的去吧！”

萨尔特科夫吃力地骑上牵到他跟前的马，快速向兵营方向驰去，而

士兵们仍木然地站在那里。

“别看个子小，官大，可对下级态度好，真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啦……”一个年老的火枪兵最后又补充说，“真像个老妈妈”！

傍晚，整个兵营都热烈地议论起这次意外的会面。苏沃洛夫知道，萨尔特科夫是在 1714 年彼得一世时期就在禁卫军中开始服役的，后来被皇帝派到法国去学航海，参加过 1734 年的波兰远征及 1741—1743 年的俄瑞（典）战争。到陆军部队之前，他曾在乌克兰南部指挥过几个地方民兵团。关于他，至今还未听到过任何能引起轰动的传闻。

萨尔特科夫工作严谨，一到波兹南就抓紧时间，决定分秒必争。到的第二天就进行了全军大检阅。队伍要按旅编组，依照仪式规则应通过萨尔特科夫上将住的帐篷。旅的设营上士手持五彩缤纷的本旅“徽标”旗，由军需官率领走在前面迎风招展。接着是指挥该旅的将军的坐骑，所有马匹都佩带有金色花字姓名和徽号的华丽马披。随后是将军及其随员。旅属各团均擎着招展的旗帜，边擂鼓奏乐边行进。萨尔特科夫由司令部人员陪同，站在自己的帐篷前面。全体军官和骑手从他面前经过时均要敬礼致意。

苏沃洛夫被临时安排在沃尔孔斯基少将的旅里。他骑马走在掷弹兵营的前面。所有士兵的大檐帽上和掷弹兵的制帽上都插了绿枝条，好像预示着未来将取得新的胜利。当苏沃洛夫走到上将面前按规定的礼仪向他致敬之后，萨尔特科夫对他说道：

“瞧！我们这些俄国士兵！真是好样的，个个精神抖擞，看着真叫人痛快。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光荣应属于他们！”

按盟军的作战计划，道恩元帅统率的奥军应在 1759 年 7 月与萨尔特科夫的军队会合。由于他们出发拖期，而萨尔特科夫又喜欢独立自主地行动，就主动越过勃兰登堡边境向克罗森城进发去迎道恩。韦德尔中将企图阻止俄军前进，但他那个军的战斗力不强，于 7 月 12 日在帕尔齐希的一场血战中被击溃。普鲁士军队死伤和被俘人数达 6000 之众，残部狼狈逃过了奥得河。7 月 14 日，受腓特烈宠爱的韦德尔得到了援兵，决定再次阻滞俄军前进，并率少量兵力占领了克罗森。萨尔特科夫命令沃尔孔斯基公爵带上托博尔斯克龙骑兵团及其炮兵，随他本人去攻打克罗森。苏沃洛夫中校也参加了这次搜索行动。

当托博尔斯克龙骑兵团抵近克罗森时，普军 6 个骠骑兵连已在奥得河对岸的草场上摆开了阵势，其余部队则在城郊与哥萨克士兵互相对射。萨尔特科夫命令用大尊独角兽炮向普军连射四发炮弹。秘密设置的舒瓦洛夫炮立即被架装起来。苏沃洛夫就在萨尔特科夫的身旁，他看到炮身侧面制有独角兽即舒瓦洛夫伯爵的徽号，独角兽炮口还遮着一个加了封的铜盖。专有一位炮兵军官指挥发射。事前规定，严禁炮兵军官及炮班泄露炮位的秘密，否则将被处死。第一发炮弹在普军中间开了花，普军慌忙向奥得河上游退去。萨尔特科夫总司令在距独角兽炮不远的地方观战，他随即派明斯捷尔上校带两门炮去攻城。苏沃洛夫随第 1 龙骑兵团催马飞奔而去。

正前方，城郊处带普军独头鹰徽的头盔、铜炮闪闪发光，绿色骠骑兵制服亦显现出来，它们连成一片而且越来越近。然而，俄军骑兵来势迅猛显然使这群普军士兵胆战心寒，在俄军炮兵炮击下，克罗森城头扯

起了白旗，韦德尔乖乖地向萨尔特科夫投降。

苏沃洛夫留在作战部队，被任命为总值勤官。他以司令部值勤官的身份参加了七年战争中主要会战之一的“法兰克福大战”。

萨尔特科夫与统帅 1.8 万奥军的苏登会合后，计划先占领法兰克福，再乘胜进军柏林。然而早已成为普鲁士间谍的骑兵侦察队员托特列边送来错误情报，致使俄军大败。

萨尔特科夫上将性格刚毅，作风泼辣，没有被一次失利所吓倒，带领士兵准备新的战斗。

“我们在法兰克福城下安营扎寨已整整一个星期，构筑了相当多的工事，想夺走我们的阵地谈何容易！……我们就留在原来的阵地上静候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光临吧。”萨尔特科夫态度坚决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鲁缅采夫的第 2 师在中央，费莫尔的第 1 师占据右翼严阵以待。在第 1 师任职的苏沃洛夫正在观察。

“阁下，普军在向我们逼进。”苏沃洛夫低声咕道。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战斗。

在光秃的山顶上，萨尔特科夫正坐在一面鼓上，听着子弹的呼啸声，沉着地挥动着手里的皮鞭，一面和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留斯将军开着玩笑，看起来镇定自若。

“公爵大人！”一位圆脸、翘鼻子、没戴假发、军服肮脏、身材魁梧的中将向萨尔特科夫报告说：“敌人的攻势减弱了！死尸几乎将那条出名的沟谷填平！”

苏沃洛夫没有立刻认出，他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第 2 师师长鲁缅采夫。

萨尔特科夫从容不迫地从鼓旁站起身来。

“这叫狐狸偷鸡不得，反而掉进陷阱……”

腓特烈仍想挽回败局，但鲁缅采夫中将率领的俄国步兵和劳顿的奥地利士兵使用冷兵器把冲上来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而炮兵则将这股敌人彻底歼灭。傍晚时分，彼得·帕宁将军的步兵将普军士兵赶到米尔山，敌兵成群地挤在那里，被炮兵连大量击毙。普军步兵和骑兵纷纷向四处逃窜。腓特烈的 4.8 万人的大军就这样地覆灭了，他本人的两匹坐骑全被击毙，他的军服被枪弹射穿而险些丧命。这一失败使他威风扫地。他一向蔑视和仇恨俄国，他是俄罗斯不共戴天的敌人。

腓特烈二世全军覆灭的消息不仅震撼了彼得堡，而且在所有盟国的首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萨尔特科夫获陆军元帅军衔。为表彰他的功绩，国家还铸造了一枚有“赠给战胜普鲁士军队的胜利者”字样奖章赐给他。

苏沃洛夫在库讷斯多夫会战后，一直留在第 1 师师长费莫尔身边，任“常任值勤军官”。苏沃洛夫深受费莫尔将军的赏识，将军对他不仅主动关心培养，还备加重用，使他十分感念。每想及此，他总深情地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瓦西里·苏沃洛夫，另一个是费莫尔……”

3 揭开游击战史的篇章

1761 年战局，按御前会议计划来说应该是最后一次决战，将腓特烈

彻底击败。布图尔林的主力调往西里西亚，而其辅助部队则开往波美拉尼亚，去攻占重要的要塞和港口科尔贝格。布图尔林委任鲁缅采夫指挥这路军队，而自己则在布雷斯劳方向率部挺进，去同奥地利军队会合。但他这次远征刚开始就发生了一起早就该发生的事情：充当腓特烈密探的托特列边，被揭露并被逮捕。这件事情对亚·瓦·苏沃洛夫的前程产生了影响。布图尔林任命贝格少将为轻装部队指挥官，而贝格在这位年轻军官的命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他是最先发现并赏识苏沃洛夫杰出的军事才能的。

8月下半月的一天，苏沃洛夫率领一小队哥萨克骑兵奔袭腓特烈兵营附近村庄里的一个普军哨所。哨所后面的山冈上有一支强大的敌骠骑兵巡查队驻守。尽管敌兵力在数量上比苏沃洛夫小队几乎多一倍，苏沃洛夫仍带领哥萨克冲向山冈，被打退后，再次进攻，仍未奏效，又发起第三次强攻，这才把敌骠骑兵打了下去并坚守高地达数小时之久，直至贝格派出的两个哥萨克团到来。苏沃洛夫同哥萨克团一起向山脚下的两个普鲁士骠兵团发起进攻，虽然又有两个龙骑兵团赶来增援敌骠骑兵，苏沃洛夫他们还是将敌威逼进营地。后来，这里不断有小规模的交火。在一次交火中，苏沃洛夫急驰追击几个被击溃的普鲁士龙骑兵，几乎直捣国王的营帐。

布图尔林想靠断粮迫使普王撤军。当抓到普军逃兵时，听他说他们粮秣虽少，却足够3个月食用。这一消息使布图尔林想放弃包围，并在会上同盟军作出彻底放弃进攻敌营的错误决定，同时开始撤军。

这样，俄国只有鲁缅采夫的那支军队才对腓特烈构成现实的威胁。腓特烈国王亲自率军反击苏顿，并派普拉滕潜入波兰，于波兹南至布雷斯途中摧毁了俄军的仓库和交通运输线，并率部进入波美拉尼亚，而俄国轻骑兵从后面跟踪追击。

在袭击前夜，贝格请求布图尔林将苏沃洛夫留在自己身边。在给国外驻军的命令中这样写道：“兹因贝格少将赏识喀山步兵团苏沃洛夫中校的特殊才干，特命令苏沃洛夫去该军报到。”9月间，苏沃洛夫随贝格的前卫队向普拉滕发动多次进攻，并在波兰的斯塔尼舍夫小镇首次与普拉滕遭遇。

当兵时苏沃洛夫曾荣获队列操练第一名，现在，当了骑兵军官，他又渴望赢得无畏的游击突袭骑兵的声誉。在科斯钦，贝格的部队深夜穿过森林，从后方对普拉滕的营地发起猛攻。普军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得不拔营而走。在“整个事件进程中”，苏沃洛夫始终冲杀在冲锋部队之前。普拉滕沿瓦尔塔河左岸向科尔贝格开去。为了切断普拉滕向波美拉尼亚的去路，苏沃洛夫率领一个精简的哥萨克骑兵团（有100匹战马）渡过瓦尔塔河的支流涅茨河，一夜行军40多俄里，到达瓦尔塔河右岸的兰茨贝格镇附近。苏沃洛夫中校指挥的哥萨克骑兵进入战壕，冲破城门，将2个普鲁士支队连同军官一起俘获，然后，放火烧了瓦尔塔河上的大桥。

腓特烈本来是派普拉滕来摧毁俄军交通线的，而苏沃洛夫却深入到普拉滕的后方进行活动。苏沃洛夫率领的3个骠兵团和7个哥萨克骑兵团不断从侧翼袭扰敌人。9月15日，在波美拉尼亚边境的弗里德贝格林出口处，苏沃洛夫冒着普鲁士炮兵部队全面炮击的危险，对普拉滕的

侧翼支队发动了进攻，斩杀 10 多名敌龙骑兵，抓获许多俘虏，并对普鲁士骑兵进行了追击，直捣敌军前沿。后来那些显露苏沃洛夫出色军事才干的一系列战斗，都与最终导致科尔贝格陷落的战事直接有关。整个 8 月间，鲁缅采夫步步收紧对这一强大要塞的包围圈。他将普军赶回到他们的主营地，占领了要塞四周的高地，把堑壕逐渐移近要塞，从陆海两面向敌守军进行无情的炮击。苏沃洛夫指挥运动战的才能，在这里同敌人不间断的小规模冲突中，在对敌援兵和辎重队的袭击中，在同普拉滕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向普军猛扑过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1761 年 10 月 5 日，苏沃洛夫参加了在韦斯坚季纳村击溃波德哈尔利少校指挥的普军小队的战斗。苏沃洛夫率轻装部队在此地对该小队进行了各种袭击……对韦斯坚季纳守敌的袭击竟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连波德哈尔利本人都当了俘虏，而前来增援他的未来的陆军元帅、当时的中校德·科贝尔的部队则掉头逃回。苏沃洛夫又去追赶德·科贝尔，他赶上了敌后卫队，同塞尔维亚黄色骠骑兵连一起追杀了约 7 俄里，捉获了大量俘虏。

10 月 11 日，鲁缅采夫向伊丽莎白女皇呈报这支轻装军作战情况时说，贝格“对敌作战再次获胜，我无一伤亡。俘敌士兵近千，其军魁科贝尔中校被擒……”

贝格军的坚决行动使俄军减轻了在此心贝格至什切青一线进行总体战的负担。10 月 14 日，特雷普托城的强大后备部队投降。这是 1761 年整个战局中的一个重大胜利。苏沃洛夫继续战斗，并于 11 月 17 日接替染病的德·梅多姆上校，任特韦尔龙骑兵团团长。

接任新职后，他于 11 月 20 日在凯尔采村附近同普军作战中，表现突出。在追击敌纵队过程中，苏沃洛夫在该村发现了守卫的敌军——3 个步兵营及 6 个骑兵连，还配有炮兵。敌人企图在炮火掩护下摆脱俄军的追击。但是，佐里奇上校指挥的匈牙利部队从左翼，苏沃洛夫的龙骑兵从右翼杀入敌步兵方阵，随后又打退了敌骑兵。苏沃洛夫的坐骑，一匹战死沙场，另一匹负了伤。特韦尔团俘获了大量敌军，并缴获 6 磅重炮一门。

在战斗间歇期间，苏沃洛夫曾到俄罗斯的一个新省份的首府——柯尼斯堡作短暂停留。1759—1760 年，彼得·费多罗维奇的亲信之一——科尔夫男爵到东普鲁士出任总督。

第四章 改朝换代

1 两任东普鲁士总督

1760 年末，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遍了柯尼斯堡全城：

科尔夫被召回彼得堡任警察总监，女皇任命驻外野战军军需主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中将去接替科尔夫之职。如前所述，此人年轻时当过彼得大帝的侍从官，办事严谨，廉洁奉公。1760 年初御前会议曾委派他担任俄国驻外军队“军粮主司”，官衔相当于粮秣总监，后来女皇叶卡捷琳娜就一直这样称呼他。

老苏沃洛夫任野战军军需主管期间，为保证军队不间断地获得粮食供应，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工作，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些情况，在送给皇帝的报告中及战报中都曾提及，如 1760 年 7 月 18 日，御前会议对老苏沃洛夫颁布了特别褒勉令，阐明他的功绩。

人们纷纷议论原总督科尔夫之所以被调遣，可能由于他的固执，过分好斗的性格，更主要的也许是他亲普鲁士的倾向而在女皇面前失宠。

新总督上任伊始，并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而是在柯尼斯堡隆重地庆祝了圣水祭节。在市中心普雷格尔河畔布置了装饰华丽的约旦仪式。所有部队都着节日服饰，高展旗帜，按营排列在河的两岸及河心岛上。在“冰窟”旁摆着九门大炮。

被这鲜艳服饰和热闹场面所吸引的无数市民涌上大街小巷，不仅主河道和支流两岸，就连近处房屋的窗口及屋顶上全挤满了好奇的人们。

这群衣着艳丽的队伍从原路德教堂出发游行。这座教堂高耸尖顶上的雄鸡被用十字架替换下来，已变成东正教的教堂了。身披豪华法衣、头戴宝冠的大司祭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开路。而那位新任总督——外貌平常、个头矮小的碧眼将军身着普通军装，胸前只佩戴一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却不顾路途遥远，从教堂开始至终跟随游行队伍行进。当举行十字架沉水仪式时，河岸上和腓特烈堡要塞的大炮齐鸣，然后，所有部队用小口径步枪急射三次。庆祝活动以举行盛大宴会而告终。宴会上，总督的纯朴，待人谦逊和蔼不尚奢华的作风，使博洛托夫及其他官员感到惊讶。

新总督到职后，出现了很多新气象。过去官员们早晨 8 点过后才到办公厅办公。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非常勤奋，往往半夜两点起床，更衣接见客人。他想以身作则去影响办公厅职员们的作风。职员们尽管开始有些抱怨情绪，但还是拧不过他们的上司，只好清晨 4 点到厅里去办公。

过去官吏们通常都是成群结队地由办公室直奔科尔夫的餐厅去进午餐，去品尝上司为他们备好的美味佳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没有爵位收入，便取消了为下属备餐的办法。而且，他自己的伙食也不丰盛。现在，每个官吏只好自己备餐了。

在一切事务上，新总督远比科尔夫聪明机敏，工作干练。他学识渊博，对各项工作都有自己的主见，深思熟虑，而不受他人摆布。他对工作尽心尽职，不仅能妥善处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而且为当时东普鲁士交付的总共才 200 万马克银币的合理使用而日夜操劳。他深入详细

了解办公厅的实际情况，查寻地方高官的渎职行为。

总督自从看中博洛托夫后，因为办公厅的同僚都是德国人，所以有什么事只依靠他。总督常常同博洛托夫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自己一连数小时口授计划，指示让博洛托夫坐在小桌旁详细记录下来，或让他翻译摘录一些重要文书……由于总督克尽职守精打细算，不仅大大减少了花费，而且使本省收入几乎增加了整整 100 万卢布。

随着春天的到来，总督的两个女儿安娜和玛丽亚从俄罗斯来探望他。她俩言谈举止文雅，外貌长得不算漂亮，可都到了成婚年龄。自她们到来之后，苏沃洛夫中将便经常举办舞会，但这些舞会与科尔夫的那种奢华的化妆舞会不同。苏沃洛夫的客人大多是在俄军中供职的军官、官吏及其眷属，舞会举办得较为简朴。在 1761 年末的一次舞会上，博洛托夫见到了从作战部队来到这里的总督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官衔不高，尽管只是个中校，但在柯尼斯堡关于他却有不凡的传闻。博洛托夫听说，他不仅勇猛过人，是个善于游击战的军人，而且还是个性极古怪的人。一看到这位身体瘦弱、个头矮小、眼睛碧蓝、身着骑兵服的军官，他立刻发现他们父子酷似一人。博洛托夫很想听小苏沃洛夫讲故事，但由于他在舞会上处于男宾的首位，甚至还是衣着最考究的人，使得他不得不花去一半时间陪伴玛丽·苏沃洛娃。他的近邻、柯尼斯堡粮秣主任、45 岁的伊万·罗曼诺维奇·戈尔恰科夫与玛丽亚的妹妹安娜形影不离。后来，安娜嫁给了戈尔恰科夫公爵。

这位苏沃洛夫中校既不爱跳舞，又不爱打牌，看来，为了摆脱在这种场合下的窘态，他给一群围上来的青年军官讲述些什么，好像那伙人听得着了迷。博洛托夫陪玛丽亚跳完美女舞后，赶忙朝她哥走去。总督早已在儿子身边，他脸上流露出对自己儿子的自豪感。小苏沃洛夫由于十分削瘦、饱经风霜，皮肤粗糙，脸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稀疏的头发连同卷曲的小辫整齐地盘在头上，看上去比他 32 岁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他讲话快而激烈，爱使用短语，不太连贯：

“秋天，在这多雨的季节，我们在雷根瓦尔德附近投入征战。正规骑兵请求贝格绕道走平坦道路，他将 3 个骠骑兵连和 2 个哥萨克团留在自己身边。一走出森林，我们突然发现普军一个整团近在咫尺。我们从左侧进行射击，并估计到那片未被占领的沼泽渡口水并不深。于是便向渡口驰去。跑在最前面尾追我们的是手持大军刀的普军龙骑兵，其后还有骠骑兵。到渡口后，敌我混战成一团，都泡进几乎没到鞍鞅的水中。我军先敌登陆，随后几个普军骑兵连立刻又冲上来，将军下令将它们消灭掉……”

小苏沃洛夫碧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环视了一下听众，将目光停留在博洛托夫身上，挥了挥拳头继续说道：

“离得最近的是个战斗力较弱的黄色骑兵连，我有意将他们放过去，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普军队伍带进了沼泽地，在我军左方他们找到了一块越沼泽地的浅渡口，一个龙骑兵团首先渡过去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命令我军一个塞尔维亚骑兵连拼命杀。这个骑兵连的然德尔大尉挥刀猛扑过去。普军用卡宾枪打了一个排射。我军无一伤亡。而敌

人的5个骑兵连瞬时却被我们打得人仰马翻。我军还抓获了大批俘虏。”

年轻军官们被这位勇敢的中校讲述的战斗故事所吸引，并不时发出赞叹声。老苏沃洛夫意味深长地说：

“陆军元帅布图尔林公爵阁下，在给我们至上仁慈女皇的奏章中表彰了我的儿子，说‘这位中校远比其他军官表现突出……’哎，亚历山大，你赢得了所有指挥官的赞许，这使亲人心里该多么高兴啊……”

2 愚皇当政民族受辱

1761年的冬季战役，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同普鲁士战争的结束。12月16日科尔贝格陷落，然而12月25日，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驾崩了。当时军事上濒于彻底崩溃边缘的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却得救了。继承俄国皇位的彼得三世——是一向亲德的费多罗维奇。他继位后立刻致函普鲁士国王说：“我把您看作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根据1762年4月24日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俄国将俄军占领的土地全部拱手还给了腓特烈。

新皇这一卖国行径，激怒了俄罗斯臣民。他们说，彼得三世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全民的共同利益和信念，是对为国为民战斗牺牲者的亵渎，是全民族的奇耻大辱。任谁也不会相信彼得三世与普鲁士所签和约，会给俄国臣民带来好处。其实，大家很清楚，签约者干的是以牺牲本民族利益去讨好敌人的叛卖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尽管如此，皇帝就是皇帝，他可以我行我素随便发号施令。

1762年1月2日凌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驾崩的消息传到了柯尼斯堡，使所有俄罗斯人都感到惆怅、悲伤。大家在为彼得女儿辞世而悲痛、哀悼的同时，又相互为新君登极祝贺，他们此时此刻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忧伤。军队和市民还未来得及宣誓就接到了圣谕，命总督老苏沃洛夫将柯尼斯堡省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帕宁中将，本人回彼得堡。迅速而出乎意料的人事变动表明，新帝对这位工作勤奋、办事认真的总督显然是不满意的，因而使在柯尼斯堡的俄罗斯居民不仅感到震惊，而且心中极为不快。

这位老将军总督任职期间，尽职尽责，为当地居民干了许多好事，加上他为人善良忠厚，博得了老百姓的爱戴。他的离职使人们感到惋惜。送别那天，几乎倾城出动，许多人热泪盈眶，依依不舍，老将军友好地逐一告别，动身回彼得堡了。

第五章 进军波兰

1 进军波兰的起因

16 世纪，波兰和立陶宛合并为一个波兰国，曾一度控制了第聂伯河和西德维纳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但是，到了 18 世纪 20 到 60 年代，形势急转直下。波兰国内的政治生活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地主阶级和小贵族阶级长期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国无君主，对王位争执不下，政府无力使议会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军队兵员奇缺、纪律松弛、武器装备低劣，这一切使波兰国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列强也不愿它强盛起来，只把它当做复杂外交斗争中的一张王牌，而在政治上对它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1764 年当选为波兰国王的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是叶卡捷琳娜做王妃时的宠臣。他贪图名位，优柔寡断。一上台就碰上了许多难题，最棘手的问题是脱离国教者的地位问题。这些人信仰不同，大部分是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遭到天主教会的压迫，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叶卡捷琳娜二世和腓特烈二世利用脱离国教者的申诉，要求给他们以与天主教教徒同等的权利。

身为女皇驻华沙宫廷全权公使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公爵仗着万名俄军的力量，向波兰议会提出要他们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和异教徒的民权。当他的要求遭到小贵族阶级的反对后，便命令深夜逮捕四位有权势的领导人，并将他们押送到俄国。代表们敢怒不敢言，脱离国教者法案就这样被通过了。列普宁也因成功地解决了波兰问题而获得一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2 贵族党及其首领

由于脱离国教者法案的通过，贵族愤怒的呼声传遍波兰大地。1768 年 2 月 29 日，在巴尔·卡缅涅茨基镇，米哈伊尔·克拉辛斯基主教和约瑟夫·普拉夫斯基律师及律师的三个儿子组成了贵族党，即反议会决议联盟。他们宣布废黜斯坦尼斯拉夫国王并派人去土耳其和法国求援。

为了对付贵族党，叶卡捷琳娜二世增调部队开进波兰，并将其统一划归魏马恩中将指挥。但是，这支部队在与贵族党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于是，波兰贵族党人掀起了进一步反对东正教教民的宗教狂热。他们对乌克兰人横加迫害，侮辱东正教教士，将他们套在犁头上耕地，用荆条抽，石头砸，往他们的皮靴里塞灼热的碳块，将他们钉在饮牲口的木槽里。受压迫的乌克兰农民酝酿起义，反抗波兰小贵族阶级。他们的领袖是退伍后在修道院做劳役的哥萨克马克西姆·热列兹尼亚克和哥萨克中尉伊万·冈达。

叶卡捷琳娜二世既害怕波兰贵族运动，更害怕人民起义，她采取欺骗手段，将反抗波兰地主的乌克兰哥萨克领袖抓起来。热列兹尼亚克被流放西伯利亚，冈达则被交给波兰国王的部队残酷处死。波兰人从冈达背上剥下了 12 块皮，可冈达却对他们说：“人们都说这很疼，其实一点都不疼，就好像跳蚤叮了几口！”刽子手随即砍掉了他的四肢和头颅。

由此掀起了更大的民族仇恨。乌克兰起义农民斗争愈演愈烈。

律师的两个儿子卡济米尔·普拉夫斯基和 23 岁的法兰士-克萨维里·普拉夫斯基率领着大批贵族党人。这两个贵族党首领给自己冠上了很多漂亮的头衔：“热祖列尼茨官长、上校、圣十字勋章荣膺者、潘齐尔贵族成员、执政官、王家贵族党人部队司令”等。这哥俩都是大名鼎鼎的大力士，强悍的骑士。他们的枪法娴熟，作战机智灵活，随机应变。因此，他们俩就成了贵族党内受崇拜的人物。1769 年 5 月，普拉夫斯基弟兄率领 5000 名游击队进攻利沃夫，烧毁了该城的几条街道。8 月，卡济米尔和法兰士-克萨维里率 8000 人马占领了扎莫希奇。后来虽然在俄军穷追之下向卢布林地区退去，但普拉夫斯基兄弟进入立陶宛后，在小贵族阶级中间进行煽动，为自己招纳人马，队伍又在不断扩大。

3 奥列霍沃首战告捷

苏沃洛夫在和平环境中指挥苏兹达尔团有五年之久，这使他有可能以素有的满腔热情、始终不渝的态度一心从事改革。下级军官们从自己的团长身上，不仅看到了一个对士兵高标准、严要求的首长形象，而且也看到了一个为使士兵“思想安定和精神愉快”，关心他们的“整体”的榜样。用彼得大帝的话说，这正是“军事工作的全部内容”。苏沃洛夫上校的威望扎根于他那模范行动和光明磊落的为人之上。

苏沃洛夫天资聪颖，功名心重，意志刚强，知识渊博，克己奉公，严循彼得大帝的遗训，教练部属迎接未来的战斗。苏兹达尔团的官兵们经受战火考验的时刻已经临近：1768 年，反对波兰贵族党人和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同年 9 月 22 日，苏沃洛夫被晋升为准将。用他自己的话讲，他一心想到“战争更严酷、更特殊”的地方，也就是到土耳其前线去。然而与他的愿望相反，他被派往波兰。1768 年 11 月，他接到立即向斯摩棱斯克进发的命令。这位新近提升的准将仓促开拔，时值秋季最恶劣的天气，要在泥泞不堪无路可走的沼泽地上行军 869 俄里。但是，苏沃洛夫不愧是苏沃洛夫，他把这一切不利条件都变成了有利的因素。苏沃洛夫准将让团队“迈开双腿”，经过 30 个昼夜的跋涉，按时抵达斯摩棱斯克。

俄罗斯正跨入一个将最后决定它的横跨欧亚两洲大国地位的新的战争时期。在这些战争中，军阶并不算高的苏沃洛夫准将将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努梅尔斯中将的师在斯摩棱斯克待命进军波兰。1769 年 5 月 15 日，努梅尔斯任命苏沃洛夫为旅长，统率苏兹达尔、斯摩棱斯克和下戈罗德三个团。这位旅长立即着手训练未掌握他的《团条令》的官兵：训练刺杀，演练夜间行军和作战。1769 年 8 月 20 日深夜，魏马恩召见刚刚到达的苏沃洛夫。

华沙流言盛行，人心惶惶。国王斯坦尼斯拉夫摇摆不定。小贵族阶级秘密袭击单独行动的士兵。魏马恩被吓慌了手脚。

“阁下，我立即去亲自搜集情报。”出任旅长的苏沃洛夫忙安慰他说：“请放心华沙的防卫是可靠的。”苏沃洛夫率领 700 名士兵驰往布列斯特，行军速度越来越快，在最后的 35 小时内竟急行 75 俄里。

到达之后，苏沃洛夫了解到有关普拉夫斯基的消息是确实的，便决定率领小支队沿通往科布林的大路推进，前往与雷恩会合。旅长认为布列斯特是一个重要的据点，便将其余部队部署在那里。

俄军小支队一夜之间行军 36 俄里，9 月 1 日黎明，碰上了雷恩的巡逻队。苏沃洛夫首先询问敌情。生气勃勃、满头黑发的卡斯捷利骑兵大尉，因不久前曾同普拉夫斯基弟兄的后卫部队交过火而情绪激昂。

“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光俘虏就抓了 20 个……”

苏沃洛夫支队重整队形，同骑兵侦察队合并一起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他们在寂静的森林里走了大约十俄里，中午时分突然在与俄军隔着一片沼泽的窄小林间空地上，发现了已作好战斗准备的普拉夫斯基兄弟的主力部队。苏沃洛夫估算了一下，断定他的 320 名士兵得对付至少 2000 千至 2500 名贵族党人，而且全是骑兵。他当机立断，下令马上投入战斗。

旅长光着头，甩掉长衣，只穿一件绿色无袖上衣。他用马刺把他那匹哥萨克马一催，喊道：

“弟兄们，跟我上！上帝保佑！……”

波兰人的炮火更猛烈了。苏沃洛夫穿过沼泽小径，带领龙骑兵向炮连冲去，卡斯捷利同掷弹兵一起攻击波兰骑兵。贵族党人担心失掉火炮，从阵地上把炮撤走了。他们利用人数超过几倍的优势，把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投入战斗。这回苏沃洛夫不得不转入防御了。战斗在继续进行。

贵族起义者连续四次进攻均遭失败，他们开始动摇了。这时，苏沃洛夫下令发出总攻信号。

掷弹兵端起刺刀向敌人的骑兵冲击——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敌骑兵被打退了。卡斯捷利的卡宾枪手和龙骑兵驱使波兰人穿过起火的村庄向后退逃。苏沃洛夫亲眼看见一位高大魁梧的苏兹达尔团中士用刺刀接连捅死三个敌军骑兵。旅长一眼认出他就是几年前在训练场上射击成绩优异的士兵。记得当时曾把他叫到身边问他：

“叫什么名字，小兄弟？”

“克利莫夫，阁下。”

“你枪打得不错。我想，你的刺杀技术也不会差吧？”

“他的白刃战技术练得非常娴熟。”他的上司纳博科夫回答道。

“真是个神奇的勇士！这么一双大手，装填起火枪子弹来却那么迅速熟练……”

“咳，阁下”，一个脸色绯红、翘鼻子的小个子兵对苏沃洛夫说：

“火枪算什么！我们的克利莫夫就是弄……弄死个虱子，连手都不脏！”士兵们一阵哈哈大笑。

“纳博科夫大尉，”等大家笑过之后，苏沃洛夫说：“为什么这样一个神奇的勇士至今还未被举荐提升下士呢？”他转向克利莫夫，说：“祝贺你，下士先生！”这次团队进入波兰前不久，克里莫夫已晋升为中士。

旅长亲率 10 名骑兵，追击贵族党人。追了约 3 俄里，在一片旷野里追上了敌军。敌兵刚到此地，惊魂未定，正要重新整理队伍，俄军一出现，他们又拼命奔逃。9 月 2 日，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普拉夫斯基队伍的残兵败将又撞上了雷恩的主力部队，只好扔下火炮和辎重逃却。卡斯捷利急忙随后尾追，在田野里，他举着手枪追上了卡济米尔·普拉夫斯基，

但法兰士-克萨维里用身体掩护了他的兄长，自己却中弹被俘。被俘后的第二天他就死去了。

贵族党人被彻底粉碎，而俄军的损失却微不足道。苏沃洛夫向魏马恩举荐了战功卓著的卡斯捷利伯爵、萨哈罗夫中尉、瓦西里耶夫军需官，还有克利莫夫中士。1769年10月21日，陆军院发布命令，特别表彰了后者的军功：“你军今后提升职衔时应优先将苏兹达尔团勇敢的中士克利莫夫晋升为准尉。”

苏沃洛夫旅长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机智果断的指挥才能受到陆军院的重视。他所取得的胜利对整个边疆地区的形势产生了影响。苏沃洛夫向魏马恩报告说：“在奥列霍夫附近击溃普拉夫斯基兄弟后，全省之敌都将被肃清。”驻波兰俄军总司令提出要他向卢布林挺进。

9月17日，苏沃洛夫到达卢布林。

4 卢布林之战再创辉煌

苏沃洛夫选定古城卢布林为自己的棱堡中线，即都城。这座古城同华沙、布列斯特和克拉科夫的距离几乎相等，他从这里可以观察到立陶宛、大波兰和奥地利各州那些正在组建贵族党人兵团的地区。在卢布林，旅长集结了炮兵，建起了军用装具和粮食仓库，组建了主力预备队。随着队伍的日益扩大，苏沃洛夫逐渐把哨网由卢布林撒向整个地区，靠着这些哨网他不仅能掌握敌人集结人马的情况，而且还可了解敌人组建新部队的情况。这样苏沃洛夫就能对遥远的小城镇实施晴天霹雳式的奔袭。

苏沃洛夫培养出来的驻远方哨站小分队，在复杂艰险的军事形势下并不惊慌失措，碰上优势的敌人也能发扬积极主动精神英勇战斗。在拉多加受训时开始成长的小鹰已能独立飞翔。

1770年1月15日，纳博科夫同希普林中尉和热列兹诺夫少尉带领18名苏兹达尔团士兵、12名龙骑兵和哥萨克兵渡过维斯瓦河做例行搜索。一位过路人报告说，离该地十俄里处有一群贵族党人进入了科杰尼采镇。小分队加速前进，傍晚抵近科杰尼采。他们决定分头行动。

波兰卫队发现希普林这支人马时为时已晚，放了一个齐射便跑掉了；几个士兵朝他们追过去，跑到广场，立即端起刺刀冲了上去。贵族党人退出了广场，但却两次穿过旁边的街道从翼侧攻击希普林支队。此时，纳博科夫和热列兹诺夫从另一方向进入了科杰尼采。这一勇敢行动迫使150名骑兵组成的贵族党人支队逃离了科杰尼采。小分队返回普瓦维时又击溃了60名敌骑兵，并缴获一大批辎重。

4月初，有消息说贵族党人准备进攻桑多米尔哨所。苏沃洛夫指挥一支有200名步兵100名骑兵、配属两门独角兽炮的队伍跟踪追击，4月8日，在密林中追上了这股敌人。他们与近千名波兰骑兵在6门火炮的掩护下展开了战斗队形。激烈的战斗延续了三个小时，把敌人所剩最后一门火炮夺了过来，波军共有300多人被击毙，被俘者10人，其全部辎重和军旗都被缴获。

苏沃洛夫为自己的学生们感到自豪，在向魏马恩报告时，他写道：“他们进行侦察活动干得如此大胆果敢，真是难能可贵，这与我不分严

冬酷暑教他们演练大胆的进攻战术是分不开的……”苏沃洛夫对苏兹达尔团士兵感到十分满意，在任何情况，他都努力保护他们。

1770年1月1日，苏沃洛夫因战功卓著被晋升为少将，在这一年，他的许多苏兹达尔团学生的军衔也得到晋升。

动荡不安的1770年即将过去。奥列霍沃城下一战使苏沃洛夫晋升为少将；卢布林地区作战的胜利又使他荣获一枚圣安娜勋章（1735年为纪念彼得一世的女儿而设）。苏沃洛夫最喜爱这枚勋章，在他成为著名的统帅后，领兵作战时，往往只佩带这一枚安娜十字勋章。

1771年来到了，这一年苏沃洛夫在波兰又取得了若干重大的胜利。

苏沃洛夫到达波兰后，很快就与魏马恩产生了摩擦和争执。魏马恩是里夫兰人，原名叫汉斯·冯·魏马恩，到彼得堡为俄国宫廷效力后，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取个俄国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魏马恩是个手腕高超的外交家和组织家，但他愚蠢而自尊，过分拘泥小节。他表面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却又不爱俄罗斯。他那种繁琐的监督行动实在荒唐。而对担任指挥官的德国人——德列维茨和雷恩，魏马恩却公然另眼相看，优待和宽容他们。

苏沃洛夫密切注视着土耳其前线。少将的心思是在那一边，是想同鲁缅采夫在一起，他极羡慕土耳其前线的克列切特尼科夫旅长。为旅长送行时，苏沃洛夫说道：

“您能去鲁缅采夫那里，实在太走运了！您的事业将会是很辉煌的。这是展示您才华的极好机会！”

“阁下，您已经证明，”克列切特尼科夫答道：“一位高明的指挥官就是在波兰也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在波兰能有啥名堂！”苏沃洛夫打断他的话，皱起眉头，眉宇间现出一道明显的皱纹。当话题牵涉到魏马恩时，克列切特尼科夫说：“这位中将有一桩出了名的事，在圣彼得堡有很多议论。”

苏沃洛夫心里早就对魏马恩感到不快，但因受其管辖，一直谨慎小心从事。现在他倒要听听宫廷里的趣闻轶事。

“请讲给我听听，米哈伊尔·尼基季奇老兄！”

“好吧，阁下……”旅长答应着，并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咱们这位将军在都府时……发现他卧室里丢了一个装有贵重物品和金钱的小盒子……咳！他怀疑起自己的秘书来，就温和地开导他说：‘我亲爱的格伊杰曼，请老实说吧，你是知道谁把它偷走的。’这位秘书发誓说他不会干这种勾当……咳！当时，魏马恩用笞杖打了他三次，但没能使他招认……”

“魏马恩，勇敢的将军，真行啊！”苏沃洛夫不无讽刺地说。

“秘书感到绝望，就当在魏马恩的面用削笔小刀割破了自己的肚腹……第二天，小盒子在一间板棚里找到了。原来是另外一个办事员偷的。”

克列切特尼科夫喘了一口气，接着说：

“格伊杰曼上奏女皇，提出控诉……但魏马恩强迫秘书撤诉……为此许给他一千卢布……但就在这点小事上他也耍了花招：只给了六百卢布……对女皇则奏称……中将已完全满足了他的秘书因受到侮辱而提出的要求……咳！”

“这个狡猾的魏马恩！”苏沃洛夫陡然停住脚步说：“他干的这种事丢尽了俄国人的脸。我在这个地方是活受罪。愿上帝发慈悲，让我们不久能在您去的地方会面！”

5 再战贵族党人

法国宫廷及其首席大臣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对俄土和俄波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法国给奥斯曼帝国政府和贵族党人以直接的援助，派人去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铸炮；携款去波兰，为贵族党人助威。

法国上校迪穆里耶希望到 1771 年初能够纠集一支 6 万人的大军。他那既巧妙，又冒险的计划想从几个方面同时“点燃波兰”，以打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迪穆里耶毕竟是个老手，初战阶段俄方受到守军猛烈射击，俄军官兵遭到很大伤亡。

1771 年 3 月 31 日，贵族党人通过了上校这一计划。可是该计划不切实际，首先由于迪穆里耶过高地估计了波兰贵族的能力；另一方面他撞上了一位开辟游击战新途径的指挥艺术高手。最终苏沃洛夫天才的指挥和周密得当的计划彻底粉碎了迪穆里耶的图谋。在接连的战斗中，总计俘敌百余人，缴获了贵族党人的全部辎重。4 月 13 日贵族党首领察林斯基负重伤身亡。他的死亡使小贵族阶级失去了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这严重地影响了贵族党人的斗志。

卢布林地区和整个波兰一样，变得沉寂了。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4 月 18 日夜，俄军在克拉科夫以南突然遭到重兵猛攻，被迫退至维斯瓦河对岸。迪穆里耶占领了克拉科夫，只有城堡还没有被他控制，他立即在城的四郊建立据点。但是，第一次赢得的胜利就冲昏了贵族党人的头脑：内部纷争再起，狂喝乱饮，还抢掠当地居民。这时，苏沃洛夫以一昼夜 40 俄里的速度急行军到达克拉科夫附近。他手下有步兵、龙骑兵、卡宾枪手和哥萨克兵约 3500 人。苏沃各夫率这支队伍直逼克拉科夫。

正在用晚餐的迪穆里耶被迫仓促迎战。当这位法国上校匆匆集合部队时，俄国兵已经包围了工事密集而形成一座堡垒的特涅茨修道院。苏沃洛夫决定一举歼灭迪穆里耶支队。

5 月 10 日晨 6 时后，这位俄国将军已率领哥萨克前卫队到达朗茨克鲁纳附近。迪穆里耶的 4000 名官兵在一片深凹地对面的高地上摆开阵势。在最后一刻，卡济米尔·普拉夫斯基拒绝率领他的骑兵并入迪穆里耶的队伍，声称不愿听命于外国人，将独立作战。

迪穆里耶充分利用了自己阵地的有利条件：扼守着一条陡峭的山脊，有悬崖为屏障，下面的两片云杉林中埋伏着法国猎骑兵。

苏沃洛夫将贵族党人的阵地打量了一番之后，决定大胆采用以哥萨克骑兵散兵包围攻击法实施打击。

整个贵族党在这个仅持续了半小时的朗茨克鲁纳战役中遭到致命的打击。约有 500 名波兰兵被击毙，两名贵族首领被俘，但最重要的是使迪穆里耶丧失了信心，他宣布退出战争。正像苏沃洛夫讥讽地说的那样，“他按法国礼节行了告别礼，两腿一抬就逃回到边界上的比亚瓦去了。”

随着迪穆里耶机动部队被粉碎，只剩下卡济米尔·普拉夫斯基的残

部得以逃窜。

苏沃洛夫将被俘的波兰后卫指挥官押来审问。发胖的骑兵大尉双眼突出，垂着两撇长胡子，无精打采，身穿红色上衣和蓝色裤子，斜挎银色武装带，胆颤心惊地看着这位名将。将军的模样非常奇特，不像正规军军官。他穿着贴身衬衣，粗麻布裤子，赤着脚。

“贵族首领普拉夫斯基先生离这儿远吗？”苏沃洛夫抬起头，用一双蔚蓝色的眼睛看着俘虏问道。

骑兵大尉喘了口粗气，坚定地说：

“离这儿很远——在朗茨克鲁纳城下。”

苏沃洛夫陡地跳了起来。

“在我们向卢布林撤退的时候，他率领主力部队绕过大老爷的队伍，进入俄军后方，走原路朝克拉科夫那边去了。”骑兵大尉打住话头，打量着苏沃洛夫。

“普拉夫斯基行呵……”苏沃洛夫抑扬顿挫地说。“他这一招可真狡猾呵……”他那张表情变幻不定、布满皱纹的脸上交错着沮丧、遗憾、惊叹的神情。“好汉子！真行，普拉夫斯基！”将军拍起手来。“把我骗过了，干得真漂亮。”

将军转身朝司令部帐篷喊道：

“鲍里索夫中尉！请你老兄给骑兵大尉先生发一张去朗茨克鲁纳的通行证，再叫人从咱们缴获的马匹中给他牵一匹最好的马来……”

骑兵大尉莫名其妙，大瞪双眼。

“叶菲姆！”将军又朝勤务兵喊了一声，急不可耐地跺着脚，“把我的瓷鼻烟壶拿来！……骑兵大尉先生，你要将这东西交到普拉夫斯基贵族首领本人手里……它是我心爱的东西……是呀，他的战术价值比这更高……”

当骑兵大尉离开俄军兵营时，他的胡子尖不知不觉地翘了起来，变得雄赳赳的样子。不过很可能是他上马的时候，悄悄地捻了捻自己的胡子。

6 三年鏖战胜利归来

迪穆里耶的计划彻底破产后，贵族党人只有寄希望于立陶宛的盖特曼·奥金斯基身上。奥金斯基是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音乐家、作家、工程师，却惟独缺乏军事领导人和统帅的才能，但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却颇有影响并拥有自己的部队。1771年8月29日深夜，奥金斯基背信弃义地偷袭了阿贝切夫的兵营。阿贝切夫上校阵亡，他的士兵当了俘虏。奥金斯基挥兵向平斯克进发，并发表与贵族党人联合的宣言。又一场战斗将等待着苏沃洛夫。

经过数日急行军，9月12日夜，苏沃洛夫得到情报说奥金斯基率三四千人的强大队伍停驻在布列斯特和明斯克之间的斯托洛维奇镇。少将立即命令只有822名士兵的小支队准备战斗。

在一片寂静中，俄国兵接近了斯托洛维奇。乌云密布，使夜色更加黑暗。部队向修道院尖塔上时隐时现的火光靠近。立陶宛奥金斯基正在同一个法国女人作乐鬼混。在离斯托洛维奇镇不远处，俄国骑兵侦察班

抓获了有 4 名枪骑兵组成的波兰巡察队，这些枪骑兵都被用作向导。

进攻于黎明前从市镇的“后面”发起，进攻行动神不知鬼不觉，敌人毫未察觉。苏兹达尔士兵向市镇发起猛攻，震耳欲聋的俄语“乌拉”声淹没了枪炮的轰鸣。贵族党人丧魂落魄。奥金斯基跳上战马，向野外疾奔，才勉强逃脱。

清晨，俄军已经控制了斯托洛维奇镇。但战斗并未结束：奥金斯基有一部分队伍在城外近郊的高地上扎营。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苏沃洛夫令胸甲骑兵和卡宾枪手投入进攻，由勇敢的雷列耶夫指挥。雷列耶夫精神抖擞，果断地向贵族党人骑兵冲击，直杀得他们四处逃窜。与此同时，基谢廖夫少校也打败了立陶宛步兵。

在似乎已经彻底胜利的时候，不料贵族党人别利亚克将军率领近千人的两个枪兵团赶到，雷列耶夫支队追击敌人时与之遭遇。雷列耶夫的三个骑兵连顿时被分割包围，他率部同赶来的勇士与敌短兵相接，最后取得胜利。

晚上 11 点，战斗全部结束。奥金斯基逃往克罗列维茨—柯尼斯堡。他的钱款财物以及锥形杖全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波兰兵 400 多人被击毙，300 多人被俘。俄军只有 8 名低级军官阵亡。

这场胜仗苏沃洛夫以 800 名官兵就粉碎了敌军 3000 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事后，奥金斯基抱怨说，他是被“不按正规作战方法”打败的。苏沃洛夫却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惯于近战的官兵为我们创造的奇迹。”8 月 19 日，这位少将荣获一枚三级乔治勋章。12 月 20 日，又颁布了新的嘉奖令。由于“彻底击溃立陶宛盖特曼·奥金斯基伯爵”，苏沃洛夫荣获一枚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1772 年初，苏沃洛夫率部围困克拉科夫城堡。被围困几个月的贵族党人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了，他们就打乌鸦杀马匹吃，有人打算缴械投降。苏沃洛夫懂得克拉科夫城堡缴械投降的意义，他们的投降就意味着贵族党人最后希望的破灭，所以他主动提出了非常体面的条件，劝占据城堡的队伍缴械投降。

4 月 8 日，一名谈判军使被蒙上眼睛带进兵营。苏沃洛夫亲切地接见了这位军使——法国准将舒阿济，让他坐在身边，向他口述了投降的主要条件。

舒阿济见没有退路，就急忙答应接受所有条件。经他签署的共 12 条的协议规定，被围者可以保留其个人财产，法国人不算战俘，只算一般俘虏，非军事人员可获得自由，伤病员可以立即得到医疗救护。

俄军枕戈待旦度过了缴械前的夜晚。4 月 15 日清晨，波兰部队每百人为一组，陆续开出城堡，苏沃洛夫由本队军官陪同在广场上等候受降。当舒阿济风度翩翩地躬身施礼交出佩剑时，苏沃洛夫将军把佩剑又还给了他，说他不能收掉他这样一位勇士的佩剑。

“您为法国国王效劳。而他是我们女皇的盟友。”说着，苏沃洛夫拥抱并吻了这位准将。

其他法国军官交出的佩剑也都归还给了本人，苏沃洛夫友好地邀请他们共进早餐，对被俘的贵族党人也给以“厚待”。

1772 年 9 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根据

协议叶卡捷琳娜将两个新的俄国军团开进波兰东部地区。苏沃洛夫被调往其中的一个军团，该军团驻扎在立陶宛。经过连续三年的行军作战之后，苏沃洛夫终于获准在维尔诺休假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苏沃洛夫经常参加一些晚会和舞会来消遣。

每当他在入口处脱下斗篷和军帽，走到穿戴漂亮的男女舞伴中间的时候，总感到有些尴尬。青铜框圆镜映出一位个头矮小，脊背微驼的人影，饱经风霜的脸显得粗糙，双眼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竖纹。

“漂亮！漂亮！好一个那喀索斯！”苏沃洛夫低声嘟哝着，扬起眉头，一双失去光泽的蓝眼睛闪射着怒意。

他转过身，从镜子前边朝大厅跑去。将军不喜欢自己的外貌，因此，绝对不愿照镜子。

苏沃洛夫对女人几乎不感兴趣，但他绝不回避同她们交往。他与女人在一起很健谈，常说些俏皮话，甚至很有风度。他最喜欢同一位活泼的翘鼻子小姑娘交谈，这位姑娘对苏沃洛夫的殷勤态度感到高兴。她嘲笑他讲的那口快得像机关枪似的法国话，装出一副不相信这位名将俄罗斯人的样子。

“将军先生大概是波兰人吧？”她微笑着问道。

“不，不是。”苏沃洛夫也与她开玩笑说。

“肯定是库尔兰人！”活泼的小姑娘不肯罢休。

“我不是库尔兰人。”

“那么是小俄罗斯人？那都是同一个血缘。”

“又猜错了。我是莫斯卡理 俄罗斯人……”苏沃洛夫说。

舞会结束已经快天明了，苏沃洛夫返回住处。提笔给自己原来的长官和老友比比科夫写信，提到波兰妇女时说：“像各个地方一样，这里也是妇女们的天下。我没有足够地把握可以抵挡得住她们的魅力……”

苏沃洛夫在立陶宛呆的时间不长。10月，苏沃洛夫收到要他去瑞典边境的命令。

正是这个年代最终造就了这位统帅，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那样一个苏沃洛夫。他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独特品格：粗犷而富有幽默感；言谈格言般准确且富有大众语言；待士兵亲如手足，对自己严似禁欲，这就是苏沃洛夫的生活作风。他在奥列霍沃、朗茨克鲁纳和斯托洛维奇取得的胜利成为革新战术的典范。这一战术后来在《制胜的科学》一书中以苏沃洛夫的简练方式概括为三个字——“准、快、猛”。

苏沃洛夫在1772年写道：“我的行动从来不受常由一时冲动激发起来的自尊心的支配，每当事情涉及到总体利益时，我就把自己置于脑后。在世俗交往中所受到的严格教养，天生纯朴的性格，和一贯的宽宏大量使我行动并不感到怎么困难；我的情感不受任何约束，我从未感到无能为力。”

1772年即将过去。苏沃洛夫在瑞典边境呆了一段时间，视察了俄军的工事和战备状况。回到彼得堡后，他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任命——去鲁缅采夫的第一军团。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只爱自己，不爱任何人。对水中自己的倒影发生爱情，憔悴而死，化为水仙花。革命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的轻蔑称呼。

第六章 俄土战场显神威

69年春，土耳其对俄国开战，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很快就遭到一系列惨重的失败。1770年6月17日，多瑙河军团司令鲁缅采夫指挥下的3.5万的队伍击溃了7万鞑靼土耳其大军。7月7日，这位俄国元帅再次粉碎土耳其和鞑靼部队。7月21日，鲁缅采夫终于给土耳其的15万部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此次胜利使俄军占领了黑海沿岸与多瑙河左岸德涅斯特河和塞列特河之间的全部领土及伊兹梅尔、基利亚、阿克尔曼和布拉伊洛夫要塞。

陆战胜利的轰鸣在海上也得到了应和。1770年7月25日夜，土耳其舰队在切斯梅湾被歼。土军损失15艘军舰、6艘护航舰、50只小船和一万多人。为这次胜利，彼得堡铸造了一种有土耳其舰队熊熊燃烧画面的纪念章，刻着言简意赅的词——“实况”。

1 指挥有方旗开得胜

土方开始寻求谈判，但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谈判于1773年2月底中断。鲁缅采夫接到叶卡捷琳娜要求渡过多瑙河作战的命令。这一决定使这位第一军团司令面临复杂的形势。4.5万俄军分散在辽阔的地域里。现在只得将部队汇集成时刻都能相互支援的大集群。1773年5月初，苏沃洛夫来到鲁缅采夫处，立即被派往萨尔特科夫军团任职。

5月6日，苏沃洛夫出发去涅戈耶什季镇。该镇面对坚固的土军要塞图尔图凯，距布加勒斯特40公里。他带着萨尔特科夫要求对图尔图凯实施侦察的命令，此举的目的在于转移敌人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注意力，从而减轻魏斯曼和波将金实施进攻的困难。交给苏沃洛夫的地段并不大，任务也不那么重要，下属部队不到2000人。

5月8日夜，由于警卫值勤人员的疏忽大意，他们营地遭土军偷袭。幸好哥萨克谢纽特金大尉及时赶到，才使苏沃洛夫脱险。击溃了偷袭的敌人并抓到俘虏。

苏沃洛夫从俘虏的供词里得知，在图尔图凯集结了4000名土军。怎么办呢？将军手下的这些兵都没受过他的训练，但他经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在击退土军之后立即向他们进攻。为了确保成功，他请求波将金在图尔图凯驻防部队后方出动骑兵进行牵制。

土军驻防在三个筑有工事的营地里。第一营地周围有一道土墙，它紧靠小城图尔图凯的北郊，这里配置了两个炮兵连。第二个营地设在山岭上，也配有一个炮兵连。第三个营地设在小城的右侧，多瑙河的上游，配有火炮以掩护小船码头。苏沃洛夫详细地制定了强渡多瑙河、依次进攻三个阵地和返回左岸己方阵地的作战部署。

5月9日傍晚前，苏沃洛夫带领梅谢尔斯基上校巡视了多瑙河岸，他亲自布置炮队。土军以为对俄国兵营进行了袭击，夜间一定会平安无事，甚至连巡逻船都收了起来。这样苏沃洛夫就命令将藏在阿尔热什河芦苇丛中的船只开进多瑙河。土军很晚才发现他们，即开炮射击，夜幕中炮火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俄军步兵登上敌岸后，迅速排成两列纵队溯河向上游推进。

苏沃洛夫所在的巴图林支队向土军中部营地冲击。敌主力炮连成了进攻的主要障碍，该队端起刺刀冲进了主力炮连的阵地。苏沃洛夫冲到土军一门已装好炮弹的火炮旁，火炮突然爆炸成碎片，苏沃洛夫被震伤。他倒在地上，但时间紧迫，他立即挣扎着站了起来，第一个跳进敌人的多面堡。一个大胡子土耳其精兵举起军刀正朝苏沃洛夫扑来，苏沃洛夫把枪口对准他的胸口，将他生擒过来。把俘虏交给士兵后，苏沃洛夫又急忙向前冲去。

还剩下图尔图凯另一侧的第三个营地和据守着图尔图凯城的土军未解决。将军命令预备队去攻打营地，巴图林率领的步兵则冲入图尔图凯。斗志昂扬的士兵英勇拼杀，土军开始全线溃退。

首战告捷，缴获了6面军旗、19艘战船（有许多船载有货物）和16门火炮。在俄军休整时，将军下达了烧毁图尔图凯的命令。城中心巴夏的巨大宅邸燃起了熊熊大火。随后，大火蔓延到要塞的火药库，方圆60俄里都能听到令人心惊胆战的爆炸声。

苏沃洛夫坐在鼓上，用铅笔写了两封言简意赅的信函。写给萨尔特科夫军长的信中说：“公爵大人！我们胜利了。光荣归于上帝，光荣归于您。”给多瑙河军团司令鲁缅采夫的信中说：“光荣归于上帝，光荣归于您；攻占了图尔图凯，苏沃洛夫在那里。”

苏沃洛夫取得的胜利很突出，为此他荣获二级乔治十字勋章。萨尔特科夫并没有趁胜利之机行动起来，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图尔图凯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土耳其的小兵营，到5月20日，多瑙河右岸又有好几千名土军了。苏沃洛夫曾请求增援，但萨尔特科夫拒不派步兵，只派来一支配有两门独角兽炮的炮兵小分队。

苏沃洛夫同他的长官之间的关系渐渐恶化。少将认为和他同龄的萨尔特科夫是一个毫无才华的统帅，是靠父母升官得奖的幸运儿，暴发户。他高度评价这次战役的光荣胜利者，却嘲笑和蔑视他的顶头上司，说些讽刺话。这些尖酸刻薄的话传到报复心强的萨尔特科夫的耳中，这就影响到公务。苏沃洛夫无能为力地看着土军重新加固图尔图凯的工事，他给萨尔特科夫写信陈述在多瑙河右岸筑垒设防的必要性，却不起作用。

2 与凶悍的穆罕默德较量

这次与苏沃洛夫对峙的4000名土军是由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麦加总督、著名的费祖拉·穆罕默德指挥。此人是契尔克斯族，16岁时被卖给主宰埃及的黑奴禁卫军人阿里。阿里非常喜欢他，百般宠爱照顾，后又收他为养子。土俄战争爆发后，阿里的养子穆罕默德为土耳其人所收买，把部队拉拢到他这一边，向埃及推进。阿里跑到叙利亚，纠集了一批新的队伍，于1772年春，同俄军一起参加了夺取贝鲁特的战役，阿里被土军俘后被其养子毒杀。

精力充沛的费祖拉·穆罕默德命令在离已被烧毁的图尔图凯几俄里之外筑起三个营地；第一个大营地四周构筑了很高的土墙和沟壕；右翼，在一座山上设立防守严密的大本营，山前还有两条深沟；在朝鲁舒克的方向上，靠河设立了一个最大的营地，不过没有坚固的工事。

以苏沃洛夫固有的热情制定的作战部署，确定了每个纵队的任务，

发出了总的指令：“努力冲击突破，首先占领山脊，片刻不得停留……”

他挑选了风雨交加的6月17日夜进行侦察。炮兵连的6门火炮保护着俄军的渡河。在炮火的掩护下，第一支队到达右岸，排成6列纵队，把土军从近处的营地赶了出去。

寒热病折磨得苏沃洛夫异常虚弱，行动和说话都很吃力。两名士兵搀扶着他，他发出的命令由副官转达。当苏沃洛夫随第二梯队到达右岸时，指挥有方的阿斯拉罕步兵团少校列鲍克已经击退了兵力超过他三倍的敌军。将军以他非凡的意志力压倒了病痛，下午一时，土军从低地里最后一个营地跑出来拼命反冲击。土军由费祖拉·穆罕默德亲自率队作战。穆罕默德是一个年仅30、勇敢善战的美男子，他与众不同，衣着华贵，快马锦鞍。从多瑙河左岸赶来了两支队伍：舍米亚金中校的卡宾枪手冲上山顶，谢纽特金的哥萨克则向土军低地营地疾驰过去。费祖拉妄图扭转战局。他率领一群精锐骑士冲上来，但一到内部防御墙前就被苏沃洛夫的传令官戈尔什科夫中士打死。

将军本人已经战胜了疾病，骑上了战马。他指挥步兵从战壕里冲出去，刹那间，土军便漫山遍野地逃散了。这一战，土军伤亡约800人，还不算追击时被砍死和刺死的人。俄军缴获了14门铜炮、许多船只和一个拥有大量储备品的兵营。苏沃洛夫支队阵亡6人，伤10来人，其中有10名军官。土军逃往鲁舒克后，将军向萨尔特科夫报告了胜利的消息，并派英勇的列鲍克给鲁缅采夫送去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3 魏斯曼将军之死

鲁缅采夫元帅对这一胜利感到异常高兴。但是他本人指挥的战役却打得不怎么漂亮。6月18日，在部队享有很高声誉的魏斯曼将军占领了最大的一个外围工事——纳戈尔内多面堡。鲁缅采夫期望扩大战果，向舒姆拉挺进。但第二天得到一个消息：土军派遣努曼—巴夏率军2.5万人前来解救锡利斯特拉。鲁缅采夫命令魏斯曼放弃纳戈尔内多面堡，并开始集结部队，打算退回到多瑙河左岸。魏斯曼到达大本营后，总指挥派他掩护主力部队退却，并向土耳其军进攻。

“可是，公爵大人，”魏斯曼表示不赞成，“敌人有2万人，而我只有5000……”

“您本人就能顶得上15000人！”鲁缅采夫回答道。

6月22日，魏斯曼袭击了库楚克-凯那尔吉附近努曼-巴夏的兵营。俄军成功地击退了土军的一次次攻击，用火力和冷兵器给土军造成重大损失，当土耳其帝国精兵向俄军扑过来的时候，魏斯曼正站在一个方阵的队前。将军沉着地命令准备用刺刀反冲击。此时一个冲上来的土军士兵用手枪朝魏斯曼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和胸部，并伤及心脏，身子倒下去的时候，他还低声说：“请不要告诉人们……”遗体用斗篷盖住了，但魏斯曼阵亡的消息却传开了。被激怒了的士兵对土军毫不留情，坚决为自己所爱戴的将军报仇雪恨。努曼-巴夏率领的军团被彻底击溃。

魏斯曼的卓越军事才能，钢铁般的意志和正确的军事观点同苏沃洛夫极为相似。在他身上，舍生忘死的勇敢精神是与对部下的关怀备至和

沉着高尚的品格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军衣袋里，发现了在以前几次战斗中表现优异的官兵的名单。魏斯曼是士兵们真正崇拜的人。苏沃洛夫对魏斯曼深为尊敬，当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说：“魏斯曼牺牲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

4 1773 年最后一战

努曼-巴夏军团被击败，多瑙河军团平安无事地返回左岸。现在多瑙河右岸俄军只留下惟一的一个哨所——吉尔索沃。土军无疑将会对它施加强大的压力。只有苏沃洛夫才能替代魏斯曼。不久，鲁缅采夫就决定把“处于紧张状态的”吉尔索沃哨所交给他。元帅在致苏沃洛夫的信中敬重地写道：“我了解您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您考虑认为在那里需要加筑什么更为有利，我全部委托您安排处理。您所作所为已使您享有盛誉，尽心竭力于军务将为您打开成功之路。”

苏沃洛夫到达吉尔索沃后，命令构筑一些新的战地工事，在某些地方挖了陷阱。

为了诱惑敌人，苏沃洛夫命令“佯作我方软弱的种种假象”。但要塞里的俄军忍不住开了火。因此，土军退了回去。于是苏沃洛夫派哥萨克前出与敌军对射，尔后佯装逃跑。土军开了上来，丢开了侧翼的两座多面堡和城堡，对着内部防御墙展开，他们把一个有九门火炮的炮兵连部署在小山冈上，并立即开火。内部防御墙的炮眼有伪装，里边的俄军未予回击。敌人的攻势十分迅猛，苏沃洛夫几乎来不及进入工事。俄军的霰弹和步枪轰隆一声，齐齐地对准土军胸膛射去。

战斗的第一阶段结束了。苏沃洛夫精心组织的防御战起到了预期的作用：敌人大为震惊。骠骑兵和哥萨克穷追 30 俄里。敌人共伤亡 1100 余人。

鲁缅采夫下令全军举行谢恩祈祷，并给苏沃洛夫写信说：“我认为胜利之取得是官长指挥有方，勇敢无畏，也是你部各团英勇奋战的结果。请以我的名义对参加此次战斗的官兵给予表彰并表示感谢。”吉尔索沃战斗的胜利成了俄军 1773 年最后的一次大胜利。深秋，苏沃洛夫已不在作战部队，他请短假去莫斯科了。苏沃洛夫的父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已有 4 个年头没有见到他的长子苏沃洛夫了，正在莫斯科焦急地等待着他。

第七章 苏沃洛夫的婚姻、家庭

73年深秋，苏沃洛夫请短假回莫斯科，一是为探望令他时时挂念的体弱多病的父亲；二是为遵父命回去相亲。

1 公爵小姐——未婚妻

这位两颊红润，身材匀称丰满的未婚妻是莫斯科名门望族家的千金。她父亲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她的母亲出身于显赫的戈里岑家族，有权势的库拉金、塔季谢夫、帕宁等家族都是他家的亲戚。她的一个亲姨母嫁给了俄国统帅鲁缅采夫·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伯爵，另一个姨母嫁给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公爵。

这位公爵小姐名叫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方年24岁，受过旧式教育。当时，这种教育除读书、习字外很少给姑娘其他方面的知识，加之，瓦尔瓦拉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学习，所以处处显得学识浅薄。但是，作为轻佻浮躁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年轻女子，她思想开放，经常参加上层皇宫贵族的各种社交活动，把和异性接触视为常事，这和苏沃洛夫在女子面前，经常表现的那种拘谨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瓦尔瓦拉通常只会以貌取人。当她审视她那未来的丈夫苏沃洛夫时，她看到一个脊背微驼，腿有点瘸，个头矮小，颜面机灵，然而布满皱纹，眉毛高高耸起，鼻子也不够端正，头发疏疏落落，两鬓染霜的中年人，这样的形象根本不可能使她中意。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内里看，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苏沃洛夫思想深邃，博览群书，是当时俄国学识最为渊博的人物之一；她却只学过普通课程。苏沃洛夫勤俭节约，有时甚至稍显吝啬，坚决反对奢侈；她却全然不惜金钱，继承了她父亲那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为所欲为；苏沃洛夫笃信上帝，对婚姻义务态度严肃、认真；她却作风轻浮，跟男性在一起总是卖弄风情，况且，两个人都性情急躁，易发脾气。

2 悲剧的种子

人们很难想象，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竟会嫁给苏沃洛夫。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什么原因促使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千金同意了那位44岁的将军的求婚呢？首要的一点是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并不富有，她的父亲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在生活上喜欢优裕阔绰，大手大脚，慷慨好客，结果荡尽了家产。这位未婚妻的嫁妆只不过有5000至6000卢布，而且，这些钱是一贫如洗的普罗佐罗夫斯基家给的，是广有财路的戈里岑家出的，还是个疑问。然而，苏沃洛夫的父亲不算金钱和其他财产，光“男性”农奴就有2000名之多。除此而外，指挥多次大战的胜利也算是儿子一份满不错的“聘礼”。显赫的贵族都非常注重军职，不能不敬重这位南征北战的将军的功绩。

3 遵父命完婚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他担心儿子这边无人传宗接代，他本人结婚很早，所以正为年已整整 44 岁的儿子操心。老苏沃洛夫以基督教教义严格教育长子，亲自为他物色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女儿。现在运用做父亲的权威，将儿子召回身边。

彼得一世之前，不允许情侣在婚礼之前见面。彼得颁布了一道使青年男女皆大欢喜的御旨，它规定未婚夫和未婚妻第一次见面后，至少要过 6 个礼拜方得举行婚礼，而且事前必须公开表明同意结婚。小苏沃洛夫是一个孝子，对父亲的选择并没有二话，而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对她父亲的决定也是如此。就这样，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自己促成了这桩注定要失败的婚姻。

苏沃洛夫完婚的速度也像他的一切行动一样快。1773 年 12 月 18 日宣布订婚，22 日举行定亲仪式。1774 年 1 月 16 日就举行了婚礼。这一婚姻引起了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的亲戚们的许多流言蜚语。妄自尊大的莫斯科贵族们聚集在有名的彼得·帕宁伯爵富丽堂皇的宅邸里。他们辱骂苏沃洛夫是一个不守本分的暴发户，是飞进深宫大殿的乌鸦，议论他的那些古怪行为，人们过早地对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表示惋惜。公爵小姐的其他亲戚也不赞同，易怒的列普宁和彼得·帕宁伯爵更为不满。

苏沃洛夫把结婚看作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他说：“人不传宗接代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这位统帅不仅不能容忍淫逸放荡的生活，而且连淫秽的话也听不得。他自己只在打仗的时候才讲几句不大体面的话以鼓舞士兵的士气。他那童贞般的纯洁品格，在叶卡捷琳娜那班骄奢淫逸的达官贵人看来，本身就是一种古怪性情。

婚礼是在费奥多尔·斯图季特教堂，也就是苏沃洛夫早年受洗礼的那个教堂举行的。婚后第二天，在新房或叫洞房里，一对新人坐在一起给彼得堡和作战部队里的宦亲贵戚写信，报告结婚典礼的情况。

苏沃洛夫用奔放的字体给元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里岑公爵写道：“遵从上帝的旨意，我已顺利完婚。值此机会，我荣幸地将自己再次托付公爵大人垂青眷顾……”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在信末尾加了几句附语。她偏低着头，紧张得咬住舌尖，慢慢地用天鹅毛羽笔写道：“舅父大人，我也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荣幸地请您垂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和我本人。舅父大人，我永远是您忠顺的外甥女瓦尔瓦拉·苏沃洛娃。”

苏沃洛夫在莫斯科大尼基茨基街父亲家里度假，住到 1774 年 2 月中旬，享受了蜜月的幸福，然后动身去土耳其战场。新娘留在了莫斯科。起先，他们俩生活得很和睦，相互似乎都很满意。在给鲁缅采夫的信中，苏沃洛夫说自己的婚姻是“意外的幸福”。苏沃洛夫万万没料到，后来他和妻子会那样地不幸。

将军曾写道：“为帝国效劳的职责范围极广，每一项个人的义务均为之淹没而不复存在，宣誓，随之就会产生诚实和良善的品行。”婚姻和女人在他的生活中至今还是无足轻重的。苏沃洛夫像孩子一样的单纯朴实，由于长年过着行军打仗的士兵生活而变得寡情淡欲。他的基本道德观念、性格和外貌使他难以再有什么儿女私情。瓦尔瓦拉·伊万诺夫

娜是他所喜欢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子。婚后，他对她感到依恋，甚至用他自己的方式爱上了她。若干年后，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可怜可怜不幸的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吧，她对我来说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

4 悲喜交加

1775年夏天给苏沃洛夫既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又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8月1日，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纪念姨母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萨福诺娃取名娜塔莎；但是就在娜塔莎降生前不久，7月15日，将军的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逝世了。晚年他一直住在坐落于莫斯科附近的罗日杰斯特文诺村。

苏沃洛夫在圣母诞辰教堂外面父亲坟墓的对面立了一座碑，一个没有刻字的大石块，只在上端刻着家族的徽号：一块盾牌被竖着分成两半，白地的一半上是胸甲，红地的一半上是交叉在贵族冠冕上的长剑和利箭，上方有一只披着铠甲朝右握刀的肩臂。

1777年6月，苏沃洛夫回到他妻子和女儿身边，他对小娜塔莎的慈父之情越来越深。他亲昵地叫她“苏沃洛奇卡”。1777年10月3日，这位统帅从波尔塔瓦写给赫拉波维茨基上将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的女儿很像我，大冷天就在泥地里跑来跑去，嘴里还说些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话。”

5 受伤害的自尊心

——夫妻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1779年夏，当苏沃洛夫按女皇旨意率部由克里木撤军后，利用难得的假期匆匆返回波尔塔瓦家中时，妻子不忠的传闻几乎将他击毙。自尊和荣誉受到深深的伤害。其实，苏沃洛夫夫妻间的关系已早有裂痕。说句公道话，这些年来，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日子过得很不轻松。她有时住在波尔塔瓦附近的奥波什尼亚，有时随着自己的丈夫——这位安定不下来的中将辗转各地。显然，无休止的旅行对她身体很有影响：1776年至1777年坑坑洼洼的道路颠簸使她两次流产。克里木气候不好，她得了寒热病，8个月卧床不起。苏沃洛夫公务繁忙，往往半年才能和妻子见一次面。这位夫人年轻漂亮，同时又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经受不住考验，于1777年夏，同圣彼得堡龙骑兵团的准少校尼古拉·苏沃洛夫发生了暧昧关系。

此人系苏沃洛夫的堂侄。长期以来，他颇得苏沃洛夫中将的赏识，曾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属下的苏兹达尔团服役。在朗茨克鲁纳和围攻克拉科夫时他勇敢过人。1778年，尼古拉·苏沃洛夫在克里木任沙金—格来的监察官。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心地纯洁、胸襟坦白，曾说自己“除了婚姻，不晓得还有其他什么关系”，对揭露出来的这种一下子就涉及两位亲人的不忠行为感到震惊。多事的人，将那两人的私情当苏沃洛夫的面讲得绘声绘色。人们发现，将军的脸气得煞白，人立刻显

得衰老而憔悴。

“我如此关顾的人竟是一个勾引妇女的的卑鄙小人，而她却是一个荡妇！”这时苏沃洛夫甚至连妻子的名字也不愿提了。“雪耻要刻不容缓！”

经过一番简短而又激烈的谈话，苏沃洛夫夫妇分道扬镳了：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带着娜塔莎回莫斯科大尼基茨基街的家里去了。苏沃洛夫作着离婚的准备。

1779年9月，苏沃洛夫向斯拉夫宗教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诉书。他控告妻子“置基督教教规和对上帝的虔诚于不顾，与我的堂侄公然有淫乱的不法行为……乘我不在家之机，她将侄儿放进卧室。随后，今年她来到波尔塔瓦，那个侄儿又令人不能容忍地在那里住了有24天之久，我有证人可以揭发并证实她的这些行为。”

在处理家庭冲突时，苏沃洛夫也表现出平素的果断精神。为了使呈递给宗教法庭的申诉更加牢靠有力，他写信给有无限权势的波将金，请求他在女皇面前求情，“将我从原婚约的束缚下永远解脱出来，这个婚约定将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消除”。同时，他想把女儿从妻子那里要过来，送进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读书。

6 女皇调解言归于好

1779年末，在波将金的帮助下，苏沃洛夫被召回彼得堡。12月24日，叶卡捷琳娜头戴小王冠，身着缀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的艳丽服装接见了她。在女皇的活动中私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她喜欢“安排”臣下的个人生活，并已完全了解苏沃洛夫想解除婚约的愿望。

苏沃洛夫中将为人小心谨慎，甚至好起疑心，好同包括波将金在内的达官贵人谈话并在书信中常常讲些笑话，巧妙地装疯卖傻，敷衍了事。所以当叶卡捷琳娜有一次问到苏沃洛夫时，波将金说，苏沃洛夫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游击战军人，但却很古怪。女皇同这位统帅谈话时，对他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论述感到惊讶。在政治问题上，他甚至比毕生从事这种活动的外交家更熟悉也更具洞察力。他谈到欧洲的战局、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前途。叶卡捷琳娜同苏沃洛夫谈了很长时间，接见结束时，从自己衣服上摘下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宝石星章赐给他。

毫无疑问，女皇亲自出面干预苏沃洛夫和妻子之间的纠纷，促成了他们的和解。1780年1月，他同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在莫斯科会了面。就在莫斯科，中将接到波将金要他赶赴阿斯特拉罕准备里海远征的秘密指令。1780年2月，苏沃洛夫带着妻子来到阿斯特拉罕。

但是，命运又给了他一次新的打击。3月初，瓦尔瓦拉向他坦白地承认有一个“亵渎神职者”对她进行了袭击，用两支手枪威胁着侮辱她。苏沃洛夫坚决要求惩处肇事者。此事，将军没责怪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而是尽量为她辩护——苏沃洛夫对妻子的感情迸发出来了，他那感人至深的人道精神表现出来了：

“请怜悯可怜的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吧，对我来说她比我自己的生命都宝贵，要不然上帝会惩罚您的！我看着她的处境，泪流不止。请维护她的名誉。请按宗教和世俗法规严惩这一恶棍，铲除人们作恶的欲

念。拯救圣母最忠实的奴仆，为祖国服务将近四十年的军人的荣誉吧。”
苏沃洛夫在努力恢复家庭和睦关系。

1782年—1783年的秋天和冬天，苏沃洛夫和他的妻子及从斯莫尔尼女子中学接回的娜塔莎一起在圣德米特里要塞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7 最终的离异

1784年初，当苏沃洛夫移交自己的部队，准备去莫斯科接任新职时，又听到关于他妻子不忠的传闻。他再也无法忍受这难言的耻辱，于是他突然出现在彼得堡家里。此时，苏沃洛夫与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已经彻底决裂。新的怀疑迫使他向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提出诉状。这次苏沃洛夫指责妻子与准少校瑟罗赫涅夫有关系。将军同不贞的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最终断绝关系，并决定给她3000卢布的生活费。苏沃洛夫满心嫉恨地对她进行监视，不许哪个亲属对他的前妻表示同情。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在莫斯科定居下来，1784年8月4日在这里她生下儿子阿尔卡季。她为谋求和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她发出许多信，但都没有回音，甚至连她女儿娜塔莎也被禁止同母亲通信。

应该说苏沃洛夫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纯洁而严肃的态度与宫廷里盛行的“自由”风尚截然不同。当时正是货真价实的“淫荡时代”，帝国第一夫人——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这方面就是上梁不正。许多“戴绿帽子”的丈夫宁愿对妻子的任性妄为佯装不知，以免招恼女皇和她的宠臣。苏沃洛夫不顾叶卡捷琳娜二世多次出面调解，断然同他的妻子公开决裂，这表明他既具有坚强的性格，又有坚强的意志。他的行动也是对女皇本人品行的间接斥责。

8 献给女儿全部的爱

自1784年苏沃洛夫与妻子最终离异后，他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他惟一的心肝——娜塔莎。在彼得堡期间，他常到斯莫尔尼女子中学看望他所钟爱的女儿。

金布恩战斗刚一结束，苏沃洛夫立刻提笔给爱女写信。信中充满真情和感人的话语：

“亲爱的娜塔莎！你的来信使我万分高兴……当你穿上婚礼服，或者更好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会使我更加高兴的。你一定要笃信宗教，操行善良，祝你圣诞节期间平安顺利……我们这里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霰弹打中了肋部，左臂被子弹打穿了，我骑的马脸部也被打掉了一块；8个小时后，好不容易才将我从战场上抬下来，送进医院。请放心，我已痊愈。在黑海之滨多么快活呀！到处有天鹅、野鸭、鹬鸟歌唱。田野里遍地都是云雀、山雀、狐狸，而鲟鱼、鳊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多极了！别了，最理解我的娜塔莎；我想你已经知道，我的国母赏赐给我一枚安德烈勋章以嘉奖我的忠心……”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

“苏沃洛奇卡，我亲爱的，你好！我们这里小椋鸟在欢唱，小兔蹦蹦跳跳，森林里核桃熟了。过一段时间你要给我来信。虽说我没有时间，

可是也要看看你的来信。你祈求上帝保佑我和你相会有期吧，我用鹰羽笔给你写信；我养着一只鹰，亲手给它喂食。你还记得吧，那时我们滑冰，用那么大的铁球玩地球戏，你拿起来很费劲，我们还玩铅弹子，要是打到眼睛上，那就会连脑门都砸破的。我真想给你送些野花去，这里的野花美极了，可是在路上会干枯的。别了，亲爱的小妮，救世主基督保佑你。你的父亲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他放下笔。夜幕下一切都沉浸在寂静之中。上将抽出时间给可爱的“苏沃洛奇卡”写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他的女儿。战斗的胜利、慷慨的奖赏、遍及全俄罗斯的名誉、一刻不停的军事警戒——无论什么也都不能使苏沃洛夫丢开他惟一的亲人娜塔莎。他久久不承认阿尔卡季是自己的儿子。与妻子决裂后，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与女儿不在一起，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感到极为痛苦，一月月，一天天地计算着见面的日子：“我很难过，我没有长翅膀啊！说真的，再过 16 个月才能见到你，这可怎么个等法呀……”过了整整一个月，他又写信说：“上帝保佑，再过 15 个月，你就能回家来了，我会异常高兴的。一年之后我又要掰着手指头来计算这些日子。”

苏沃洛夫写给女儿的信今天读起来还是使人心情激动的。这些信写于奥恰科夫城下、雷姆尼克田野、芬兰边界、波兰和科布林——一直写到他逝世为止。这位老兵心中蕴藏着多少尚未迸发的温柔而纯洁的情感啊！

雷姆尼克河一战的胜利，使苏沃洛夫兴奋不已。

“伯爵公主和帝国伯爵公主，”苏沃洛夫给他的女儿写信说：“……我的脑袋发热……小妮，我的心肝，想您已听说，慷慨大度的国母又下了半页纸的圣旨，说给亚历山大·马其顿授价值 5 万卢布的圣安德烈章。亲爱的，比这一切更高贵的是一级圣·乔治勋章。看你的慈父多英雄！真的，我都要高兴死了！”

总之，苏沃洛夫无论在欢乐或心绪不宁的时刻都愿把内心世界向女儿袒露，甚至把她当成自己的朋友，当然更多的是父爱和对女儿命运的牵挂和担忧。

9 为娇女择婿

当然，作为父亲，最使苏沃洛夫放心不下的是女儿的婚姻大事。在女儿的婚事安排妥当以前，伟大统帅一直不敢采取某种类似退休或到国外服役的冒险行动：“娜塔莎掌握着我的命运，要赶快安排她出嫁；到那时，我的心事就了结了。”

早在 1791 年 2 月 15 日，娜达莎从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毕业时，他就想将女儿接到自己身边，以便更好教育她。但是，3 月 3 日，女皇赐封纳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宫中女官，年俸 600 卢布。因当时宫廷内常出丑闻，这使统帅惊骇万分。他立即写信教导苏沃洛奇卡，为她定出了一整套的规约，极力防止她走上邪路：“让贞洁的女神永远保护你吧。你的地位在改变。要牢牢记住，容忍他人对你放肆将会使你轻贱。”苏沃洛奇卡既无姿色，又不苗条，不易受到男人的侵害，何况她在人前羞涩腼腆，寡言少语，性格孤僻。因这位新的宫中女官不善于交际，叶

卡捷琳娜二世几乎不同她交谈。宫廷中有人说，纳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地善良，但很傻气”，无论如何谁也找不出苏沃洛奇卡的品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1791年7月，上将来到首都，他决定让女儿离开宫廷。女皇表示不悦，但却准他把女儿带走——这一行动表明苏沃洛夫对上层社会抱有轻蔑态度。随后，苏沃洛夫开始考虑让娜塔莎出嫁的问题。这时，她已成为一个十分富裕的及笄姑娘：苏沃洛夫立遗嘱将所有的产业 834 名男性农奴、“全部现金”如数留给她。

向苏沃洛奇卡求婚的人为数不少，而且都是名门望族。上将自然自来挑选未来的女婿，斟酌各个“合适”与“不宜”的方面加以全面考察。

随着苏沃洛夫声誉的提高，娜塔莎的身价倍增，追逐者越来越多。作为父亲，苏沃洛夫非常希望为自己女儿找到如意郎君，几经比较挑选，最终择了 32 岁的陆军中将尼古拉·祖博夫为婿。

苏沃洛夫小女这桩婚事是女皇亲自出面为她作媒的。尼古拉·祖博夫是女皇陛下宫廷的御马司。他比他另外几个弟兄要朴实一些，对自己的职守勤恳认真，曾长期在军队供职，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他作战表现勇敢。1795年2月8日尼古拉·祖博夫和纳塔莉娅·苏沃洛娃在塔利达宫隆重举行订婚仪式，4月29日，一对新人就举行了结婚典礼。

苏沃洛夫对自己的女婿很快就失望了。祖博夫的同辈人认为他是个平庸之辈：学识浅薄，粗鲁野蛮，是“一头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勇敢起来的公牛”，生性忧郁，还是一个酒鬼。他体格健壮，同文弱的娜塔莎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尽管他不喜欢尼古拉·祖博夫，但对女儿的钟爱却从未受影响。他把终于承认是自己亲生儿子的阿尔卡季托付给她照料，后来又委托她和女婿对其进行教育。纳塔莉娅·祖博娃比自己的丈夫要长寿得多。她丈夫积极参加了 1801 年的密谋，第一个用沉重的金鼻烟壶猛击保罗一世的太阳穴。尼古拉·祖博夫于 1806 年去世，给遗孀留下 6 个孩子。他死后，纳塔莉娅·祖博娃住在莫斯科，专心教育子女。作为不朽的苏沃洛夫的女儿，她受到人们的尊敬。

1844年3月30日，娜塔莎逝世于莫斯科。

10 元帅之子阿尔卡季

1784年，苏沃洛夫与其妻离异不久的8月4日，他们的儿子小阿尔卡季诞生了。他是个不幸的孩子。由于苏沃洛夫对其妻的怀疑和憎恨，他很长时间都不肯接受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亲骨肉。后来，事过境迁，阿尔卡季也长成一位美少年。15岁那年，阿尔卡季·苏沃洛夫当上了少将，担任起他父亲的副官。

阿尔卡季·苏沃洛夫是生着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美男子。他身材高而匀称，力气很大，自幼天资聪颖，品德高尚，襟怀坦白。战斗中他英勇无畏的精神使最勇敢的人也为之赞叹。然而，他既未受过正规教育，也未经过很好培养就当上了大官，后来，他常为自己知识不足而感到困惑。

指宫廷政变，保罗一世之子杀父篡位事件。

不管怎么说，阿尔卡季·苏沃洛夫是年轻士兵崇拜的偶像。

最不幸的是在 1811 年他当师长时，为救助一名列兵，溺水身亡，当时年仅 25 岁。阿尔卡季溺水而死的地点正是他父亲大元帅苏沃洛夫当年把土耳其人打得魂飞魄散的雷姆尼克河。

第八章 普加乔夫起义与覆灭

1 普加乔夫起义

加乔夫起义是俄国反对农奴压迫的最大一次农民起义（1773—1775）。普加乔夫，顿河哥萨克人，曾参加过七年战争和俄土战争。他是一位很有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的农民领袖。18世纪中叶，地主阶级加重剥削农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773年9月，普加乔夫在乌拉尔河地区，率80名哥萨克人起义。发表檄文，自称彼得三世，宣布解放农奴，取消人丁税，赐土地、牧场、池塘和森林给贫苦农民。普加乔夫深得农民、工人和哥萨克、巴什基尔、鞑靼各族人民支持。他们从乌拉尔工厂得到武器、弹药补给，起义队伍迅速扩大。1774年春起义军达5万人，转战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和奥伦堡边区，占领了喀山、阿拉提尔、萨兰斯克、平札、萨拉托夫等城市。

农民和奴隶反抗地主和农奴主的运动彻底动摇了俄罗斯这个贵族、农奴主的帝国大厦，普加乔夫起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整个东部地区，也在向全国蔓延。

叶卡捷琳娜二世决计对他们进行彻底镇压，尽速消灭起义军，女皇给最崇信的名将苏沃洛夫下诏，让他赶赴莫斯科接旨。

2 应诏镇压农民起义军

苏沃洛夫是最近几次战役中表现有突出作战能力的一位将领，挑选他去对付普加乔夫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她的政府是多么认真对待普加乔夫起义了。苏沃洛夫作为那个时代的产儿，确实确实是“沙皇之仆、士兵之父”，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民族自豪感和对统治国家的帝王的尊崇是融会在一起的。在他的眼里，军队这支力量不仅要保卫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且要维护国家的现行制度。何况苏沃洛夫是属于俄国贵族阶级的上层。他认为自称是彼得三世的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是“恶人暴动”。

1774年8月23日，苏沃洛夫到达莫斯科，看到这个大城市惶惶不可终日。辛比尔斯克、萨拉托夫、喀山、坦波夫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地主纷纷携带家眷逃到古都莫斯科。但是就在这里，他们这些人仍然为“身家性命感到惴惴不安”。

苏沃洛夫拥抱着妻子，一小时也没有耽误，立即去见莫斯科总督沃尔孔斯基公爵。莫斯科好像在为受围攻作准备。皇宫前的广场上配置着火炮，公爵宫邸的前室聚集了一群逃难者，他们相互转告着一个比一个更吓人的传闻。一位从坦波夫来的衣冠不整的贵族很有把握地说：

“普加乔夫那个恶棍又取得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他带着他那一伙人不仅打败了派去镇压他的军队，而且还纠集了一群拥护他的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现在，他们见到什么抢什么，见到什么破坏什么。所到之处，贵族老爷们被他们吊死，被残酷杀害。这些恶棍将喀山抢掠一空，破坏殆尽，他们又由那里奔莫斯科来了……”

当这些地主一看到佩带着二级和三级乔治十字勋章、圣亚历山大·涅

夫斯基勋章和安娜勋章的英姿勃勃的将军走来，便不再作声，恭恭敬敬地给他让出了一条路。

米哈伊尔·尼基季奇·沃尔孔斯基向苏沃洛夫转告了陆军院的决定：“派他去帕宁陆军上将的部队任职。”当天，苏沃洛夫就赶往帕宁的驻地。8月24日，苏沃洛夫拿到了掌管起义军占领的各省区军政大权的任命书。他立即动身去接管直接参战的部队。

7月18日，普加乔夫带着老伙伴，向西朝伏尔加河急进，在喀山上游渡河到达右岸。普加乔夫的力量又一次扩大，他到达右岸便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粮仓，这使莫斯科中部各省和彼得堡均感到恐慌不安。苏沃洛夫到任前，8月11日，女皇的宠臣波将金的叔伯兄弟帕维尔·波将金少将惊慌失措地上奏女皇：

“……恶魔又卷土重来。他们在萨兰斯克已有1200人左右，这样一来，普加乔夫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所以搞得人心惶惶。”因此，更增添女皇消灭起义者的决心。

起义的最后阶段，农奴们纷纷投奔普加乔夫，他们烧毁地主的大庄园，杀死贵族、富商和官僚。俄罗斯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正在打一场国内战争。

苏沃洛夫身裹士兵斗篷，乘一辆敞篷小邮车，由一支人数不多的小队护送，风尘仆仆地赶往部队。一过萨拉托夫，小邮车就被一群农民围住，其中还有一些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吉尔吉斯哥萨克。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戴便帽的头目用手枪对准将军问道。

“彼得·费多罗维奇皇帝（普加乔夫）手下的人……”苏沃洛夫灵机一动赶忙抢着回答说。

戴便帽的怀疑地把目光移到护送苏沃洛夫的士兵身上，看到他们身上带着刺刀，这是起义者通常没有的。

“我们去办一件特别重大的国事……”苏沃洛夫果断地说道。他们就这样闯过了关。

3 起义军领袖走上断头台

中将心急如焚地赶路，也没能赶上参加决定性的事件。8月25日，伊万·伊万诺维奇·米赫利松在距察里津100俄里的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击溃了普加乔夫的主力。他们给起义军以最后的致命一击。现在，只需抓获普加乔夫了，他现在身边仅有150来名亚伊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他们向大草原退去。

9月9日，苏沃洛夫已到达耶鲁斯兰克河，为了追赶普加乔夫一伙，他一昼夜行军80俄里。苏沃洛夫带上50头犍牛供食用，就进了大草原。伏尔加河和亚伊克河之间这片辽阔的土地，足有几百俄里宽。这里荒无人烟，树木稀少。行军中，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星判别方向。

9月11日，苏沃洛夫到达小乌津河。各种迹象表明普加乔夫就在附近。苏沃洛夫向帕宁报告说：“我们要克服疲劳，跟踪追击，一定要追上他……”随后他就将部队分成四路前进。苏沃洛夫在草原上不断强行军，但这时，哥萨克中尉哈尔切夫先于他们抵达乌津河畔，在这里抓住了普加乔夫，并把他押送到亚伊克城警备司令西蒙诺夫上校处。

这位农民沙皇身上的大红塔夫绸短皮大衣、绿绸衬衫和蓝裤子被统统剥去，银柄军刀也被摘掉，给他戴上了镣铐。为了保暖，给了他一件肮脏的油污羊皮袄。禁卫军大尉马夫林对俘虏进行了初审。苏沃洛夫、西蒙诺夫、顿河部队上校塔温斯基和由于好奇穿上了普加乔夫那套衣服的哈尔切夫中尉等在场。

人们看到，这位自称为彼得三世的普加乔夫是中等个头，圆面庞，满头“乱蓬蓬”的黑发，胡茬子又密又长，一双眼睛显得又黑又大，眼白有微黄的釉光，像白翳一样。当时，他戴着镣铐，但仍然是一副自信的样子，话讲得很快，甚至带着嘲笑的口气。

10月1日晨，普加乔夫被押送到辛比尔斯克，移交给彼得·伊万诺维奇·帕宁上将。帕宁穿着宽大的浅灰缎晨衣，戴着有玫瑰色束带的法国式大尖顶帽子，他那肥胖充满傲气的脸上显得兴奋和神气。

普加乔夫被带到了上来。当帕宁问，普加乔夫怎么胆敢拿起武器反对他的时候，普加乔夫无所畏惧地回答说：“公爵阁下，我已起兵反抗女皇了，我还怕什么呢？”

帕宁被这种大胆粗鲁的回答激怒了，紧握双拳朝普加乔夫扑了过去。

1775年1月10日，普加乔夫在莫斯科被处决。但是义愤填膺的起义者并没有因普加乔夫被处死而终止活动。从喀山到奥伦堡之间广阔的边疆区完全被破坏掉，百姓遭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奥伦堡、奔萨、喀山等一些地方的部队全都交由苏沃洛夫统辖，总数约有8万人之多。叶卡捷琳娜竭力要消除人们对普加乔夫起义的怀念，下令将亚伊克城改名为乌拉尔斯克，将亚伊克河改名为乌拉尔河。

帕宁为彻底消除普加乔夫起义的隐患，曾命令在每个不顺服的村庄都安设“一个绞架，一个转轮和一个钩住肋骨挂人的弓字形木架”，而且没有新的命令不准拆除。当地居民心里对帕宁公爵的血腥围剿镇压愤愤不平，对当时惨景的印象久久不能抹去。

4 盛大庆典论功行赏

1775年夏，俄国同土耳其和波兰打的两场战争结束后，和平局面到来了。莫斯科的贵族筹备举行庆祝活动。俄罗斯贵族高兴的是，不仅在军事上战胜了土耳其政府和贵族党人，而且粉碎了动摇帝国基础的农民起义。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这个古都似乎就没有看见过如此盛大喜庆的场面了。在宫廷官员、使臣、军事统帅和禁卫军的簇拥下，叶卡捷琳娜来到莫斯科。苏沃洛夫参加了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的隆重礼拜仪式，随后，被邀请参加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举行的午宴。在广场上给平民百姓摆好了烤牡牛和葡萄“烧酒”。

叶卡捷琳娜非常慷慨地奖赏了那些光荣的俄国军事长官。苏沃洛夫获御赐镶宝石长剑一把。在庆典上，他被引见给女皇。

叶卡捷琳娜头戴小号王冠，身着皇袍，身体过分发胖，但仍然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46岁要年轻。她身旁拥立着一大群随员和外国使臣。苏沃洛夫看到叶卡捷琳娜旁边站着翘鼻子、棕色眼睛、穿着华丽海军大将服的皇太子保罗、保罗年轻美貌的妻子和切尔内绍夫两弟兄（陆军院院

长和海军院院长)。

“祝贺战胜普加乔夫的英雄。”身材魁梧,年近 35 岁的格里戈里·波将金瓮声瓮气地说。他穿一套缀满本国和外国各种勋章的上将礼服。

叶卡捷琳娜知道苏沃洛夫已开始引起宫内官员的忌妒。他们认为苏沃洛夫是一个幸运儿,一个靠运气立了战功的人。女皇宠臣的侄子帕维尔·波将金特意上书女皇:“最令人难过的是,在我和苏沃洛夫中将第一次见面时,帕宁伯爵阁下当着大家的面,竟以陛下和帝国的神圣名义宣布嘉奖,俨然是苏沃洛夫擒获了恶棍普加乔夫……”女皇已经了解到苏沃洛夫所起的作用,因而这些议论使她有些担心。苏沃洛夫退下以后,叶卡捷琳娜笑着大声说: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你的侄子说得对。苏沃洛夫没有参加那次战斗,是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苏沃洛夫对抓获普加乔夫出的力同朕足下的那条小狗托马斯一样多。”女皇的诙谐语言引起哄堂大笑,也消除了一些宫廷官员对苏沃洛夫的怨气。

第九章 固守南部边陲

1 楚库克—凯那尔吉和约

1773 年末一战士军大败，促使俄土和谈。1774 年土耳其和俄国签订的楚库克—凯那尔吉“永久和平”和约是把克里木合并于俄国的第一步，这也曾是彼得大帝的主张。这一和约是打开克里木大门的钥匙，保障了自由出入亚速海的刻赤和叶尼科列塞以及黑海边第聂伯河口附近的金布恩要塞。从此，俄国商船在黑海享有与法国和英国商船同等的航行权。此外，土耳其还付给俄国 450 万卢布的赔款。

但是，就在土耳其苏丹批准楚库克—凯那尔吉和约后，克里木汗国封建统治上层内部的亲土耳其派同亲俄派之间的斗争却愈演愈烈。

1776 年 10 月，克里木和库班河边界上集结了俄军几个重兵团。11 月 1 日，这些部队开始向克里木和库班河缓缓推进。为了确立俄罗斯在克里木的权利，波将金保荐了当时的莫斯科师师长苏沃洛夫。12 月 17 日，苏沃洛夫到达克里木。1777 年 1 月 17 日，苏沃洛夫暂时接过了这个有 2 万军队的指挥权。

这时，事态正朝着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亲俄派首领、诺盖军队司令沙金·格来依靠俄布林克军团的力量，由库班河两岸的鞑靼人拥立为可汗。他夺取了亚速海岸的阿丘耶夫城，1 月 30 日，又占领了捷姆留克要塞，并继续向塔曼推进。受布林克收买的土军要塞司令未经抵抗就让出了塔曼。按照协议，他将由俄军护送经克里木撤到奥恰科夫，因此，到 1777 年 2 月，整个塔曼半岛就落在了沙金·格来的手中。

沙金·格来的哥哥、亲土派头目杰夫列特听到他弟弟在库班被立为可汗，就将拥护自己的克里木鞑靼人召集到一起，并命令鞑靼贵族对俄国开战。但是，他们势单力薄，苏沃洛夫仅以机动行动就将这群鞑靼人制服。同日，鞑靼贵族很快就承认沙金·格来为克里木可汗。杰夫列特被迫乘商船逃往君士坦丁堡。这样，克里木的局势平静下来。

1777 年 6 月，苏沃洛夫利用战事空隙回到波尔塔瓦的家中度假。

2 微服私访巩固边防

1778 年 1 月 5 日，苏沃洛夫接手指挥库班军。当新任军长要视察库班防线的消息传开以后，各要塞和兵站的司令官都积极准备迎接军长。然而苏沃洛夫非常厌恶隆重的场面，他经常在规定以外的时间里突然出现。

一天深夜，苏沃洛夫坐上雪橇向巡视途中的第一站驰去。该站站长是一位老军人，大尉军衔。他从来没有见过苏沃洛夫，便问：“什么人？”听到对方回答说：“中将派来给他准备马匹的。”尽管已经很晚，大尉还是像接待战友一样接待了来客，把他领到自己的房间，招待他吃晚饭，还请他喝了伏特加酒。

谈话中间大尉说些逗乐的笑话，逐个评论了各位将军。他称赞苏沃洛夫关怀士兵。最后，中将像好友一样同他道了别，继续赶路。清早，大尉收到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苏沃洛夫已过此地，感谢晚餐款待，

望保持友谊。”

此间，苏沃洛夫亲自巡视了该地区内建立的每一个哨所，并沿着海岸走遍了南部边区，再沿库班河逆流而上，直到他的大本营——科培尔，从而掌握了边疆区地形及民族风情的第一手资料。

楚库克—凯那尔吉和约签订后设置的库班警戒线实际上就是同土耳其的边界线。苏沃洛夫建议，除加强现有的军事哨所外，还要溯库班河设置一线碉堡，以同早在 1763 年为防止高加索山民偷袭俄国居民点而设立的莫兹多克线连接。

从 1 月初起，苏沃洛夫不顾天寒地冻，着手修建要塞和小型防御土城，他预先亲自观察地形，规定每一座建筑的大体结构，并参与技术工作。

建筑工程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苏沃洛夫在给波将金办公厅长官图尔恰尼诺夫的信中以生动文笔写道：“我头顶青天挖掘库班河岸，从黑海直逼里海之滨。一个大斋期就建成了一大片要塞网。这些要塞是我的两支 700 人大军在敌人眼皮底下修建起来的。天气变化无常，困难重重，然而却无人员伤亡。”3 月 19 日，苏沃洛夫向鲁缅采夫报告：“库班河沿岸的要塞和防御土城已全部竣工……成绩出乎意料。这些要塞和防御土城绝非契尔克斯部族凭他们那点武器所能克服。因而将能对他们起到遏制作用。”

由于苏沃洛夫作出突出成绩，1778 年 3 月 23 日，鲁缅采夫元帅又任命苏沃洛夫为克里木军军长。

3 厚待各民族扩大俄疆

苏沃洛夫认识到，为了巩固边疆必须改善同鞑靼居民和克里木可汗的关系。康斯坦丁诺夫给了苏沃洛夫不小的帮助。他是中将的老相识，他女儿娜塔莎教父。康斯坦丁诺夫非常熟悉鞑靼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善于同他们和睦相处，他悄悄地参与了操纵控制活动。苏沃洛夫通过他同克里木可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沙金·格来在巴赫奇萨赖的宫殿由忠实于他的别什列伊——一支按照欧洲方式组建的常备禁卫军——守护着。苏沃洛夫在康斯坦丁诺夫的陪同下，一走进内室就看到了那位 30 岁的可汗。他身材高瘦，容貌令人可亲，穿着穆福提人的呢料服装，遵照风俗习惯对可汗和宗教界人士的要求，未蓄长须，将它剪得很短很齐，一双富有生气的黑眼睛闪露着智慧的光芒，说话随便而文雅。

沙金·格来这位成吉思汗的后裔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他在威尼斯受过教育，精通意大利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俄语，能用鞑靼语和阿拉伯语赋诗。1771 年，他去彼得堡访问，曾以其殷勤、友好的态度和欧洲式的文雅风度博得叶卡捷琳娜的欢心。他从彼得堡返回，就主张立即按欧洲模式进行改革。他使居住在克里木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伊斯兰教徒都享有平等地位，下令交还俄国俘虏，并开始铸造自己的银币和铜币。

沙金·格来邀请苏沃洛夫喝咖啡；客人们按欧洲习惯围在安乐椅上就位，只有一名法国近侍跪在可汗面前给他端递咖啡。苏沃洛夫看着沙

金和他的侍从武官们，回想起自己的祖先一看见这些短上衣、灯笼裤、皮帽子就感到恐惧的成吉思汗时代。

喝过咖啡，有人给可汗递上一个烟杆特长的土耳其黏土烟袋，几乎马上又换第二袋和第三袋，沙金·格来几口就吸完一袋。下棋时，苏沃洛夫同可汗商定了改善鞑靼人和俄国人的关系应首先采取的一些步骤。分手时他们相互都感到满意。

苏沃洛夫是个有经验的行政长官，5月16日他向部队下达一项特别指令，要求“在俄罗斯人和各阶层居民之间保持完满的友好关系并彼此和睦相处”。中将的主导思想是“对顺服者要以真诚的仁爱态度相待”。

同一天，当有人违反了苏沃洛夫提出的严禁出现任何进攻性行为的指示，导致对方的报复而造成惨重损失时，他愤怒地指着指挥官的鼻尖大声说：“要知道，明智的宽宏大量，有时比锋利的战剑更有好处！”6月，他把这一指令又下达给克里木部队。此外军长列出了为保护士兵健康而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还严格要求军医及其医务队“要时刻注意更好地保护健康人的身体，经常察看每个人的生活供应及饮食”。

苏沃洛夫过了多年辛劳的士兵生活，从内心深处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俄军的普通士兵。他的部下深信，这位将军关心他们胜过关心自己。苏沃洛夫的声望正是建立在士兵这种信念的基础上的。

好景不长，不久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不愿接受丧失领土的现状，土耳其未加说明，就开始向南集结部队，并向黑海派出三支分舰队。苏沃洛夫命令不许放土军进来运淡水，因而使这支舰队在克里木海岸停泊了两个礼拜之后，不得不驶往锡诺普。土军企图在阿赫季阿尔海湾站稳脚跟，结果却丢了脸。叶卡捷琳娜表彰了苏沃洛夫中将采取的这一成功行动：“由于将土耳其舰队逐出阿赫季阿尔港……”苏沃洛夫又为子孙后代建立了功勋。

土耳其在黑海和多瑙河上显示威力的各种手段已经用尽，又被不久前那场丢脸的战争折腾得疲惫不堪，1779年3月10日，终于在君士坦丁堡签署了确认库楚克—凯那尔吉和约全部条款的文件。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认沙金·格来为克里木合法的享有主权的可汗，叶卡捷琳娜政府则应允从半岛上撤出俄国军队，并彻底拆除库班河沿线防御工事。

4 独眼元帅波将金

历史上女皇多风流放荡。俄国宫廷生活的淫荡则由来已久。伊丽莎白如此，叶卡捷琳娜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与格里戈里·亚里山德罗维奇·波将金的关系就是一例。

人们说波将金是俄罗斯上空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原是女皇工作上的重要助手，传说曾和女皇秘密结婚。这位彪形大汉比女皇小十岁，和人殴斗时一只眼睛被打坏，成了独眼龙。他意志坚强，办事能干，特别得到女皇的宠爱。相处两年后，波将金敏感地觉察到女皇对他感情的微妙变化。于是物色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乌克兰人代替自己，女皇欣然接受。小伙子把女皇赏赐的十万卢布见面礼转赠波将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惯例，过一段时间女皇换一位面首，波将金又可得到一笔酬金。

从此，波将金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女皇的面首掬客。女皇对他格外器重，给他以无上的权力，为了表彰他的忠心，女皇赏赐他八万农奴和大批金钱珍宝。

1782年苏沃洛夫从喀山到赫尔松去见波将金。奉叶卡捷琳娜二世谕旨建立起来的240座城池当中，赫尔松大概是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赫尔松是以一个希腊神的名字命名的。它建立在离土耳其奥恰科夫要塞不远的地方，它确立了俄国的海上威力，威胁着奥斯曼帝国。指挥黑海、亚速海和里海三支舰队的海军院就设在这里，这里还在建造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波将金赋予赫尔松塔夫利达首府的地位。省长的木质结构宫殿——波将金的府邸位于市中心的教堂旁边。

值勤军官急忙入内报告，苏沃洛夫已到。传话有请。

苏沃洛夫朝宽敞的内室望去，波将金坐在内室深处——他面前的小桌上摆着许多盛满格瓦斯的大玻璃瓶。独眼巨人穿着他那件有名的油污旧长袍端坐着，五个手指插在又长又黑的头发里。黝黑的面孔像往常一样露着沉思的神情。他那惟一的一只眼睛看着一份文件。

波将金看到苏沃洛夫走进来，马上晃着手中的文件说：

“中将，来得正好，快进来吧！”

“我的爷，特级公爵，我没打扰您吗？”

苏沃洛夫鞠了一躬，快步穿过厅堂走过来。

“你坐下听听。我抽空起草了一份关于我军服装和装备的文件。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哪里话！我们的恩人格里戈里·亚里山德罗维奇！”苏沃洛夫歪着头，话说得很快。“怎么能反对我宽宏大度长官的意志呢！”说着，苏沃洛夫在波将金对面的一个蒙着精制山羊皮的小凳上坐了下来。

“请念一念，瓦西里！”公爵把文件递给特别公务官波波夫。

波波夫紧张地大声念道：

“从前在欧洲，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必须去作战，且按当时的战斗方式需用冷兵器交锋，因而每个人都根据个人的财产状况，披上沉重的铠甲，后来，因进行远征又编成了骑兵连，开始减轻身上的负荷：全身铠甲换成了半身的。最后这种哥特式装备只剩下了前身部分和军帽，而在步兵中这只是军官的一种标志……就在走向正规化的时候，一批墨守成规的外国军官来到俄国，而我国军官由于不了解军事装备的直接价值，就认为一切都是神圣的，深奥莫测的……”

苏沃洛夫脸上露出了真正的好奇神情。

“……他们觉得正规化就是发辫、帽子、衣袋盖、翻袖口、持枪动作。他们用这些无用的东西把自己束缚住了。总之，简直想不出有比我军的服装、装具更使士兵苦恼的东西了。”

“确实是这样！”苏沃洛夫忍不住，霍地从小凳上站起来说：“公爵，真不错，真不错，波将金！波将金万岁！”

“阁下，”波将金脸上虽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但嗓音却泄露了得意的心情。“请不要打断我。”

他将文件放在一旁，站了起来，和身旁又矮又瘦的苏沃洛夫相比显得更高大了。他在大厅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髻发、扑粉、编辫子——这是士兵该干的事吗？他们没有侍仆卷

发有什么用？人人都必须承认洗头、梳头比干扑香粉、搽油、别发针和梳发辫这些累赘事有好处……”

波将金在苏沃洛夫面前收住脚步，抓着他的双肩说道：

“士兵的梳妆必须是：起了床就算收拾妥当。”

“对！”中将接过去说：“利索——这是军人的主要律条。身强力壮！朝气蓬勃！勇敢顽强！训练有素！”

苏沃洛夫两手做出握枪的样子，准确地做起冲刺动作来。公爵显然是以满意的心情观察着他的“草稿”给这位可爱的将军留下的印象。谁也未发觉，一位头戴假发，身穿阔气的绣花上衣，打扮花哨的家伙溜进了大厅。他极其文雅地俯身鞠躬，突然操法语讨好地说：

“特级公爵阁下，餐桌已摆好……”

随后，更加谄媚地说：

“特级公爵，这是怎么回事？要不要把卫兵叫来进行刺杀操练？”

波将金似乎正等待着他提出这个建议。

“去叫吧，马索，快点！再叫人送一块肥皂、一盆热水来。”

马索是波将金的外科大夫和侍从。他耸耸肩走出门去。公爵对苏沃洛夫使了个眼色说：

“咱们让这个法国人给士兵整理整理头发……”

水盆已摆在圆凳上。两位青年人——蒜头鼻子，漆皮窄靴，红色上衣，三角制帽，紧绷绷的驼鹿皮短裤——直挺挺地站在波将金面前。

“喂，小伙子！”公爵对他们说：“把帽子摘下来，外科医师给你们洗头。”

士兵摘下三角制帽，露出垂着辫子的、扑着白粉的头发。马索顿时卷起袖子，俯身在水盆上以敏捷得惊人的动作给第一个士兵的头上搽满了肥皂。十分钟后全洗完了。这两位长着浅色头发、满面红光、完全变了样的俄国小伙子，不好意思地两脚轮换着站在波将金面前。公爵转过脸向他们说道：

“将我命令制作的样服拿来……”

颈部和胸部带红翻领、两袖有红翻袖口的绿呢短上衣，镶黄边的红呢“灯笼裤”，黑羔毛盔顶、黄色饰毛的硬檐头盔和宽大的白斗篷。夏季穿弗拉姆亚麻布制服和裤子。

苏沃洛夫微跛着腿，围着两名士兵走了一圈，甚至还伸手摸了摸亚麻布制服。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喜欢吗？”波将金微微眯起眼睛问道。

“我的老天，真不错！现在若是能给全军都换上这种服装就好了……”

“我们将请求仁慈无量的女皇恩准。”波将金将手指捏在一起，在自己身上重重地画了个十字。随后，他那双肌肉发达然而不直的腿向后猛一转说。

“现在我们赶紧吃午饭。”

在前厅里，那群奴颜婢膝的人把波将金围了起来，前呼后拥地嚷嚷着。他们知道权力无限的特级公爵慷慨好施，每个人都想利用这个幸运的时机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些男人把他们漂亮的妻子推到公爵面前。她们也就深深地弯腰躬身行礼，使胸部从衣衫颈下的开口处袒露出来，盼

望公爵能够记住并喜欢她们。公爵用放荡的眼神东张西望，接受那些轻浮女子的调情。苏沃洛夫跟在公爵后面，闪来躲去地躲避着周围的人们，好像害怕被弄脏了一样，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罪过，罪过……犯了圣经第七戒……”

苏沃洛夫早早退去了。

5 克里木最终并入帝国版图

翌日凌晨五点钟，宫廷内侍官们刚刚入睡，苏沃洛夫像往日一样就起床了。米秋沙用一桶冰冷的水给中将冲了身子。苏沃洛夫吃过清淡的早餐，就坐下来学土耳其语。刚到九点钟，副官就报告说波将金召见。

苏沃洛夫对公爵的变化深感惊讶。现在，他面前又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专心致志，做事认真，精力充沛。

“女皇陛下恩准同奥地利人缔结军事条约。因此，如果苏丹背信弃义，他将两面受击，克里木的位置把我们的边界线分成了两段。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需将克里木控制在手中。

9月，沙金·格来来到尼科波尔。应当首先让他再度取得可汗的身份，以便使他的退位诏书披上合法外衣。波将金走近帝国大地图。

“阁下，你对库班河沿岸情况熟悉，就去那里，要使自己的军团保持战备状态，既要守卫自己的边界，又要在各诺盖汗国之间确立新的臣属关系，还要在他们反抗的时候进行有力的打击。请将库班河鞑靼人和国外契尔克斯人的有关资料呈报我们”。

1782年10月初，苏沃洛夫到达库班，几天之内就为波将金搜集齐了必需的资料。库班河以南的契尔克斯人，用苏沃洛夫的话说，“同诺盖人没有任何联盟关系，但是，他们不断地四处掠夺，常常到达俄国边界”，10月8日，中将迁往圣德米特里要塞。

沙金的地位确立仅三个月的时间，他那惨无人道的行为就激起了居民的反对。叶卡捷琳娜特别传谕给波将金，指令“要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可汗宣布”，必须停止杀戮，并将“他的亲兄弟和侄儿以及在押的其他人员移交给我方军事长官”。女皇的干预拯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但马赫穆特·格来被用石块击毙，还有许多起义者也被折磨而死。

沙金·格来宣布说他不愿做狡诈的克里木人的可汗。

1783年春，苏沃洛夫奉波将金之召又去赫尔松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向与会人员转达了叶卡捷琳娜的4月8日宣言。女皇在宣言中认为，鞑靼人的不安分，使俄国多次面临同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她已不受先前承担保证克里木独立义务的约束，并庄重宣布将克里木、塔曼和库班边区并入帝国。也是在4月8日这一天，叶卡捷琳娜二世还颁布了关于护卫新区的措施和在土耳其人采取敌视态度时，“以暴力反对暴力”的圣旨。

奥斯曼帝国政府确实开始了战争的准备：在奥恰科夫修整要塞工事，调集部队。针对这种情况，波将金命令加强金布恩要塞的防御。然而，土耳其人的示威行动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被女皇改名为塔夫利达的克里木半岛已归俄国所有。俄国在克里木牢牢地扎下了根。

6 盛大的宣誓仪式

苏沃洛夫派重兵加强了从塔曼到亚速边界上的多面堡和要塞之后，制定了当地诺盖军队隆重的宣誓计划。在给部队长官的指令中，苏沃洛夫中将要求“在部队中时刻努力建立同鞑靼人亲同手足的气氛”。苏沃洛夫以重礼和亲切的态度赢得了一些有名望的诺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江布尔汗国的苏丹穆萨·别伊及叶季奇库尔汗国的一位长官贾恩·曼别特·穆尔扎。宣誓安排在1783年6月28日，这一天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登基日。

到预定的时间，耶伊斯克附近的草原布满了6000名游牧民的帐篷。俄国军队高展旗帜，隆重地排成营方阵。苏沃洛夫胸前佩戴了全部勋章，迎接了鞑靼人首领和暮年的穆萨·别伊。在团教堂做过礼拜后，在诺盖人的头目中间宣读了克里木汗国、塔曼和库班边区并入俄罗斯的宣言。根据伊斯兰风俗习惯，这些首领用古兰经进行了宣誓，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当场就获得了俄军校官和尉官军衔。

盛大的宴会开始了。100头烤牛、800只绵羊和500维德罗（俄国液量名，等于12.3升）烧酒正等待着客人们享用。首领们同苏沃洛夫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一起进餐，一只大杯转圈传递着，举杯致祝词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一阵阵“乌拉”和“真主”的欢呼声伴随着火炮和燧发枪的轰鸣声。顷刻之间俄国人就和诺盖人完全融会在一起，各种乐器——鞑靼芦笛、土耳其小提琴，奏起了断断续续的悲悲切切的东方乐曲。宴会结束后，开始赛马，哥萨克人同诺盖人竞争奖品。晚上，又是一次盛大的宴会，一直畅饮到深夜。正像苏沃洛夫传记作者说的那样，“豪饮盛饌，直醉得不省人事；许多诺盖人因暴食暴饮而丧生”。第二天是皇太子的命名日，又举行庆祝活动。直到6月30日早晨，客人们友好地告过别，到草原上游牧去。1783年7月28日，苏沃洛夫“因库班各族人民并入全俄帝国”而获得了一年前设立的一级圣弗拉基米尔公爵勋章。

7 安抚政策创安宁

苏沃洛夫当时看到这些诺盖人臣服俄国非常轻率，就预感到会出现新的动乱。波将金也不断提醒苏沃洛夫，对库班鞑靼人必须采取谨慎的政策。他要求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准许完全免除诺盖人的兵役义务，减轻苛捐杂税。

为了使诺盖人免受土耳其的影响，波将金和苏沃洛夫决定设法将他们迁过伏尔加河或者“送回他们的祖籍”乌拉尔草原。但是，7月30日，诺盖人解救出仇视俄罗斯的江布尔塔夫苏丹，他被拥戴为起义的首领。塔夫苏丹把有大批契尔克斯人参加的鞑靼人队伍纠集在一起，于8月23日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耶伊斯克堡垒。两个月前，俄罗斯人和诺盖人进行和平饮宴的草原变成了厮杀的战场。

局势出现这种出乎意料地转折，波将金勃然大怒，他要求立刻向库班河左岸进军，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苏沃洛夫挥师左岸迎战。经几日激战后诺盖鞑靼贵族交来了白旗，表示臣服听命。

苏沃洛夫认为，安抚惊恐的臣民和汗国君主比进行新的讨伐重要得

多。从库班河返回后，他走访了一些村庄，对官长和首领们，特别是穆萨·别伊善言安抚。穆萨·别伊是个年近百岁，但身体尚健的鞑靼贵族，以前曾与俄罗斯人为敌，现今成了俄罗斯人的同盟者。他心地善良，经常帮助穷人，忠于朋友而始终不渝，厌恶奢侈豪华。他是一位剽悍的骑手和快活的交谈者，喜欢美肴佳酿。除了这些特点外，对苏沃洛夫还怀有慈父般的好感。中将投桃报李，从不放过向他表示友好的机会。

苏沃洛夫得知穆萨·别伊正要找一个新的妻子，便帮他讨了一位年轻而又漂亮的契尔克斯女郎。库班边区逐渐平静下来。

在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的外交官也取得了新的胜利。1783年12月28日，驻土耳其公使布尔加科夫成功地签署了一项庄严的协议，根据此协议，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认库班、塔曼半岛是俄罗斯女皇的领土，并放弃对克里木的一切要求。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最后阶段没有动用武力就解决了。

这样通过军事、外交手段和安抚政策，不仅使俄土边界纠纷得以圆满解决，而且最终扩大了俄国领土，巩固了俄南部边陲。

8 科学授予我以美德

“科学授予我以美德：我说起谎话像埃帕米农德，奔跑起来像恺撒，始终不渝犹如蒂雷纳，耿直公正犹如阿里斯梯德。我不会对我的同龄人曲意奉承，阿谀献媚，因此，常常不中人意。对任何一个对我并不无好感的人，我都未曾食言。我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我主宰着幸福。请让一个在您面前并无过错的人安心吧，请惠赐我一项特别的差事吧，但同时也请不要认为我有什么不满之处哪怕是一点点……我只是过不了这种奢侈安逸的生活”。

苏沃洛夫写给波将金这封情真意切的信，不仅表现出他的军人风范，更看出他刚直不阿的品格。1785年他受命去圣彼得堡师。1786年9月22日，因资历较其他人长而由女皇降旨晋升为上将，并被派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军团任职。此项新的任职符合苏沃洛夫的愿望，也证明波将金对他的关照。

1786年年底，上将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军团第3师任职。翌年3月，波将金又命他兼管“守卫波兰边境的”一部分部队。与此同时，他还在“赫尔松军”任职。这样一来，苏沃洛夫就被陆军院院长和陆军元帅波将金委任为从西南的波兰边境到东南的塔夫利达疆界第聂伯河两岸广阔地区所有部队的司令官。

9 女皇巡访

1787年1月初，女皇率群臣，大批侍从和外国使节，巡幸那不久前被征服的南方乐土。他们气派十足，乘坐14辆轿式马车和120架雪橇浩浩荡荡地从彼得堡出发了。深夜，沿途每隔百步就有一堆熊熊燃烧的巨

约公元前418—362年，古希腊统帅，特维奴隶主民主制领袖。

约公元前540—467年，雅典政治家和统帅，温和民主派的领袖。

大篝火。不计其数的人出来欢迎马车队。城里的居民需将屋顶、墙壁和栅栏涂刷一新。在各个地方都搭起了凯旋门。这可说是一次向欧洲君主显示俄国国力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一切都要显示出愉快的气氛和富裕的景象。衣衫褴褛、沿门乞讨和忍饥受饿的人被赶到别处，怕他们那副样子损坏整个场面。当时，俄罗斯由于农业歉收，这种人是非常多的。

1月29日，叶卡捷琳娜二世抵达基辅，波将金已到此恭候。与她同行的有她当时的宠臣马莫诺夫、海军院副院长切尔内绍夫、最高文官别兹博罗德科、皇宫高级侍从长舒瓦洛夫、有名的爱逗乐说俏皮话的总御马司纳雷什金和外国公使——奥地利的科布伦茨伯爵、英国的弗里茨·格贝特和法国的塞居尔伯爵。除奥地利皇帝外，还有许多企图讨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欢心并向她讨事干的外国知名人士——德林亲王、纳绍·西根亲王、拉默特、西班牙人米兰达等也都群集基辅。舞会、焰火和交际界的各种娱乐活动使这座寂静的城市突然沸腾起来了。苏沃洛夫参加了这些活动，跳乡间舞和阿里曼舞，在宫廷官员中间谈笑。

第聂伯河解冻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乘坐装饰豪华的“捷斯纳”大橇船继续巡视。由80余艘镀得金光灿灿、彩旗飘扬的船舰护航，苏沃洛夫先期离基辅赴克列缅丘格为检阅作准备，上将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已把他那个师训练好，不仅为了接受检阅，也是为了表演军事动作。

4月30日，女皇的舰队到达克列缅丘格。特地为叶卡捷琳娜建造了一座四周都是花园的行宫。她休息过后，波将金提议巡视部队。士兵穿上了新军装，显得整洁利落，甚至还很漂亮英俊，仅这种军容仪表就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随从们大为惊讶。鬃发和发辫一律被取消，头发剪成短周圈垂发式；帽子换成了有羽饰的轻便头盔；短上衣代替了大襟红长衣；肥大的呢子灯笼裤对行动毫无妨碍。骑兵的装具减轻了一半；步兵领到了轻而方便的新背包。

操练表演开始了。部队异常准确地做出条例规定的机动动作。轮到表演训练的主要项目——贯穿冲击了。按苏沃洛夫的命令，大群的人：骑兵和步兵高喊着“乌拉”，在滚滚硝烟中厮杀在一起。进攻演练进行得非常生动、逼真，使参观的人——叶卡捷琳娜本人也不例外——都感到困惑莫解。烟雾消散，又显出原来那种整齐的队列，不过现在的间距已逐渐拉开了，这时观众又转惊为喜。

“我这一生从没看到比这更好的士兵！”一位外国将军高声赞叹说。

苏沃洛夫策马来到众多随从前呼后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面前。他头戴轻便头盔，身穿士兵短衣，但佩带着各种勋章，满身灰尘。他敏捷地跳下马，弯身两鞠躬。

“朕奖赏你点什么呢？”感到十分满意的女皇问道。

苏沃洛夫作了一个滑稽的鬼脸。

“不必奖赏，国母。”苏沃洛夫终于说道，“请给那些请求奖赏的人吧。向您要求奖赏的大概也够多的了。白白伸手讨要的人都排成队啦！”

“可是，朕想奖赏你，将军。”叶卡捷琳娜又说了一遍。

苏沃洛夫朝她走近一些。

“要是这样的话，国母，”苏沃洛夫低声清晰地说。“请您救个急，下令把房钱付给我的房东吧。他闹得我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可我又没

钱给他！”

“难道要很多钱吗？”叶卡捷琳娜笑着问道。

“是要很多钱，国母，三个半卢布！”上将煞有介事地说。

叶卡捷琳娜要过钱包，给了他三个半卢布。苏沃洛夫一边鞠躬收钱，一边嘟哝说：

“我把钱都胡花了！……幸好国母替我付了房费，要不然可就糟了……简直没有活路了……”

富丽堂皇的舰队离开克列缅丘格向赫尔松驶去。波将金想方设法使周围的一切让叶卡捷琳娜感到开心。老百姓穿着节日的盛装，一边唱歌，一边划着小船在河上穿梭往来。每次停歇下来，都有乌克兰人、希腊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随代表团前来参谒。一到夜里，光怪陆离的彩灯明光耀眼，万朵焰火升腾四射。波将金大显身手，达到了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赏心悦目，心满意足。

苏沃洛夫陪同女皇到达赫尔松。在这里一位未佩带勋章的奥地利军官走到他跟前，同他谈起军事和政治问题。上将很乐意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这位军官在同苏沃洛夫分手时问道：

“你认识我吗？”

苏沃洛夫装着没有认出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的样子，笑着说：

“我不敢说认识。”他压低声音说：“听说你好像是罗马皇帝！”

“我不比你，我相信人，”约瑟夫回答说，“我确信我在同俄国元帅谈话。”

1787年苏沃洛夫已满58岁。他头上稀疏的毛发已斑白，脸上堆起了皱纹，矮小的身躯已出现驼背。但是，他的体质却很健壮结实，行动敏捷，能矫健地骑马飞驰，经受得了各种操劳的考验。他那双蔚蓝色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心怀嫉妒的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他年迈体弱应该退役。有一次，苏沃洛夫同叶卡捷琳娜二世游玩，小船刚刚靠岸，他一纵身就从船上跳了下去。

“哎哟，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你真像一个小伙子！”女皇惊讶地喊了起来。

“什么小伙子，国母，”苏沃洛夫故意表示不同意地说。“不是有人说我该退役了吗！”

“能纵身跳跃的人哪能退役呢？”女皇笑了起来。

“您等着看吧，国母，”苏沃洛夫回答说，“我们在土耳其还不光要这样纵身跳跃呢！”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不久离开了赫尔松。

女皇对俄罗斯南部的状况十分满意，赐封波将金为塔夫利达公爵，临别时赏赐给苏沃洛夫一个刻有以她的姓名组写成花字的华丽贵重的鼻烟壶。上将给他乡下的管家写信说：“我因闲逛获得一个价值7千卢布的鼻烟壶。”

第十章 金布恩沙嘴创奇迹

1 金布恩战役

长长的金布恩沙嘴伸向遥远的大海，封锁着第聂伯河口。

天气晴朗的日子，从这片沙滩上可以清楚地看见 21 俄里之外陡峭的对岸上奥恰科夫清真寺的高塔和土耳其巡航舰和小帆船的桅杆。

金布恩沙嘴上的要塞很不坚固——墙薄壕浅。但，这座要塞却处于特别重要的关键地位，因为它阻挡着敌人的船只进入第聂伯河，防护着不久前建立起来的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截断了通往克里木的道路，并与奥恰科夫相对峙。

1787 年 8 月 12 日，奥斯曼帝国政府受英国和普鲁士的挑唆，正式对俄国宣战，并从金布恩发起首次突击。此时，俄国为了对抗土军已建立了两支部队，即鲁缅采夫指挥下的乌克兰部队及波将金为首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部队。苏沃洛夫支队调往最左翼，警戒金布恩与赫尔松。

从 8 月初开始，上将马不停蹄地由赫尔松到格卢博基湾，又由格卢博基湾到金布恩巡行，构筑工事，观察土耳其舰队的演习，沉着而信心百倍地为迎击敌人的登陆部队作准备。他们得知土军非常惧怕纵火船——一种专门用来焚烧敌人军舰的船只——就把自己的大橈船扮成纵火船的样子，在底舱藏了 150 名掷弹兵。“捷斯纳”号大橈船勇敢地向土耳其军舰冲去，经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激战，迫使土军退了回去。随后的两礼拜，在奥恰科夫紧张地进行着反登陆的准备工作。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随着苏沃洛夫的一个信号，对着金布恩沙嘴西面的各门火炮突然齐射。两个哥萨克团和两个轻骑兵连绕过要塞，朝敌人的先遣支队猛扑过去，杀入敌阵。被首先砍倒的人当中就有陆战队指挥官埃龙布·阿加。同时，列克的步兵朝右边杀过去，将奥斯曼帝国的精兵赶回他们的战壕。

苏沃洛夫上将又调轻骑连投入进攻。但土军用冷兵器同骑兵接战，他们高喊“真主！真主”！展开激烈的搏斗，并把骑兵打败了。另外，俄军的炮弹已经用光，不得不将一些火炮丢弃，苏沃洛夫看到土军欢呼着把这些火炮拉走，但这些宗教狂热病患者没有一个人能熬过这个非常不幸的 10 月 1 日。

2 身先士卒 不下火线

夕阳西下时，苏沃洛夫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在狭长的金布恩沙嘴上，土军和俄军混战厮杀，因此，敌分舰队不得不停止射击。土军已被赶到海边，但仍同俄国敢死队员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苏沃洛夫看到他们这种英勇精神，赞叹不已：“多么勇敢的人哪！多么好的部队！”

现在，反过来是俄军的霰弹百发百中，大量杀伤密集敌人，骑兵踩着一堆堆的死尸向前猛冲。一个小时之内，土军的 15 条战壕全部失守。一部分敌陆战队官兵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发出一片哀嚎：“投降！饶命！”

这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上将的左前臂，鲜血直流。附近找不到医生。

顿河团大尉季米特里和掷弹兵奥格涅夫两人将苏沃洛夫搀扶到海边。他们用海水给苏沃洛夫洗了洗伤口，奥格涅夫拿自己的手帕为他包扎了伤口，随后，苏沃洛夫将衬衫翻过来，将右边那只干净袖子穿在受伤的手臂上，接着大声喊道：

“上帝保佑，谢谢！这真管用，立即就见了效！我要把所有的土军赶下大海。”

他跨上战马，朝正在激战的部队奔去。奥格涅夫护送着他，因为上将频频陷入半昏迷状态。俄军连续作战 9 个小时，累得精疲力竭，但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土军精心挑选出来的 5000 名官兵中总计只有 700 名回到奥恰科夫。整个金布恩沙嘴和与它毗连的浅滩上躺满了一具具尸体。土军失败的消息使君士坦丁堡大为震惊。11 名土耳其军事长官被砍头，人头被摆放在王宫里，以示众。

10 月 2 日，苏沃洛夫就在奥恰科夫的土军眼皮底下，在沙嘴上举行阅兵，做礼拜和感恩祷告以庆祝胜利。战斗的参加者给自己的指挥官献上一部合伙买来的重达 38 俄磅的精致的福音书和一枚巨大的银十字架。

3 叶卡捷琳娜的风流轶事

叶卡捷琳娜想着自己的心事。年近六旬的女皇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抽出时间事事关照周全——既享受最近这次恋爱的乐趣，又处理好件件国家大事。她头戴家常包发帽，发帽映衬着她那布满皱纹的圆脸，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和善的“教团首领”或是市民家庭中德高望重的老祖母。

叶卡捷琳娜二世尽管有各种人所共知的弱点，但毕竟善于识别和器重有才干能办事的人。她重用鲁缅采夫、苏沃洛夫、赫拉波维茨基等人就是明证。但是，最近同年轻的马莫诺夫相爱，表明年逾花甲的女皇已经陷入虚幻妄想之中。她竟然以前所未有的天真幼稚之心相信一个年龄比她小 30 多岁的人会对她怀有真挚的爱情。

突然，外面报告：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派信使送来了奏折。”

女皇急不可待地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

“立即召见。”

一位身材魁梧的军官随即出现在门口。他脸色绯红，长着两撇蓬松的浅黄色胡子，头戴一顶镶有细长镀金徽号牌、装着白鹅羽饰的头盔，上身穿一件有红翻领和折领、红翻袖口的蓝呢短上衣，系着白驼鹿皮武装带，下身穿着肥大的白“灯笼裤”，脚踏两只喇叭口大皮靴。

“公爵大军的轻骑兵团大尉尼古拉·卡扎里诺夫来呈送作战报告！”

“哎哟，波将金哪！真行啊！看他挑选了一些多么英武的人出来办事呀！”叶卡捷琳娜二世欣赏着这位军官。

“交给朕吧，大尉！”

女皇看完这份呈文脸上现出赞许的表情。

“苏沃洛夫两次负伤，还不愿离开战场，勇敢精神可嘉！”叶卡捷琳娜将作战报告放在一旁，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军官。“你叫什么名字？卡扎里诺夫？我要给你奖赏。”说完，她伸出手让他吻。

女皇坐在梳妆台前对宠臣赫拉波维茨基说：

“您的同名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算让我们折服了。但遗憾的是这个老头儿负了伤！”

这一次，苏沃洛夫受到了极其慷慨的奖赏。叶卡捷琳娜把圣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俄罗斯高级勋章和绶带奖给了他。参加金布恩战斗的军人们得到许多奖赏——乔治十字勋章、金质和银质奖章、晋升及奖金。但是，事隔不久，在例行的皇宫招待活动中，金布恩的胜利由于发生了宫廷重大事件而黯然失色。叶卡捷琳娜的小情人——漂亮文雅的马莫诺夫既为自己在位年迈女皇身边扮演的角色感到羞愧，又怕被抛弃。他刚刚用赏赐给他的35万卢布买进一处新地产，就又听说有人要出售一片富饶的领地。这话是在玩牌时提起的，除彼得堡总督勃留斯和马莫诺夫外，被女皇邀来玩牌的还有已转为禁卫军的卡扎里诺夫。

“那您还想买吗？”勃留斯又问了一遍。

马莫诺夫用祈求的目光，朝叶卡捷琳娜望去。女皇假装不懂他这种无言的请求。现在，随着卡扎里诺夫的出现，她决定教训一下她的“萨沙”。

“您如果不买，我可就要另找买主了。”勃留斯皮笑肉不笑地说。

“随您的便吧”，马莫诺夫叹口气说，“您那另一个买主是谁呢？”

总督意味深长地将嘴一撇：

“卡扎里诺夫。”

马莫诺夫面如土色，看看叶卡捷琳娜，又看看不动声色的大尉，尽力想弄明白，这是捉弄他呢，还是真的。

“可卡扎里诺夫很穷啊。”他终于嘟囔道，“他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女皇一边洗着柔滑的纸牌，一边缓慢然而清晰地说：

“难道世上只有一个卡扎里诺夫吗？”她直视着这位宠臣的眼睛，拖长声调说。“也许是他买，也许是别人为他买……”

马莫诺夫从圈椅上欠起身子，但立即靠倒在椅背上——他失去了知觉。御医使他苏醒过来，这位宠臣就在他们的搀扶下急忙离开了大厅。可见，当时，女皇周围的宠臣争风吃醋到何等地步。

4 两类将军

1787年末至1788年初，苏沃洛夫是在金布恩度过的。他主要任务是养伤，同时抽空巡视和组织军事训练。

1788年深秋，苏沃洛夫的18岁的外甥戈尔恰科夫来队找他，想在他身边工作。苏沃洛夫对自己的外甥十分珍爱，要求也十分严格。一次闲谈中他告诉外甥：

“你在我这儿一定能当上将军的，而且是属于第一类将军。孩子，你大概知道将军有两类吧？”

“怎么会有两类？”年轻人不解地问。

“一类是在疆场上建树功勋的，另一类是善于给办公室的镶木地板打蜡的，”他把身上穿的短上衣拉平整，“但他们穿的制服倒是一模一样的！”

“我不怕困难。”这位年轻人有点委屈地回答道。

“对呀！我先训练你当一个哥萨克，然后再训练你当士兵、下士、中士。而后，再让你去步兵和骑兵团及猎骑兵团当军官。”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我们受过很多训练。”戈尔恰科夫试图提出异议。

上将好像就等着他说这句话：

“必须好好训练！要在各种时间训练，冬天也一样。骑兵要训练过泥泞地带、沼泽、峡谷、壕沟、山冈、低地，甚至爬陡坡，最后训练砍杀动作！步兵训练刺杀动作！”

他指着身旁走过的步兵下士和中士说：

“最正经的人现在都当下级指挥官，而不是享受给他们规定的贵族特权。俄罗斯幅员辽阔，有不少外国人就在俄罗斯服役。需要用我们俄罗斯人把他们换掉。”

“舅舅，我们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几乎没有外国人！”

苏沃洛夫摇着手说：

“禁卫军不算数！我本人就曾编入禁卫军，老老实实服役很长时间，可什么价值也没有。禁卫军的上校都很糟。一连三年他们用宫廷里的那一套做法刺激、娇惯军官们，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他们怎样用甜言蜜语向上层钻营。他们只会奢侈享乐而不能刻苦耐劳，他们使人蔑视荣誉。装模作样代替了谦虚朴实，礼貌客套代替了老成干练。他们调入部队，就变成给镶木地板打蜡的将军。他们这些人应该去领导莫斯科的俱乐部！”

第十一章 雪姆尼克河大捷

1 “托帕尔—巴夏”——瘸腿将军

89年初，苏沃洛夫来到彼得堡，去谒见女皇。

“国母，”他满面愁容地说，“我是一个挂名的将军！”“怎么回事？”叶卡捷琳娜二世问道。

“哪个地方也不把我和其他将军同等看待，就连一个班也不让我指挥。”

女皇明白苏沃洛夫的用意，然而也不想触犯波将金的自尊心，就将这位“挂名将军”派往鲁缅采夫的部队。是年7月，土军指挥官奥斯曼-巴夏指挥3万人的军团向福克沙尼发起进攻，以求首先粉碎奥军，然后打击俄军。指挥盟军左翼的奥军师长弗里德里希-约西亚·科布尔格向苏沃洛夫求援。他接到奥军的通报，便命令部队立即于7月16日午后6时出动。7月18日晚间，科布尔格收到一份命令式的便笺：

“深夜两点部队分三路纵队出击，俄军为中路纵队。（据说我们前边约有5万土军。）要全力以赴进攻敌人，以求在黎明前到达普特纳河，渡河后继续进攻。”

萨克森的这位亲王，弗里德里希-约西亚·科布尔格胸襟坦白、英勇无畏，却绝非伟大统帅之才。虽然他的军衔比苏沃洛夫高，更有权担负总指挥的职责，但他不计较职位高低，能配合默契，服从苏沃洛夫的统一部署。

后半夜三时，部队渡过特罗图什河，分两路纵队向福克沙尼推进：右路是18000名奥军，左路是7000名俄军，以勇敢的匈牙利男爵安德烈·卡拉恰伊统率的奥地利骑兵为先遣队。行军两昼夜到达梅尔季涅希。苏沃洛夫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进行侦察。

在普特纳河附近，奥斯曼-巴夏率3000名精骑兵支队迎战盟军。一场顽强的搏斗展开了。土军三次试图进攻，但都被击退到普特纳河。

盟军“像进行一次出色的演练一样”，保持一定的距离，向只有12俄里的福克沙尼挺进。

增援来的土耳其骑兵又开始进攻了，并且攻势越来越凶猛。盟军在长达10个小时的战斗中耗尽了体力，但是，受到胜利鼓舞的士兵们仿佛并不感到疲劳，不断地乘胜追击，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人们见到一位身材修长、穿奥地利白军服、头戴三角制帽的美男子跑过来拥抱个头矮小的苏沃洛夫。科布尔格亲王心里明白靠谁取得了这样光辉的胜利。匈牙利男爵卡拉恰伊对这位俄国统帅更是非常敬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位统帅成了他终生崇拜的人物。午后4点钟，士兵们就在紧靠福克沙尼的田野上的圣约安修道院前边铺上斗篷，会餐庆贺……

以往土军也知道苏沃洛夫其人。这次大败使他们觉得他很可怕，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在攻打福克沙尼前不久，苏沃洛夫踩上了一根针。针扎进他脚掌折断了。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于是土军就叫他：“托帕尔-巴夏”——瘸腿将军。

上将班师回到伯尔拉德后，立即给列普宁公爵写信，极力劝他利用福克沙尼获胜之机，出兵攻打现驻守在多瑙河下游伊萨克恰和伊兹梅尔

之间的宰相的部队。

“要利用这次胜利！向塔巴克进军！有时间组编……阁下！如果采取进攻性措施，我保证能成功，如果相反，宰相就会来犯！为什么不用尖头而用钝头去刺杀呢？”

妄自尊大的列普宁拒不承认苏沃洛夫具有统帅才能，说他的作战体系是只宜供原始人或野人采用的“自然主义”。他得知福克沙尼的胜利消息后，急忙向科布尔格发出贺信，把取得胜利的荣誉全部归于奥国的亲王，并口出不逊地说，苏沃洛夫不过是个“自然主义者的幸运儿”！

不管别人怎么说，女皇为福克沙尼之战的胜利，奖给苏沃洛夫宝石十字勋章一枚，并在因夺取金布恩要塞而获得的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勋章上增添了一颗星，而奥皇约瑟夫赠给他一个嵌有宝石的贵重鼻烟壶，授予科布尔格一枚玛利亚·德利撒勋章。

2 神圣罗马帝国伯爵

不出苏沃洛夫所料，没隔多久，土军失败后很快恢复了元气。

加桑·巴夏的机动是一种诱惑行动。苏沃洛夫的预言应验了。对这种“不用尖头而用钝头刺杀”的畏葸尝试，宰相所采取的反措施是率10万部队亲自出征。奥军抵挡不住气焰嚣张的土军，科布尔格亲王连夜几次派信使向苏沃洛夫求援，将军看过科布尔格的亲笔信后，立刻答复说：“好吧，晚上发兵。”

俄军轻骑兵于9月10日清晨赶到福克沙尼附近，及时为奥军增援。

“谢天谢地！俄军来了！我们得救了！”

苏沃洛夫支队同驻扎在米利卡河畔的奥军左翼相衔接。合在一起的盟军数量刚够2.5万人。

科布尔格亲王很快就来了。苏沃洛夫跑出来迎接，和他拥抱接吻。亲王对他按时到达表示感谢，并把他称作“救星”。俄军统帅将他领进帐篷，他要求毫不迟延地开始进攻。

“可是，兵力相差悬殊啊！”科布尔格惶惑地说。“土军比我们多三倍！进攻太冒险了！”

“在这种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快速进攻才有成功的希望。”上将讪笑着反驳道。“数量多会使他们更加混乱，他们的兵力毕竟还多不到把太阳都给遮住的程度。”

苏沃洛夫到雷姆纳河去进行侦察，为了更好地侦察地形，他爬上一棵大树。从这里他看到了一支庞大的土耳其部队。这支部队驻扎在雷姆纳河和雷姆尼克河之间。

苏沃洛夫决定于1789年9月10日当夜隐蔽地接近土军，于翌日清晨从两翼同时对土军发起攻击。

夜里没有月亮，但星光灿烂。从福克沙尼出发时，士兵们看到土军营地点点灯火。部队分两路纵队——俄军在右，奥军在左。行军12俄里，又渡过河水不深的雷姆纳河。行军保持绝对肃静，不发任何信号，严禁敲石取火。

太阳冉冉升起。俄军穿过又密又高的秀草和一块块玉米地，向特尔古·库库利镇逼近。当土军终于发现了黑色头盔上的金属小牌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的士兵方阵时，营地乱成一片。有的人急忙向大道后撤，有的人骑上马，从翼侧蜂拥进攻步兵。

激战后，土军大败。他们举白旗求降，领头的驰到方阵跟前高喊：

“你们是什么人？是奥地利人吗？”

“我们是俄国人！”队伍里有人回答道。

“俄国人不可能来到这里，他们不是离这还很远吗？”

“那你再走近一点看看！”

可是这个土耳其人早已策马急驰回去，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了。

宰相正在奥多亚喝咖啡。当他听到苏沃洛夫已经来到此地并已投入战斗的消息时，咖啡碗从手中掉到了地上。

苏沃洛夫派值勤上校去见科布尔格，提议同时开始全线进攻。亲王同意了。苏沃洛夫发出战斗号令：

“我命令进攻！”

俄军和奥皇部队，一齐开炮猛烈轰击森林和内部防御墙，土军火炮变得哑然无声了……

骑兵飞马冲入惊慌失措的土耳其精兵队列。土军一清醒过来，就挥舞大曲尖刀和短剑狂暴绝望地砍杀骑兵，此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乌拉”声。俄国步兵赶到，端着刺刀冲上来了。一整天都处在战斗行动中心的苏沃洛夫向士兵们喊道：

“弟兄们！不要盯着敌人的眼睛，要看准他们的胸膛。你们的刺刀要往那儿捅！”

下午4点，战胜10万土军已成定局。惟一的一座大桥上堆满了辎重。土军惊慌失措地跳入水中，许多人被淹死。宰相中弹身亡。他们的全部辎重、100面军旗、80门火炮，甚至一顶用金线绣得极其华美的帐篷都落入盟军之手。

“我们的伟大导师，我们由于光荣地参战而分享了胜利和由此所带来的丰硕之果，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直率的亲王说道。雷姆尼克河大战后奥军把苏沃洛夫称作“前进将军”。

俄军统帅也高度评价了奥军的勇敢精神，再次当众嘉奖了卡拉恰伊。他称这位匈牙利人是真正的英雄。苏沃洛夫肯定他们的功劳使这位英勇善战的骑兵将军心花怒放。

胜利后的第二天，就在雷姆尼克河畔的田野上做了感恩祷告。雷姆尼克河胜利的惊雷引出了彼得堡的礼炮、钟声、祝贺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亲信们对苏沃洛夫功绩的赞扬。奥地利皇帝赐封俄国统帅为神圣罗马帝国伯爵。叶卡捷琳娜按沙皇的惯例奖赏了苏沃洛夫：赐封雷姆尼伯爵称号，奖给安德烈勋章的各种宝石章、镶嵌宝石并镌刻“赐与战胜宰相的胜利者”字样的佩剑，带穗宝石肩章，极其贵重的戒指、叶戈里骑士大十字章及他盼望已久的圣乔治一级勋章。雷姆尼克河大会战是苏沃洛夫军事学术的最高成就之一。此次会战最充分地表现了苏沃洛夫作战艺术的特点：全面估计形势，行动果断、迅速，出其不意和统帅对部队的无限影响力。

第十二章 胜利的惊雷

1 天才与蠢货

90年苏沃洛夫在伯尔拉德过冬。这期间，他广泛地同有见识的人士进行书信来往，大量阅读古代和现代作家的书籍，力图以此来克服自己的孤独心情。早在80年代，他就结识了一位来俄国的德国神学大学生维尔纳，并说服他给自己当了秘书和诵读员。

平时，他常请一些知己的军官们来听朗读，共同进餐。吃饭时，常常讨论读过的文章。相互交谈逐渐变成了竞赛或者考核。苏沃洛夫要求军官们得回答一些一般历史，尤其是军事历史方面的问题，不准作“一问三不知”的回答。那些老实、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军人如坐针毡，把这种谈话看成是一种苦差事。

有一次，苏沃洛夫邀人来吃饭。他那天穿着一件士兵呢上衣，坐在摩尔达维亚农舍的长凳子上。他胸前只佩带一枚有橙黑色绶带的乔治十字勋章。

他这里有个规矩，来人一般严格按照官衔入座。这次有一位不久前才来到作战部队的年轻军官，挤着要往官阶比他高的人前面去坐。苏沃洛夫立即很不高兴地喊道：

“注意纪律！遵守上下级关系！”

“阁下，”机灵的维尔纳打断他的话说。“这位年轻人是个诗人。他眼睛近视，想就近仔细看看他叙事诗中的主人公。”

上将顿时转怒为喜：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老弟，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呢？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娇宠惯了的纨绔子弟呢。我现在看得出来，这是诗中的不规律现象。当弹唱诗人和吟咏抒情诗人许给我们永存不朽时，怎能不为他们效劳呢！”

苏沃洛夫请这位惊魂未定的年轻人将他的诗作朗诵给大家听听。他心情快活起来，边听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用餐中间，谈话涉及到罗马皇帝马克·奥理略，饭前维尔纳刚刚用法语朗读了他的书《自省录》。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转身面朝维尔纳，突然问道，“你希望同哪些国王在一起？”

维尔纳考虑片刻之后，以德国人所特有的认真态度回答说：

“我希望同季特、马克·奥理略、亨利四世、路易十二等尊贵的国王在一起。他们给臣民效劳是值得尊崇的。”苏沃洛夫搂住他的诵读员说：

“好哇，我的朋友！你为自己选择了一些极好的伙伴。把彼得大帝也算在内吧。你要赶快学俄语，好了解一下这位兼备许多最好国王之长的帝王。”

他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军官们。

“喂，先生们！谁能给我讲一讲亨利四世？”

这些勇敢的军人都耷拉下了脑袋。

“这位国王，”那个饭前违犯过上下级关系的新来者怯生生地开口

说，“是法国新教派的领袖，纳瓦拉的国王，他生性快活，平易近人。星相家诺斯特拉达穆斯根据星相曾预言他会有远大的前程……”

上将眉开眼笑，霍地离开桌子跑到这位军官跟前，请他吃萝卜——这是一种特别垂青的表示。接着，他继续进行考核。

这次，应邀赴宴的有一位荷兰籍少校军事工程师德·沃兰。此人科学知识渊博，性格坦诚直率。苏沃洛夫突然把目光投向开饭以来一言未发的德·沃兰。

“什么叫观察？”

“伯爵大人，我不知道。”德·沃兰直视着他，沉着地答道。

苏沃洛夫气得脸色陡变。

“该死的蠢材！”苏沃洛夫离开饭桌，心直口快地说，“说来羞死人，愚蠢无知是万恶之渊藪！”

上将又问荷兰人：

“什么叫观察？”

“伯爵大人，我不知道！”

苏沃洛夫心烦意乱，命令打开门窗，拿来神香，清除空气中这种一问三不知的传染病。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德·沃兰已从饭桌旁边站了起来，听见将军说了一句什么，他也喊叫起来。他面红耳赤，挥动着双手。苏沃洛夫生气地说：

“狗肉上不了餐桌，就扔在桌子下面好了！”

这位荷兰人转过身去，尽管他身材高大，却非常灵巧地跳窗而去。谁都没来得及开口，苏沃洛夫也跟着越窗跳了出去。

这一令人难堪的局面持续了好几分钟。军官们终于听到了上将说话的声音：

“观察！这就是为了大致确定物体的数量及大小而进行的快速目测。打仗的时候，就要像我在雷姆尼克河畔那样，爬到大树上去。我那时看清了敌人的兵营、地形——我就祝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

苏沃洛夫出现在门口，他用手臂非常友好地搂着性格固执的德·沃兰。他对在座的人说道：“现在，我才明白西班牙号称战无不胜的菲利普舰队在固执得不顾礼貌的荷兰人面前支持不住的原因！彼得大帝也感到了这一点，并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苏沃洛夫从不忘记鼓励努力工作的下属，并及时呈请褒奖表现突出的官兵，真可谓爱“才”至深。

后来，在1792年8月，上将来到维多夫要塞施工现场，发现一位工作非常努力的军官。这位军官在明亮的月光下，长时间地仔细察看新建的工事，照样子在纸上画草图。然后，他抬头望着明月，仿佛陷入了沉思。这时，苏沃洛夫悄悄地走到他跟前，突然问道：

“军官先生！上月亮那里去很远吗？”

这位少尉毫不惊惧，平静地回答说：

“我没有计算过，但我想也不过就是士兵的三个昼夜行程吧。伯爵阁下，但要有一条：只有在您的指挥下才行！”

苏沃洛夫向前走一步又问：

“中尉先生，这是真的吗？”

“第一，我仅仅是一个少尉，第二，伯爵阁下，1790年12月11日，月亮就已经掉在您的手中了。”这位军官想出了这样的回答。

这是暗示苏沃洛夫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攻下了伊兹梅尔。土军当时曾说，让伊兹梅尔投降比月亮掉在地上还难。这一暗示使老将军兴奋异常。

“大尉先生，”统帅深深施礼说，“欢迎你今天到我那里去吃晚饭，明天还请你吃午饭。”

就这样，这位有头脑有才华的少尉军官在几分钟之内被破格地连升两级。从这些事例也可看出苏沃洛夫对无知者的不能容忍和对有才智者的偏爱。

2 感人至深的告别信

1790 年秋，奥地利决定退出战争。与苏沃洛夫并肩战斗的科布尔格亲王完全拜倒在俄国统帅的精神魅力之下。在给苏沃洛夫的告别信中，他怀着惜别之情诚恳地写道：

“我可敬可爱的朋友，在我动身之前，再没有什么能比我想离开您更使我忧伤的了！我了解您那宽广的胸怀；我们的亲密友好关系是极其严峻的形势促成的，您这位可尊敬的人的每一个行动都使我感到惊讶。您想想，我无比尊崇的导师！同一位特别值得我尊敬和依恋的人惜别，我的心里该多么难过！您保持着迄今所惠予我的好感，您是惟一能够抚慰我不幸命运的人，我非常诚恳地告知您，我始终确信，您对我的友谊使我能够幸福地生活，而且是绝不可缺少的……您永远是上苍赐予我的最亲爱的朋友。您比任何人都拥有得到我现在对您所怀有的这种崇高的敬仰……”

伟大的俄军统帅也认为科布尔格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忠实盟友。在说明取得雷姆尼克河胜利的原因时，苏沃洛夫说：

“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推动因素是我与科布尔格亲王双方之间坦率和诚挚的友谊，这种友谊关系的重要价值保持始终，我不能忘记这种罕见的，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感人的真诚态度。我时时都感觉到这种态度是真实无疑的。我们两支小部队弟兄般地生活在一起，共同保持尊严，模棱两可、暧昧含糊、支吾搪塞的习气均被严格禁止……”

3 攻克伊兹梅尔

1790 年下半年，俄国的国际地位和战争局势明显好转。8 月 3 日，同瑞典国王葛斯塔夫签订了和平条约。黑海塞瓦斯托波尔区舰队终于交给人称“海上苏沃洛夫”的乌沙科夫指挥，从而为夺取伊兹梅尔要塞创造了条件。然而这座“固若金汤”的要塞是按照法国工程师的设计图加固和改建的。要塞呈内接 10 俄里的圆周直角三角形，弦边朝向多瑙河岸。高三至四俄丈，长六俄里的主围墙组成了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围墙前还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沟壕。伊兹梅尔有各种口径的火炮和 3.5 万名守备部队守卫着。其司令官发誓要死守要塞。由于波将金的无能，率部攻城久攻不下，士兵情绪低落，女皇急派信使给苏沃洛夫书面命令：

“伊兹梅尔城，靠上帝的帮助，只能夺取了。为此，伯爵阁下，请立即奔赴该地接手指挥所有部队……”

苏沃洛夫一刻没有迟疑。行装很快准备完毕。

光是苏沃洛夫这个富有魔力的名字就使士气大振。他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部队和舰队。“您，可敬的英雄，一个人就顶十万人！”德里瓦斯大声说道。现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冲击”。苏沃洛夫有充分根据地从兵营里向特级公爵报告：“将军们和整个部队对战事的态度极为热切。”

攻击前，上将试验了最后的手段，12月27日把波将金的一封劝降信送给了土耳其总司令。一位土耳其巴夏接到这封公文时，对俄国军官说：

“多瑙河水可以停流，天穹可以塌坠，伊兹梅尔要塞决不投降。”

在这紧要关头，苏沃洛夫做了最后一次战前动员：“俄军两次来到伊兹梅尔要塞又两次撤离了；现在是第三次，俄军再无别的选择：要么攻下要塞，要么在此牺牲。诚然，困难很大，要塞非常坚固，要塞的守备部队有一个合成军团，但是，俄军不应在任何力量面前屈服！我们俄罗斯军队同样很强大，我们至今还从没在任何力量面前退却过。如果伊兹梅尔要塞被我们降服，那么今后谁还敢反对俄罗斯！”

“我决心，”上将以低沉的声音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一定要攻占这个要塞，不然就死在要塞的墙下。”

听了上将的一席话，群情激愤，都宣誓要决一死战。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激战，俄军已经“完全压倒”了强敌。

在伊兹梅尔强攻战中，俄军表现出奇异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诗人们用铿锵的诗句赞颂了苏沃洛夫的军人们的功勋。杰尔查文写下了《献给攻克伊兹梅尔要塞的俄罗斯人》的抒情歌：

永世不灭的烈焰，
照亮捐躯志士的阴魂，
耀眼夺目的荣光，
让子孙不忘勇士的音容，
歌其功烈，赞其英勇，
业绩流芳，千古扬名。

俄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265门火炮、345面战旗、300普特火药、上万匹战马。士兵们分得了价值百万卢布的货物。他们还从旗杆上扯下许多战旗，束在腰间夸耀。

攻克伊兹梅尔要塞后，苏沃洛夫立即给波将金发出一份简要的报告：“伊兹梅尔要塞坚固难克，守军抗击之烈前所未见，参加此次攻克要塞战斗的各级军官和各支部队的英勇顽强和大无畏精神无论怎样赞颂都不为过。经洒血强攻，它陷落于女皇陛下的宝座之前！”伊兹梅尔要塞的陷落，使土耳其和欧洲仇视俄罗斯的人大为震惊。

4 沉重的创伤

为了给伊兹梅尔的胜利者以盛大的欢迎，波将金命令在道路上布置了信号兵。得知苏沃洛夫已从最后一站动身后，副官鲍尔就受命守在大厅的窗子跟前，随时向公爵报告。

但是，事事都喜欢按自己习惯做的苏沃洛夫，却悄悄地到达雅西。当这辆像参加化妆舞会一样的马车驶近波将金的官邸时，守望的人没有料到这是苏沃洛夫来到了。

双座马车拐进院子。鲍尔一眼看见了上将，立即跑去向公爵禀报，公爵便快步从内室走了出来。但是，波将金还没有来得及走下楼梯，苏沃洛夫几个箭步就到了他的面前。他们互相拥抱。波将金的随从毕恭毕敬远远站在门口。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伯爵，我用什么来犒赏您的功劳呢？”波将金开口便问，对这次会见很高兴。

“不，特级公爵阁下，”苏沃洛夫仰面看着波将金，忿忿地回答说。“我不是商人，不是来和您讲价钱的，除了上帝和仁慈无比的女皇外，谁也无权奖赏我！”他把平时的怨气一下都发泄出来。

波将金脸色陡变，转过身去，默默地走进大厅。他们两人在大厅里踱了一会，谁也不说话，最后相互敬礼，分手了事。苏沃洛夫回到他那位摩尔维亚熟人家里，再也没和波将金见面。

伟大统帅期望叶卡捷琳娜二世能秉公办事。这表现了他的幼稚、忠厚和对“明镜高悬”的“国母”的轻信。他的期望受到了残酷的打击。苏沃洛夫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凶狠，而且势力依然强大的敌人，他又一次失宠了。奖赏与所取得的胜利相比微不足道，简直令人可笑。

“我身上有七处伤，其中两处是在战争中留下的，五处是在宫廷里落下的。”伟大统帅寓意深远地说道。

1791年1月苏沃洛夫来到彼得堡。庆祝伊兹梅尔胜利的豪华舞会，定于1791年4月28日在赏赐给波将金的塔夫利达宫举行。

赢得伊兹梅尔胜利的真正英雄，却没有出席这盛大的宴会。叶卡捷琳娜为了将苏沃洛夫打发得离自己更远些，在庆祝会的前两天召见了，命他去视察芬兰直至瑞典的边界。这是贬黜和流放。伟大统帅他含冤忍辱，觉得正在失去最后的生命力：“岁月短暂，残生将尽，遍体鳞伤，年已花甲，即将业衰力竭。”

第十三章 重返俄罗斯南部

92年即将过去。土耳其人提出了收回许多被征服地区的要求。当土耳其开始武装，并在同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增加兵力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又需要苏沃洛夫了。11月10日女皇降旨，委任苏沃洛夫指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利达和新占领地区”的各部队。

当俄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得知苏沃洛夫即将到任时，立刻致函说：

“光是您坐镇边境这样一条传闻，就足以减轻我工作上的压力，并给奥斯曼帝国政府留下强烈的印象。您的名字本身就是对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为挑动奥斯曼帝国仇视我们所散布的种种论调的有力驳斥。”这位常胜将军自己也知道，他到俄罗斯南部来会对土耳其人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1 重振雄风

苏沃洛夫到达他驻守过的赫尔松，见到的情景使人悲观失望，不寒而栗。那些往昔战斗力强、训练有素的部队早已无影无踪，而目前状况十分糟糕。那是1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他乘车进入近几年繁荣起来的赫尔松，在集市上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情景：一些年轻壮实的掷弹兵、火枪兵和猎骑兵在卖干飘鱼、干文鳊、鲜鲟鱼、闪光鳊、鲈鱼。

苏沃洛夫从车篷里钻了出来，大声喝问：

“你们是哪个团的？”

“我们是里亚日斯克团的，大人。”靠边的一个士兵坦然回答。

“团长是谁？”

“马尔科夫上校阁下！”

苏沃洛夫跑到广场中央命令道：“成方队集合！”

这些里亚日斯克团的士兵开始乱糟糟地执行命令。他们扔下自己手中的货物，从小杂货摊和其他货摊上跑过来。

“我要用我苏沃洛夫的训练方法亲自训练你们！”

上将置一切于不顾，一方面用最短的时间把里亚日斯克团的官兵训练得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开始实行一项修整年久失修的工事和建新要塞的庞大工程计划。他不断巡视所管辖的辽阔地区，监督工程的进展，检查部队的卫生状况，对部队进行训练和操演，使部队面貌彻底改观。

2 风格即人

苏沃洛夫总是恪守自己的习惯。他朴实憨厚，生性乐观，又像孩子一样的顽皮，性格始终保持一贯。

苏沃洛夫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起床后，他不穿外衣在室内或花园里跑步，拿着小本子背芬兰语、土耳其语和鞑靼语的单词和句子。然后洗盥，用水冲身，喝茶。茶后按乐谱唱几支宗教赞美歌。演练回来后即开始处理公务，看报。午饭前定要就着萝卜喝一杯葛缕子浸酒。他不喜欢一个人进餐，不讲求水果和美味食品。酒喝得很少，在隆重日子用香槟酒待客。他睡在干草上，枕两个羽绒枕头，盖床单，冷天则盖一件蓝

色军用斗篷。他特别喜欢把自己住的房间搞得像澡堂一样暖和。在腾腾热气中蒸浴，然后用冰冷的水冲身子。他喜欢动物，有时遇上狗，他就学狗“汪汪”叫几声，遇到猫，他又“咪咪”学猫叫。他特别偏爱古风旧习。

节假日，他吩咐在住房附近架设各式秋千，在教堂里同所有的人亲吻，然后邀请军官、文吏到他住处饮宴。上午10点，他着全副军装来到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的秋千架下。团里的乐队和歌手们也已经到此等候。苏沃洛夫绕秋千兜圈子，同官吏和商贾们的妻子荡一会秋千，就请她们晚上偕同丈夫一起去他那里喝茶。在距赫尔松不远的—个名为科舍瓦的河套里，有一大片绿荫浓密的树林。夏天，权贵和平民们都喜欢到这里来避暑纳凉。每逢礼拜天和节假日，团里和海军爱好乐器的人便会聚集在这里。居民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苏沃洛夫的到来。

苏沃洛夫—出现，“乌拉”声就响彻云霄。乐队奏起乐曲。他沿林间小道—边踱着，—边同大家打招呼。晚上跳起环舞和其他舞蹈。苏沃洛夫的舞伴是军官而不是姑娘们。冬天，司令在家中举行小型娱乐晚会，对各项活动他总是兴致勃勃。

—句古老名言：“风格即人。”苏沃洛夫性急暴躁，变化无常，但同时又目标坚定明确，始终不渝，忠于职守，他的这种性格也在写给未来的军人——他的教子小亚历山大的一封信里充分地体现出来。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孩子亚历山大：

作为—名军人，你应该刻苦钻研军事名著、读外语。外语对提高文学水平很有好处，还要练马术和剑术。

军人的美德是：士兵的勇猛顽强，军官的勇敢坚定，将军的英明果断。

对朋友要襟怀坦白。生活中要寡欲清心，行为要端正无私。

要追求真正的荣誉。

要及早养成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习惯。

要热心训练部属，并以身作则。

要不断地锻炼洞察秋毫的本领，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这样你就会成为—名伟大的统帅。

对繁重的军务要乐于吃苦，百折不挠。

要把—些伟人的名字铭记在心，行军作战中要合理地运用他们的经验。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敌……

要养成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习惯。

要善于掌握制胜的时机，胜利决定于瞬间。

读后，人们会感到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对所有军的精彩训导。

3 锋利的战剑

18世纪的波兰，是“—个建立在对农民进行掠夺和压迫之上的贵族共和国……”只有依靠民众拿起武器，才能在这个危急关头拯救国家，

使之免遭外国的奴役。但是，那时在波兰，还没有一支足以领导人民群众实行革命的政治力量。起义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

当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政府在波兰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一样，公开发号施令。他们害怕自己的影响被削弱，便派兵进入波兰。然而，另一个侵略者——普鲁士对此无法容忍。1793年俄普双方达成重新瓜分波兰的协议：托伦和格丹斯克归普鲁士，基辅、沃伦和明斯克三省归俄罗斯帝国。

遭受第二次肢解屈辱的波兰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起义上。

1794年4月6日复活节前一礼拜，随着天主教堂的阵阵钟声，华沙起义开始了。疏忽大意的驻军司令被弄得措手不及，部队损失惨重。

这次起义在与波兰毗邻的地区也引起了骚乱。这些地区俄军中约有1.5万名波兰人，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即决定设法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紧要关头，鲁缅采夫把全部赌注压在被誉为“锋利战剑”的苏沃洛夫身上了，命他为边境部队总司令。

苏沃洛夫运用他所惯用的手段——出其不意，很快就完成了这次艰难的行动。1794年5月26日，他率部出发，6月12日便在白采尔科维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波兰军队的武装。同时严密封锁了边境。

起初一帆风顺的波兰人开始遭到一次又一次失败。

攻克科布林之后，通往华沙的路上实际上只剩下了惟一的障碍，即已经变成一座堡垒的位于首都郊区的普拉加。在这里，守卫部队超过3万人，工事遍地，并配置有大口径火炮。苏沃洛夫等待着10月19日同战地司令官德费尔登会合，这时他的兵力已增至2.5万人，拥有86门大炮。他毫不含糊地认定：普拉加的进攻战决定着整个战争的结局。

10月24日早晨5点，一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天空爆裂，随即数百颗小星从黑漆漆的天空洒落下来。各纵队出动了。携带篱笆、云梯和束柴的志愿者和作业人员跑步向前冲去。波军哨兵迎头向他们开火。俄军未予还击。此时，敌军要塞的炮垒闪起了射击的火光，附近地段被飞舞着的红色球形炮弹照得一片通明。普拉加的守军这才突然发现，大批的俄军士兵已经冲到自己跟前。枪声响成一片，各个工事的火炮一齐轰鸣，队伍中响起惊天动地的“乌拉”声。天渐渐亮了。强攻开始后数小时，整个普拉加即落入俄国人手中。

这一天，苏沃洛夫身患重病，勉强能挪动脚步。战斗结束后，他回到自己帐篷里躺在干草上休息。驻扎在附近的部队都悄然无声。士兵们甚至连说话都放低声音，惟恐惊扰了自己敬爱的司令官。他们说：

“我们睡觉时他眼都不合。他这一辈子从没因睡觉耽误过一件事。”

就在这一天，上将给鲁缅采夫发去一份简短的报告：“最尊敬的伯爵阁下，乌拉！普拉加已在我手。”

10月25日，刚过半夜，两只插着白旗的小船离开华沙一侧的河岸，默默无言地送来谈判代表。这些使者穿着民族服装或波兰军服来见苏沃洛夫。俄军统帅看到他们走近时便霍地站了起来，解下自己的军刀，扔到一边，用波兰话喊道：

“和平！和平！和平！”

苏沃洛夫给他们规定的华沙投降条件是宽厚的。他要求波兰人将武器和大炮运到城外，修复桥梁，并对他们的国王给予“应有的尊重”。

他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名义许诺给投降者以自由，保证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4 荣获“元帅权杖”

10月29日早八点，鼓声大作，长笛、带饰穗双簧管、弯管角号和铜号齐奏。房顶、窗口及华沙河岸都挤满了人群。俄国步兵步伐矫健，精神抖擞地行进着。他们不戴假发，留着圆周型短发，穿着轻便服装——头戴饰有马鬃缨的头盔，上着短上衣，下穿肥大的灯笼裤。

苏沃洛夫戴着士兵头盔，穿着士兵军上衣，骑马走在亚速团的前头。河对岸桥头上，市政官员中的首席代表向他献上了放在天鹅绒垫子上的华沙城镀金银钥匙，还献了面包和盐，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俄军统帅拿过钥匙，亲了一下，然后高高举起说：

“感谢上帝，为这把钥匙我们付出了代价……”他转身看看普拉加的片片废墟眼泪夺眶而出。

翌日，上将去正式拜会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

一向憎恶任何奢华装饰打扮的苏沃洛夫这次却一反常态，礼服盛装，佩带着一排排勋章，随从和卫队人数众多，他力图以此表示他对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国王的敬重。

先做过革命的俘虏，现又成了俄国女皇俘虏的波兰国王在皇宫台阶上迎接他。俄军总司令的宽宏大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谈中，斯坦尼斯拉夫请求苏沃洛夫释放一名被俘的军官——国王先前的少年侍卫。

“如果您希望的话，我给您放回一百名军官。”上将答道。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放二百、三百、四百人，这样吧，放五百人！”他笑着加了一句。他的诺言，当天就兑现了。

苏沃洛夫作战是毫不留情的，但对待已被战胜的对手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宽宏大量，富有人道主义精神。

波兰远征的胜利迫使彼得堡所有那些忌妒苏沃洛夫的人都闭上了嘴。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征服华沙的奏章作了如下批复：“乌拉！苏沃洛夫元帅！”她降下手谕：“你知道，朕不破例晋升什么人，也不愿委屈资历老的人，但是你自己把你提升成了元帅……”这真是命运对人的戏弄！伊兹梅尔一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没给苏沃洛夫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使他失宠被黜；而打败波兰起义者的战斗倒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最高奖赏。统帅收到女皇赐他的价值1.5万卢布的珍贵的权杖。

事隔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出的关于剥夺波兰独立等御旨，给苏沃洛夫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面对许多新的指示，他不得不违心地放弃执行自己的诺言。一次，某个波兰代表团照常来见苏沃洛夫元帅，提出了一些要求。在接见他们时，苏沃洛夫往屋子中间一站，尽力往上一跳说：

“女皇是这么高大！”

然后他又蹲下来说：

“而苏沃洛夫是这么渺小！”

代表们明白了他的意思，遂告辞而去。

第十四章 制胜科学

1 悖势而行

拉加和华沙消失在远处的沉沉迷雾中，一条景色单调的光秃秃的大路向前延伸。苏沃洛夫乘带篷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行进，备受颠簸之苦。一名副官作为信使先行，负责安排食宿和马匹。

元帅稍作休息就乘坐上他那很不雅观，只遮着蒲席的马车，由一名伙夫赶着，他用这种办法来避开地方上的军事长官们为他安排的那些繁缛礼节，直奔彼得堡。他急切地盼望见到不久前刚出嫁的心爱的娜塔莎。苏沃洛奇卡现在已是叶卡捷琳娜那位宠臣的弟弟、32岁的陆军中将尼古拉·祖博夫的妻子。元帅在女儿家住了两个多月，尽享天伦之乐。时值1796年1月初，气温低达零下20度。一辆有八扇玻璃窗的宫廷专用八乘轿式马车从斯特列利纳向冬宫驰骋。苏沃洛夫着全套元帅服，但没穿皮大衣，帽子拿在手中。陪同他从斯特列利纳到彼得堡的他的女婿御马司祖博夫伯爵和其他两位将军也只好学着他的样子。同时，遵照这位66岁元帅的命令，马车的一扇窗户被放了下来，这可让苏沃洛夫的随员着实饱尝了严寒风霜之苦。

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在自己的寝宫接待室等候元帅。为了照顾苏沃洛夫的怪癖，她吩咐将所有镜子都蒙了起来。谈话是围绕远征波斯计划进行的。这次远征已提出由苏沃洛夫指挥。

从次日起，就陆续有人来访。元帅只接待了诗人杰尔查文和普拉东·祖博夫。对这位前一天迎接他有失礼貌的女皇宠臣，他进行了报复——只穿内衣在卧室的门口迎接他。但是他却友好地同杰尔查文亲吻，留他一起进餐。他对自己接待普拉东·祖博夫的乖张行为给诗人作了这样的解释：

“悖势而行。”

在彼得堡，苏沃洛夫引起各界的普遍注意，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习惯。他敏感而又富有同情心，对名士和高官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次进餐时，苏沃洛夫往窗外看了一眼问：

“那是谁的车？”

“这是奥斯特曼伯爵的。”斯托雷平报告说。

当时，外交委员会副大臣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奥斯特曼因受排挤，已不在职了。

苏沃洛夫陡地从桌旁跳起来，飞快跑到门外台阶上，见奥斯特曼到来，马上迎上前去，热情地同他亲切交谈。几天后，那位得势的伯爵别兹博罗德科登门拜访。苏沃洛夫坐在桌旁动也不动，别兹博罗德科觉得无趣便自动告退。这是又一次故意对两个在宫廷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给以“悖势而行”的接待事例。伟大统帅继续不断地采取一些乖张行为，以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不公正的做法。

2 忠言直谏反遭发落

苏沃洛夫很少朝觐叶卡捷琳娜二世，有意回避隆重的接见场面。由

于苏沃洛夫卓著的功勋，女皇对他一直比较器重。一次叶卡捷琳娜得知元帅从斯特列利纳出来只穿了一套礼服，便差人给他送来一件华贵的貂皮大衣，并转告苏沃洛夫，让他一定穿上。

“这怎么行？”他惊奇地说，“军人不能穿民用皮大衣。”

来人回答说，这是女皇的旨意，必须执行。

“国母对我也太娇宠了。”他说。

此后，元帅每次进宫，都有一个仆人捧着皮大衣随同，等他走下马车才给他披上。苏沃洛夫穿着这件御赐皮大衣，骄傲而庄重地走向前厅。

尽管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非常尊敬，但心里却对宫廷达官显宦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有时他在女皇面前指名道姓地进行指责。支持他的人称苏沃洛夫具有“直言敢谏，豪放不拘”的风度，而反对者却把他视为眼中钉，不断在女皇耳边吹冷风，说：“……他那种吹毛求疵过分挑剔和平淡无味的玩笑使人厌倦……”

这期间，年过七旬的女皇，她早年的能力才智已经穷尽，而她那种病态的肉欲要求更增强了，这就使得她把软弱无能、才智低下、一身女人气的普拉东·祖博夫当成了又一个波将金。她把普拉东之子瓦列里安·祖博夫提升为上将。苏沃洛夫对此嗤之以鼻。然而，由于女皇的偏爱，普拉东·祖博夫成为权势极大的宠臣，许多宫廷官员在他面前都卑躬屈膝，不但对其得意侍从的侮辱得逆来顺受，甚至受到公爵豢养的猴子的戏弄也只能忍气吞声。苏沃洛夫对他的谴责很尖刻，甚至是粗暴的，但却公正有据。

“普拉东这只公山羊再调驯也成不了雄狮。”元帅愤懑地说。叶卡捷琳娜二世也为苏沃洛夫对自己身边宠臣的讥讽、告发感到头痛，开始想方设法把这个不安分的统帅打发得远一点。差事很快就找到了：女皇要苏沃洛夫去一趟芬兰，察看一下他于1791—1792年间构筑的工事。老元帅对这项任务欣然接受下来。因为他早已厌倦彼得堡的生活，特别是和那些宫廷政客无味的周旋。1796年3月下旬，元帅离开首都。这时，他那著名的军队战术训练细则，同时也作为军人手册使用的《制胜的科学》最终形成。

3 制胜之本

苏沃洛夫倾注在《制胜的科学》这本小册子里的爱国主义倾向和对俄军官兵精神品质和战斗素质的无限信赖是制胜的根本。

“勇士们！敌人在你们面前发抖……”

“敌人也同样有一双手，但他们不会像俄国人这样使用刺刀。”

苏沃洛夫毕生都在创作他这部天才的著作《制胜的科学》。早在《苏兹达尔条令》中人们已看到它的萌芽，该条令着重强调培养士兵道德感、坚忍不拔、英勇顽强、主动灵活、互救互助精神的重要性。没有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固定原则，这里充满了辩证法，一切都要根据敌方特点，以及难以预见的和变化多端的条件而定。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是用强有力的格言式语句写成的，如“飞奔，拔除，摧毁，跃上”等，韵律本身就表现了俄国神奇壮士们的神速行动和无坚不摧的威力。这样当然就使得这本“手册”更易于熟记了。

伟大统帅的志向集中于一点，指向一个目标——胜利！在战斗或训练中，他的这种志向对部队有着磁力般的作用，而在苏沃洛夫的指挥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又使部队产生了信心和决心，使他们增添了用之不竭的力量。伟大统帅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培养了一代新型的俄罗斯士兵。

每当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几乎无法完成时，苏沃洛夫总是依靠士兵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一生从未停止反对生搬硬套和西方那套因循守旧的做法。他的每一个行动，他写的每行文字都维护着军队的民族特性，而且对爱国主义感情作了广义的解释：“我是俄罗斯人，我们都是俄罗斯人！”

4 统帅——士兵

在那种执行棍棒纪律和进行严酷训练的时代，昨天的农奴在苏沃洛夫的部队中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明白了自己行动的目的，产生了民族自尊心，因此，他有了同任何最强大的敌人决战的思想准备。“士兵这一名称确实包含了军队中所有的人，上自最高级的将军，下至最低层的火枪兵”。彼得一世这一遗言得到最严格的遵行，苏沃洛夫本人就是一名最优秀的士兵。他的性格、生活方式和习惯使这位元帅在他的下级眼里被看成是“自己人”。

苏沃洛夫是贵族，是叶卡捷琳娜帝国达官之子。他获得过俄国的全部勋章，具有伯爵、公爵的爵位，逝世前还被封为统帅俄罗斯全国军队的大元帅。然而他非但不追求所有这些特权所给予他的一切，反而与这些特权格格不入，甚至持敌视态度。他穿着缀满价值连城钻石的元帅服，却在队列前用两个指头捏着鼻子擤鼻涕，或与士兵站在一起解小手，或者和大伙一块喝稀粥。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故作姿态。

苏沃洛夫独具一格的军事天才的本质如果仅仅是保持俄罗斯民族的古代遗风，信守祖先遗训，那么它永远也不会造就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军事历史学家马尔琴科写道：“研究苏沃洛夫，你就会看到在彼得一世的影响下，一个极有教养的俄罗斯人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对这个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总司书的孙子、彼得教子的儿子，对这个身居高位的“终身的劳动者”怀着多么深的敬意和景仰。他接着写道：

“我在拉多加运河和波尔塔瓦原野上对他备感崇敬，我追寻他的足迹，认定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统帅。”

至于在纯军事方面，苏沃洛夫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同代人，根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理解。与当时通知的战略原则相反，他主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把占领城市和要塞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19世纪中叶，弗·恩格斯在评价苏沃洛夫军事学术的先进性时写道，苏沃洛夫的战略思想已接近现代的战略体系。

第十五章 女皇驾崩

1 失之交臂

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对专制制度的致命威胁，便准备公开加入反法同盟。尽管，法兰西执政内阁的军队一方面在刺刀上挂出高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干着掠夺和抢劫的勾当。拿破仑·波拿巴在进行势如破竹的远征期间就曾将意大利破坏殆尽。

奥地利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已处于悲惨的境地，于是便请求俄罗斯给以军事上的援助。叶卡捷琳娜二世答应从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列普宁的部队中抽调 6 万人组成一个军团，开往克拉科夫去援助奥地利人。领导这次远征除苏沃洛夫之外，没有第二个竞争者。奥地利人也指名要他。给元帅的“圣旨”业已草就，还附有一张开列着派定参加远征的各支部队的清单。看来，命运很快就要安排他和拿破仑在战场上交手，把一决雌雄的机会交到他俩的手中。然而，就在俄罗斯同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结成新的联盟进行的谈判还未结束，行将到来的战争计划尚未最后批准的时刻，叶卡捷琳娜二世于 1796 年 11 月 6 日驾崩了。

苏沃洛夫的一切希望都随着她的辞世而破灭了……

2 保罗一世

鼓声阵阵，长笛声声，新沙皇保罗一世的加契纳部队身着普鲁士式军服开进彼得堡。成百上千的警察和龙骑兵沿街奔跑，奉旨将过往行人头上戴的圆帽扯下，立即毁掉，把燕尾服上的衣领割去，把坎肩撕成碎片，成千上万半裸的居民张皇失措地四散跑回家中。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保罗一世刚刚继位就干了这些荒唐事。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然而有更多的理由认为，保罗只不过是彼得三世亲普鲁士思想的一个直接继承人。女皇在位时，他忍屈受辱心灵受到折磨摧残，使他变得冷酷无情，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制度的报复心理越来越重。一切与已故女皇及其宠臣名字有联系的事物都必须予以忘却。

新帝登基的最初几天，普降浩荡皇恩。萨尔特科夫伯爵、列普宁公爵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都被晋升为元帅。可谓新奇事无处不有。

在部队，保罗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让军队严格效仿普鲁士军队的模式。在波将金的倡议下采用的简便而舒适的服装被普鲁士的军服取代。士兵穿上了用厚呢料做成的深绿色制服和长坎肩，制服上有折领、翻领，砖灰色的翻袖口。头发前部剪成短发型，并涂上臭乎乎的脂油，蓄起大大的鬓角，脑后留着一俄尺长的发辫，还扑了白粉。每人发一顶宽银色饰边帽子，还带一个大扣环和黑花结。这顶式样古怪的帽子勉强能扣在头上，一迈步就往下掉。一条两指宽的法兰绒黑领带紧紧地勒在脖子上。脚上穿着紧瘦的翘尖鞋，黑呢护腿套从上到下钉着一排红扣子，从膝侧一扣，把腿裹得紧紧的。整个这套装束既笨重又繁琐。

一些将军和军官因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被解职，或被关入城堡，或被

流放到西伯利亚。最感痛苦的莫过于士兵。本来，前朝对他们就不宽厚，在保罗的统治下，对待士兵就更为苛刻了。他们用殴打办法纠正仪容，扯掉弹兵的胡子，不分青红皂白，用新采用的制式木棍痛打普通士兵和士官生。

恐惧心理成了执行勤务的主要动力，这种情况在首都尤为突出。在形式上有一点做得不符合要求，多年立下的战功就化为乌有。因此，一切表面上的东西都成了头等重要的事，而事情的精神和实质却被视而不见。保罗将陆军元帅的头衔授予了近十名平庸之辈，从而降低了这一最高称号的价值。他还授予一批年轻人将军衔，因而也使这一军衔丧失了应有的意义。

保罗视军队为驯服工具的观点同苏沃洛夫启发良知和爱国热情的办法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

3 失宠被软禁

新帝对光荣的传统根本不予考虑，声称要“从头开始”，彻底改造俄国军队。苏沃洛夫的心头涌起一股淡淡的忧愁。对他来说，虽然皇威不可动摇，但是，对保罗那些危害军队的荒唐改革他又不能无动于衷。在这种悲剧性的内心矛盾斗争中，伟大的统帅表现出惊人的胆识，哪怕在帝王面前他也不能放弃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原则。元帅几次提笔在一张纸的上端写下“日暮”、“清晨”、“夜晚”。他好像是在回顾自己一生的道路，作着总结：“我不忘旧交，于人无求，惟关心大众之利益，尤希望防祸于未然……”“我的血统关系和我的本性是与我的天职分不开的，也就是与上帝、君主和祖国分不开……”

这位俄罗斯统帅对“军队中毫无意义的残酷做法”感到激愤，努力维护因盲目效仿德国制度而横遭践踏的民族尊严：“普军屡屡败于俄军，我们向他们学什么呢？”他对保罗一世在战术、纪律和士兵服装方面进行的更改作了这样的总结。

他还说：“发辫不能当矛使，髻发不能当炮打，香粉不能当枪放，而我不是德国人，生来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时，他的这些尖刻话语曾传遍全俄罗斯。

苏沃洛夫经常触犯新条令，从而愈加激怒了保罗一世，苏沃洛夫常说：“要我改变，为时已晚！”于是，保罗颁旨，令其辞职。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世时，曾降旨将一大片花园和布列斯特以西小城科布林的一座城堡赐给苏沃洛夫。当时就在此地的花园内盖起一座木结构房屋。这是一座普通的平房，有七个房间，四周筑着土墙。城里的一条大路通向庄园，两旁栽着高大的金字塔形杨树。1797年4月初，苏沃洛夫从图利钦来到科布林。

军队对新规矩大为不满，怨声载道，与已成为光荣战斗传统之象征的苏沃洛夫的名字相关的传说也越来越多。新沙皇为防止兵变，消除苏沃洛夫的影响，于4月22日晚突然降旨，命令将苏沃洛夫带往博罗维奇庄园软禁。苏沃洛夫像做梦一样匆匆同朋友道别，甚至都没能安排一下事务，未带任何值钱物品便跟保罗指定的八品陪审员尼科列夫向偏远的诺夫哥罗德省的密林驰去。经过12天令人疲惫不堪的颠簸之后，尼科列

夫将元帅交给温多姆斯基中校监管，自己则返回科布林。他以沙皇的名义逮捕了大批军官，并将他们带到基辅投入一所城堡。然而，经过审讯，一无所获，于是又将军官们释放。保罗给诺夫哥罗德省省长颁旨道：“请对已被开除军职的安东·格列斯涅尔少校和骑兵大尉切特韦尔金斯基公爵及苏沃洛夫的其他随从人员进行监视，勿令他们同现住你省的前元帅苏沃洛夫伯爵联系及会面。”

伟大统帅的声誉和受难者头上的光晕更使对他的监视变成了一件不光彩的差事。总的看来，温多姆斯基和这位著名的流放犯尚能和睦相处，他表现得较为灵活，态度也有分寸。苏沃洛夫收到女儿的一封信：“我的心揭示给我的就是向至高无上的主祈祷，让您能心神安稳地生活下去，我和弟弟、儿子都健康无恙，请您为我们祝福……我切望能尽快见到您，我祈求上帝——我们的护佑者保佑我实现这一夙愿。吻您的手。”一个月后，求得沙皇恩准，祖博娃伯爵夫人携同幼子亚历山大和 13 岁的弟弟阿尔卡季来到他身边。

老元帅万分高兴和激动，不知在自己简陋的木屋中如何安置这些亲爱的客人才好。他的亲人们在这里呆了近两个月，这可忙坏了温多姆斯基——他连每件小事都得向省长报告。后者又得报呈彼得堡的保罗。沙皇从遥远的彼得堡监视着苏沃洛夫的一举一动。

许多人得知元帅失宠，便乘他被流放无力保护自己之机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钱财上的要求。此外，总检察官要定期向上报告苏沃洛夫的行动及起居情况。这种侮辱性的监视对元帅是一种最残酷的折磨。

1797 年 9 月，苏沃洛夫上书保罗：“仁慈无量的皇帝陛下！伟大的君主：请发发慈悲吧，怜悯怜悯一个可怜的老头子吧。如果我有冒犯您之处，请您原谅。”但是，在这个古怪的沙皇身上温情掺着出奇的残忍，突然而生的善念伴随着冷酷无情。苏沃洛夫这封悲悲戚戚的信如石沉大海。

事隔半年，1798 年 2 月的一天，他的外甥安德烈·戈尔恰科夫——保罗一世的侍从武官突然来到康昌斯科耶这位流放者面前。

苏沃洛夫在军队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对他的贬黜显得极不妥当。沙皇命令 19 岁的戈尔恰科夫转告统帅：“如果以前他有犯上行为，朕并不记恨；他可以回来，但回来后希望在行动上不再引起丝毫误会。”

保罗太不了解苏沃洛夫的性格了。元帅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拒绝去彼得堡。他确信新君主对军队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观点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看不出有什么和解的基础。后来，碍于外甥的一再请求，数月后他返回了彼得堡，并很快得到沙皇的召见。保罗很想同享有盛誉的元帅和解，但是，苏沃洛夫始终信守俄罗斯军队要具有自己的特性这一原则，于是他继续同拥有无限权力的君王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感到留在彼得堡无益，便请求恩准他返回乡下，保罗快快不乐地同意了。

返回乡下后，离职的元帅郁郁寡欢。他想象着飞马迎战法军的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他重返军队已无望了——他的生命之路快走完了。“忘怀之草”已经铺满了伊兹梅尔的围墙及福克沙尼和雷姆尼克河的战场。如今，苏沃洛夫本人似乎已经成了行将结束的 18 世纪的一片神奇的残叶。

第十六章 登程意大利

1 命运使他重返沙场

当苏沃洛夫心灰意冷，甚至奏请陛下恩准他去修道院，想“以臣残年余生侍奉上帝”时，历史却为苏沃洛夫安排了一次新的、可能也是最艰巨的考验。

1799年2月6日，侍从武官托尔布欣带着保罗一世的御笔诏书驰抵康昌斯科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伯爵，现收到维也纳宫廷的照会，他们切望您统帅他们在意大利的军队，朕之罗森贝格和格尔曼军团也向该国进军。据此种情况及目前欧洲之局势，朕以为必须以朕及其他人之名义建议您负起此一指挥重任。速来此，以便前往维也纳。”为缓解前段的僵局，保罗特附一封私人信件。沙皇解释说：“现在不是我们争议是非曲直的时候。有过错的人上帝会加以宽恕的。罗马皇帝要求您去指挥他的军队，并把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命运交托与您。我能做的事是对此表示同意，而您该做的事则是去拯救他们。请您不要失去争得荣誉的时间，快点来吧！朕将非常高兴见到您。”

年近七旬高龄的元帅，身上满是战争伤疤，可是接到御旨又看过沙皇亲笔信后无比激动。他为能重返沙场报效祖国而兴奋不已，立刻下决心遵旨远征。

苏沃洛夫从偏僻的康昌斯科耶到达彼得堡时，已经疲惫不堪，但精神饱满，坚信定能在意大利战场克敌制胜。而且，他在精神上已赢得了——压下了沙皇的主张，保持了军队独特的俄罗斯风格。

“发挥您之所长，按自己的意志去指挥战争吧。”当元帅请求在部队中进行某些改革时，保罗一世是这样答复的。沙皇一再表示对苏沃洛夫抱有好感，主动授予他一枚圣约安·耶路撒冷大十字勋章。

当苏沃洛夫元帅出师远征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引起极大轰动，公众感到欢欣鼓舞。在街道上，人们成群结队地跟在元帅身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仰。从前曾追随元帅打过赫赫胜仗的人纷纷从各地赶来，表示愿同他一道为国效劳。格尔曼远征军团的士兵们听到苏沃洛夫受命指挥他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法军是一支组织严密，异常强大的部队。贪图功名的年轻将领们采取密集的步兵散兵线和纵队形式，使战术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法军士兵深谙使用冷兵器的技术。墨守线式战术成规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抱怨说，“在通常情况下”，本来是可以战胜法国人的，但他们总是像“一股狂澜”，“以一种可怕的力量”突破对方。总之，与法军交手，将是一场硬仗。驻意大利奥军总司令、26岁的奥兰斯基亲王死后，大家一致认为，只有苏沃洛夫才能抵挡住法国军队。

2 元帅的恶作剧

不久前，法兰西波旁王朝末代国王还感到前景十分暗淡。普罗宛斯基公爵逃离法国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直过着“冒险家的流浪生活”，经过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应保罗一世的邀请，在俄国定居。

1799年的来临使这位流亡者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油然而生。在公爵的宫殿里也同整个米塔瓦市一样，纷纷传说声名显赫的苏沃洛夫元帅要从库尔兰首府经过的消息。

清晨，苏沃洛夫元帅的行辕里就来了一大群热望谒见他的人。时钟敲过8点，大厅的门开了，一个瘦小的人穿着衬衣出来，用仆人的声调说道：“元帅马上就出来！”说罢便走了进去。几乎同时此人又走了出来，这时他已身着绿色制服，衣缝处镶嵌着钻石，胸前挂着许多勋章。统帅如此迅速地穿好衣服，是为了驳斥那些说他已年老体衰、毫无用处的无稽之谈。

会见结束后，苏沃洛夫元帅在众多市民的簇拥下，穿过几条街道，参观了城市警卫部队的营区。在那里，当元帅看到给卫兵们送来了午饭，就同士兵们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顿稀饭。然后，他按照预定的时间前去会见法国王位的追求者。

在四方形的内宫中，由这位王位追求者的卫队组成的仪仗队已经在等候苏沃洛夫到来。公爵的全体随从人员齐集接见厅。他迎着元帅走上前来，暗暗注意到苏沃洛夫身体消瘦，个头矮小，一双蔚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没戴假发，敞着制服。苏沃洛夫按照古老俄罗斯风俗，首先一拜到地，然后吻了公爵的手和衣服下摆，普罗宛斯基微微躬身致意。

“得见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战剑，”普罗宛斯基咬文嚼字地说，“十分荣幸，而对本爵不能同您一道分担战斗风险深感遗憾，然而我对您出师必胜满怀信心。”

苏沃洛夫回答的头一句话就使这位王位追求者大吃一惊。

“上帝为了惩罚我的罪孽，”元帅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说，“据说已将拿破仑派往埃及，使我无法得到战胜他的光荣。”

那些一听到这位常胜将军的名字就不寒而栗的贵族，立即议论纷纷，有的怀疑，有的困惑，有的赞叹。

“元帅阁下，您的佩剑乃是一件由上帝操之，进行惩罚的武器。”王位追求者郑重地说。

苏沃洛夫立刻回答说：

“陛下，我希望只用少量火药就把敌人赶出意大利！请您，陛下，给我订一个明年在法国同您见面的日子。”

元帅的这种信心引起了王位追求者心中的隐痛。因为他觉得，共和体制的拥护者毕竟还是法国人啊！他默默地低下满是鬃发的头，请元帅进书房谈话。

苏沃洛夫离去以后，这位王位追求者字斟句酌地对自己那些侍从官员们说：

“在这副奇特的形骸中蕴藏着一个伟大军事天才人物的才华。”

3 “奥地利元帅”

苏沃洛夫不久就抵达维尔诺。之后继续赶路。他们经多日颠簸，终于在3月14日晚到达维也纳。翌日，当苏沃洛夫和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去谒见奥皇弗朗茨时，好奇的人群将维也纳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30岁的奥皇盛情接见了俄军统帅，赐封苏沃洛夫为奥地利元帅，授权他作为总

司令全权调遣联军，并答应元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但同时，奥皇又要求元帅详细陈述他对这次远征的设想。

“目标是巴黎！要达到这一目的，处处都得对敌人实行打击，各地要同时行动。军事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打击追歼敌人，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还要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在上帝的保佑下达到目的。对此我敢担保。”

可是，奥皇朝军事院给苏沃洛夫送来了在北意大利把每一个步骤都预先规定好的作战计划，并请元帅变动或修正。元帅将整个计划一笔勾掉，在下边写道，他的仗将从跨越阿达河打起，而打到什么地方结束要看上帝的安排。

人们知道，苏沃洛夫谙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详尽研究过18世纪的历次战争史料，他不可能看不出，预见一切，纸上谈兵和坐在办公室中操纵总司令每个行动的可悲癖好，使奥地利几十年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办公室里只能胡说八道，到了战场才能真杀实斗！”苏沃洛夫经常这样说。

苏沃洛夫起程奔赴北意大利。那里，奥地利人一直按兵不动，直到4月3日，奥军总指挥年迈的梅拉斯将军才决定让部队向前推进。同一天，苏沃洛夫来到维罗纳市。

易动感情的意大利人听说俄军元帅来到了，便跑上前来，把车上的马卸掉，兴高采烈地呼喊，将他的车推到准备给他住的艾米廖宫：

“我们的救星万岁！”

元帅快步登上大理石楼梯，进入给他布置好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镜子都已用布遮上。俄国和奥地利的将军、维罗纳市的宗教及市政机关的代表和议员们已齐集在客厅里等待着他。不一会儿，苏沃洛夫身着奥地利白色元帅服，佩带全部勋章走出来。元帅向大家点头致意，走到天主教大主教面前接受祝福，然后，铿锵有力地说道：

“俄国皇帝保罗·彼得罗维奇和奥皇弗朗茨一世派我率大军来驱逐狂妄自大、举止轻浮的法国人出意大利，恢复你们国家及法国的安定，扶持发生动摇的王位，维护对基督教的信仰及风尚，清除渎神之徒。我请求您，至高无上的主教，为所有笃信基督的军人向上帝祈祷。而你们，”他接着对维罗纳市的官员们说，“要忠诚于皇王的法规，尽心竭力地协助我们！”

随着夜幕降临，城里燃起了五颜六色的灯光，装着彩灯的牌子和花字光彩熠熠。意大利人在街上通宵狂欢。

翌日清晨，苏沃洛夫巡视营地，受到俄军士兵热烈的欢迎。一面大鼓发出缓慢而低沉的声响，仿佛是一颗共同的心跳动。士兵的队列望不到头，他们全都听命于元帅，心里装的全是元帅的思想和感情。苏沃洛夫简要地讲了一下他那些进攻原则，就回到自己的住处。

4 阿达河大战

苏沃洛夫等待同一个新的对手交锋，心中有些激动不安。伦巴第省

最大的城市之一布里西亚横挡在联军前进的道路上。苏沃洛夫非常清楚，他同法国人的第一次交锋将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便指示克赖将军突击攻取布里西亚城，并设法切断法军可能退却的道路。

联军向布里西亚城发起进攻时，该城城防司令布泽将军率 1100 名士兵躲进了城砦。城内居民支持联军，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克赖将军按元帅意图劝法军投降。布泽看到负隅顽抗只会自取灭亡，便于 4 月 10 日交出了城砦。

布里西亚失守后，法国人心里着了慌，他们非常清楚，随着苏沃洛夫的出现，联军会立即采取坚决的行动了。这一仗速战速决，而且并无损失。俄军元帅上奏保罗一世：“我方无伤亡。”沙皇得到这一消息后，下令在巴甫洛夫斯克做感恩祈祷，祝愿“常胜将军苏沃洛夫、雷姆尼克伯爵将军健康长寿……”老元帅 14 岁的儿子阿尔卡季·苏沃洛夫为沙皇的祝愿感动得热泪盈眶，双膝跪倒在保罗面前。沙皇对阿尔卡季这种儿女之情感到满意，便将其召进书房说：

“到你父亲那里去向他学习吧！我再也给你找不出更好的榜样和更合适的人了！”

4 月 14 日，联军全部到达阿达河，与敌军隔河相望驻扎下来。苏沃洛夫终于同谢雷尔的主力接触。

阿达河无法涉渡，源头处右岸陡峭，支流极多，渠道纵横，在流入波河的河口处两岸都是沼泽泥潭，长达 100 俄里的河道构成了一条非常有利的天然防线。谢雷尔正处在危急关头：他已不能再往后退，因为那将使他失掉同驻扎在中意大利和南意大利部队的一切联系。法军经过一场混乱的退却，剩下 2·8 万人，而苏沃洛夫有 4.8 万人。

元帅借助俄军兵力优势，经 12 小时浴血奋战拿下莱科城，使法军损失惨重。

就在 4 月 15 日这天，法军将领谢雷尔被解除意大利军司令职务。接替他的是在法国仅次于波拿巴的最杰出的一名将军——年方 36 岁的莫罗。莫罗很受军队和人民的敬仰，他气度非凡，性格坚定顽强。

苏沃洛夫处处表现出坚强如钢的个性，当他听到莫罗就任的消息时兴奋地说：

“我看这是上帝的旨意：打败冒充的行家算不得多么光荣，我们从莫罗手里夺来的桂冠才会大放异彩！”

莫罗是在战线拉得过长，可能导致失败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接管部队的。他力图扭转局势，急令各师集结，但苏沃洛夫不容敌军变更部署。为了麻痹法军，他故意选择了一处最不宜渡河的地点架桥：那里河道急剧弯转，水流湍急，岸陡崖高。法国人认定，要想在这里架桥，特别是在夜里，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因此，在岸边连岗哨都没有设。天将拂晓时，法国人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是这时几百名奥地利猎骑兵和哥萨克骑兵已经通过了浮桥。

由远征军长官杰尼索夫率领的哥萨克骑兵行动神速，保证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杰尼索夫长官这次又大显身手。他将所有的三个哥萨克骑兵团集中起来，同匈牙利骠骑兵一起，向敌左翼发起攻击，将法军逼退到波佐。正如苏沃洛夫所说：“在格列科夫团长的配合下，受到智勇双全的军人、远征军长官杰尼索夫的激励，哥萨克骑兵发扬俄罗斯人固有的

勇敢精神，四处刺杀敌人。”

联军渡过阿达河的同时，苏沃洛夫命令将凯姆和弗雷利希的两个师派往卡萨诺，以切断法军的退路。由于奥地利人拖拉，士气不高，致使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凯姆和弗雷利希率 13 000 人的部队向仅由 2000 名法军守卫的桥头堡实施攻击，连续攻打 6 个小时毫无成效。在这段时间内，刚毅的莫罗已将维克托师的部分兵力调到卡萨诺。下午 4 点，苏沃洛夫到了。

随着苏沃洛夫的到来，奥地利部队似乎变了样：消极情绪顷刻消失。元帅把兵力部署稍作变更，命令设置一个配备 30 门大炮的炮垒，便鼓动部队重新发起一次坚决的进攻。奥地利士兵很快就冲入了法军阵地，使对方来不及毁桥就逃过桥去，把火炮也丢下了。

就这样，在 4 月 15、16、17 日三天的时间内，伦巴第的命运就决定了。联军进攻米兰的道路已经打通。法军在三天的会战中伤亡 2500 多人，被俘近 5000 人。苏沃洛夫称赞了“用冷兵器英勇拼杀”的奥地利士兵，突出表扬了杰尼索夫指挥的顿河哥萨克骑兵。

保罗一世派人将一枚嵌有自己肖像的钻石戒指送给苏沃洛夫，并附一道谕旨：“请接受它，以作您伟大业绩之见证，戴在您那克敌制胜之手上……朕已将令郎调为驾前侍从武官，职衔高于他人，但仍留在您身边。依朕看来，您之爱子及学生在宫中供职有失体统。”

第十七章 特雷比亚河

1 元帅手下的败将

99年春，奥地利人在瑞士和莱茵河一带毫无进展，联军取得几次决定性胜利的惟一战场就是意大利。

联军从米兰开出后，于4月21日抵达波河沿岸，先遣支队当即实施强渡。苏沃洛夫打算在两支法国军队之间占领阵地，好根据敌情让部队集结在波河左岸或右岸。

当苏沃洛夫巧妙地调遣他的主力时，莫罗采取了哪些步骤呢？

莫罗在兵分两路撤离米兰时，心里惦记的是怎样与麦克唐纳军队保持联系，同时又守住都灵这个皮埃蒙特的中心及法军的主要储备场所。莫罗对俄军统帅的计划一无所知，又害怕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兵力部署得过于分散，就决定把全部野战部队集中到一个便于机动的阵地上，在都灵只留下一支守卫部队。当时法军总兵力有2万，他让3400名士兵备足粮食、火炮和枪械，据守在城砦里。苏沃洛夫命令加固在莫罗和麦克唐纳之间的己方阵地中央部位。北意大利的复杂局势，要求根据出现的情况当机立断地改变方针。敌人主动精神很强，精力充沛，行动灵活机动，因而可以说，只是由于苏沃洛夫高超的指挥才能，才使联军得以圆满完成一系列异常复杂的任务。

莫罗推断联军是开赴中意大利去打麦克唐纳，便真的下令离开阵地，向托尔托纳推进。他估计在这里只会碰到一个观察支队，便于5月5日晨，命维克托师渡过博尔米达河。法军总司令想以此为自己打开通往热那亚的道路，但是，由于苏沃洛夫的神机妙算，莫罗这位共和国天才将军手下的军队处境日益艰难，而且屡战屡败。

两位世界名将经几次交锋、斗智，莫罗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有人问起他对苏沃洛夫的看法时，莫罗回答说：“一个将军如果具有超人的毅力，宁可牺牲自己和全军人马也不后退一步，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2 会师都灵

联军决定兵分两路向都灵前进：沙特莱尔已到达都灵城下，向守军指挥官提出献城的劝告。但该指挥官声称他们将死守到底。苏沃洛夫命令对都灵实施包围，设立炮垒，于5月15日深夜开始炮击，到凌晨如敌守军仍不投降，就实施强攻。

有几个奥地利将军纷纷述说夺取都灵很困难，俄军元帅非常气愤地说：

“我想这不在话下！汉尼拔横越西班牙，强渡罗纳河，大败高卢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只用三天时间就拿下了都灵。他就是我的老师！我要做他这位天才的继承人！”

元帅和先头部队一起来到城郊。他在一个喷泉旁停下来欣赏这婀娜多姿的树影和南意大利的夜景。与他并肩而立的德费尔登不由地赞美起意大利那醉人的自然美景。

俄军总司令试图再次劝敌投降，便吩咐写了一封劝降书。都灵城防

司令傲慢地宣称：“就向我进攻吧，我将予以还击。”苏沃洛夫下令为攻城作准备——挖壕，并将对都灵进行两昼夜的炮轰。

翌日晨，城内居民为免遭炮击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主动打开城门，放下吊桥，使联军能长驱直入，并在敌军械库里缴获 382 门大炮，15 门臼炮和 2 万支步枪。午后 3 时，苏沃洛夫率主力部队进入皮埃蒙特的首府都灵，受到比进入米兰时更为热烈的欢迎。入夜，全城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象。总司令下榻在一座楼房的底层。不一会儿，菲奥烈里派出的一名军使被带来见他。这位城防司令为居民的背叛行为所激怒，宣称将炮击全城，直到联军撤走为上。联军总司令马上口授一封致菲奥烈里将军的信：

“您若不顾各文明民族之间的一切惯例，下令炮击城市，那我现在预先通知您，将军，我军进入都灵时俘虏的法国人将为此付出代价；届时全体被俘人员，包括伤病员在内，将被送往城砦广场并一直押在那里，直到您撤销炮击无辜平民的命令为止。我提请您考虑，将军，您的报复行为会给法国人曾允诺予以帮助和友谊的那些民族造成什么印象，全欧洲对此又会作何考虑。”

苏沃洛夫发出的威胁奏效了。城防司令宣布，如果联军保证不从都灵方面进攻城砦，他将停止对都灵进行炮击。俄军统帅表示同意，就这样，顺利地拿下了都灵。

3 士兵会成为将军

在都灵，元帅收到联军在北意大利各地获胜的捷报。为庆祝新的胜利，定于 5 月 17 日在都灵举行庆典。是日早晨，在苏沃洛夫住所做了感恩祷告之后，总司令身穿全套礼服前往大教堂。他在住处设午宴招待城里的豪门贵族和联军将领。元帅提议为进入都灵的凯姆的健康干杯。

在座的一个维也纳贵族对苏沃洛夫说道：

“您是否知道，凯姆出身于一个鞋匠之家，是由一个普通士兵慢慢提升为将军的？”

“是的！”苏沃洛夫答道，“他没有名门贵族的荫庇。但在凯姆打了这么多胜仗以后，我若有他这样一个至少是表弟的亲属，将会感到荣幸……”

“很难看出哪个士兵将来会成为统帅。”德费尔登说。

“确实是这样！”元帅马上应声道，“只有彼得大帝掌握选拔人才的诀窍：他只看了普通士兵鲁缅采夫一眼，就让他当了军官、使臣、高官显宦。我认为，蠢材的特征是高傲，庸才的特征是卑鄙，真正品学兼优的人的特征是情操高尚而态度谦虚。”

“伯爵阁下！”狡黠的富克斯插嘴说，您的崇拜者罗斯托普钦伯爵在给您的信中写道：“您的运道令人羡慕，您在一位伟人身边供职。鲁缅采夫是一代英雄，苏沃洛夫则是万世不朽的英杰。”

元帅皱了皱眉头：

“不对，你回信要告诉他：‘苏沃洛夫是鲁缅采夫的学生’。”

当天晚上，苏沃洛夫应邀去观看演出，在戏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司令进入指定给他的包厢时，响起一片掌声。幕布徐徐拉开，

舞台上现出一座荣誉殿堂，里面安放着苏沃洛夫的半身塑像。这位疆场骁将顿时老泪纵横，向观众频频鞠躬致意，当他返回寓所时，沿途张灯结彩，他的名字在灯光中熠熠闪耀。

全俄国都无比兴奋地注视着苏沃洛夫所取得的胜利。“祖国的忠诚儿女齐声欢唱，讴歌您所取得的胜利”。罗斯托普钦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而对您心怀敌意之徒和那些卑躬屈节的败类则向地底钻去，怕见您所获胜利的灿烂荣光。”保罗一世吩咐查询现存有多少圣安娜十字勋章，要立即给苏沃洛夫送去 500 枚“由他颁发”。“您所到之处无不获胜，您的名声使北意大利本身变为颂扬您所建功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俄国沙皇在新颁的诏书中赞扬道。

4 “前进将军”——苏沃洛夫

麦克唐纳的士兵第一次见到了俄国的顿河哥萨克，混乱只发生在转瞬之间，但却足以使这次会战的局面马上发生转折。

神奇的勇士们渡过博尔米达河后，36 小时走了 70 俄里，没有休息就在军乐和战鼓声中高唱俄罗斯歌曲，齐心协力地向穿着蓝色军装的法国队伍冲去。苏沃洛夫在火线上往来驰骋，不断地反复高喊：

“前进，前进！杀呀！砍呀！”

苏沃洛夫这种有感召力的口号，鼓舞着士兵勇往直前奋力杀敌，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前进将军”。

他看见联军队伍冒着猛烈的炮火，越过一道道壕沟，不停地向前挺进。这场战斗对麦克唐纳来说是很不幸的，他的部队损失惨重，被击毙近 1000 人，被俘 1200 人。

傍晚，战斗接近尾声时，联军的基本兵力陆续开到。苏沃洛夫定好 6 月 7 日的进攻计划后，考虑到部队过度疲劳，把出击时间由早上七时推迟到十时。主攻任务由全是俄国部队的联军右翼担任。

苏沃洛夫奔驰在战场的各个角落，鼓舞他那些神奇勇士们的士气。富克斯呆在后方一个安全的高地上和年迈的德费尔登议论着这位伟大的统帅。

“您瞧！”他大声说道，“他所到之处，秩序立即恢复！”

德费尔登微微一笑：

“对你来说这很新鲜，可我和这位难以理解的古怪人物共事 35 年，见得多了。这是一种圣符，只要将它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往外一亮，仗就打赢了！我这一辈子有好几次让苏沃洛夫弄得很难堪。有时，我觉得他的作战部署杂乱无章，但结果总是证明情况恰好相反……”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法军终于被全线赶过特雷比亚河。又经几天的激战，到 6 月 10 日麦克唐纳指挥的法军共损失 18 000 人，东布罗夫斯基的 2000 名特种军团士兵仅有 300 名幸存下来。

5 敌军赞誉君主褒奖

对于苏沃洛夫的战法，就连敌人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莫罗说，向特雷比亚河的进军是“军事艺术的顶峰”。几年以后，麦克唐纳在拿破

仑宫中与俄国大使谈话时指出：“尽管拿破仑皇帝本人对苏沃洛夫远征意大利不讲什么指摘的话，但他不喜欢谈论这次战争。特雷比亚河大战时，我还很年轻。那一战失败本来会对我的前途产生很不利的影响，然而由于我是败在苏沃洛夫手下的，这才安然无事。”

保罗一世对这一新的胜利降旨说：“朕谨以您本人所述之言向您祝贺：‘感谢上帝，光荣属于您。’”赫沃斯托夫告诉“亲爱的舅父”说：“这次战役在此地甚为轰动；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舍不得派信使来报告。”凡被元帅提名呈请奖励者，均获重赏。他本人获赐一幅钻石镶边的沙皇画像。

俄国欣喜若狂，法国胆战心惊。可那些似乎应对苏沃洛夫所取得的胜利最为喜悦的人——弗朗茨皇帝和皇朝军事院，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矜持态度。俄军统帅和只顾自己私利的奥地利宫廷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很深了。弗朗茨再次降旨，禁止苏沃洛夫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无论是进攻罗马，那不勒斯，还是经瓦莱和萨瓦进攻法国。这种监督约束正在变成一种侮辱。这一点已为许多奥地利人所理解。

元帅曾问及一位联军将领：“汉尼拔为什么没径直去攻罗马？那位将军回答说，可能迦太基也有其自己的皇朝军事院吧。”

第十八章 诺维

1 攻克最后堡垒曼图亚

沃洛夫原想向热那亚狭窄地带进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可就是在这个法国人遭到失败后积极聚积新的力量、补充军队的时候，皇朝军事院的整个作战计划仍然是要攻占曼图亚及其他要塞，保卫已占领的意大利各省。现在只好认真去对付亚历山大里亚城罢了。

7月4日午夜3时，各炮兵连一齐开火。霎时，城砦里的仓库和医院燃起了熊熊烈火。六小时后，城砦里的火炮被打哑，联军炮火一直未断，七天之内，75门火炮共发射4.2万发炮弹。7月10日，军使来见贝勒加尔德将军，同意缴械投降。

“今日，朕接到您报告已攻克亚历山大里亚要塞的呈文，”保罗一世在给苏沃洛夫的谕旨中写道，“您之战果及所获胜利之影响正日益巩固，且在意大利全境肃清不信上帝者已为时不远。此事全赖您之军事艺术，勇敢精神和高尚品德。明日，朕将离此赴巴甫洛夫斯克，抵达后之次日，朕将邀集诸臣及外使，为常胜元帅及随元帅征战之全军将士之健康祈祷祝福。”

可是，对曼图亚要塞的包围封锁已有三个月之久。曼图亚城防司令拉图尔德·富萨克准将是法国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现在守备部队1万人，粮秣足够1年之用。曼图亚要塞沉重地压在维也纳皇朝军事院的心上，因而俄军总司令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这个障碍。自从雷宾德尔军到达意大利后，其编内的大部分炮兵及全部工兵都被派往曼图亚城下归克赖调用。6月25日，展开了猛烈的攻城战。7月18日，要塞守敌终于投降。俄军大获全胜，缴获了675门火炮，一批炮艇和大批粮食。

苏沃洛夫历次取得的胜利还没有像这一回那样受到奥地利的高度重视。曼图亚要塞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人瞠目结舌。曼图亚要塞的城防司令不仅被指责为胆小怯战，而且被说成是叛国，沙皇保罗为奖赏苏沃洛夫夺取曼图亚的战功，加封他“意大利”公爵封号。

“请接受对您丰功伟绩之奖赏，”保罗一世8月9日降旨苏沃洛夫说，“让标志此一功业的称号为您之子孙代代相传，为俄罗斯增光——战无不胜的元帅、意大利公爵、雷姆尼克伯爵。”

2 血战诺维城

战鼓隆隆，旌旗猎猎，俄军阵线宛如参加平时的大演习一样，整齐地向前推进。法军退到山脊后面，一场激战开始了。敌人的枪弹和霰弹冰雹般倾泻而来。敌人打得非常凶猛，德费尔登无力攻下敌人火力猛烈的炮兵阵地，第二次攻击又未得手。突然，一支排着密集队形的人马突入了混成营和莫斯科掷弹兵的散兵线。

一直置身于硝烟弥漫的火线，亲自参加最激烈战斗的元帅，此时来到了向下退却的士兵中间。他沿着散兵线往来驰骋，大声命令：

“到我这儿来，到这边来，弟兄们！整队！”

他生气地对来到他跟前的德费尔登说：“上帝保佑，带预备队守在

这里！”

预备队的一个步兵营已经沿山坡跑步向前冲击。

“弟兄们，”苏沃洛夫对士兵们喊道，“前进！我们是俄罗斯人，用刺刀戳！用枪托砸！不要停，迅速前进！哎，跳过去！抖起威风！前进！”

苏沃洛夫在他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大概还从未遇到过如此激烈的抵抗。他亲眼看到，联军接二连三的进攻都被法军打退。将军们不断地劝慰元帅，但元帅却焦躁地说他受不了失败之辱。将军们公正地表示异议说，进攻被打退并不就是失败……

经过一场浴血白刃拼搏，在诺维城和高地上空，顿时“乌拉”的欢呼声已响彻云霄。德费尔登攻进了诺维城。

莫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交战双方都打得异常顽强、激烈，这次战斗的确是一场血战。联军损失了近 8000 人，法军损失超过 1 万人，茹贝尔、瓦特朗少将和加罗准将阵亡。俘敌 4600 人，其中有佩里尼翁上将，格鲁西、科利少将及帕尔托诺准将。

3 奖赏

苏沃洛夫在阿斯蒂营地度过的三个星期里，这位伟大的统帅似乎举行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凯旋仪式。外国人纷至沓来瞻仰这位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各国为向俄军统帅表达敬慕之情，纷纷撰文著书，绘像作画，铸造奖章和纪念章。德国铸造了一枚奖章，其正面为苏沃洛夫的侧面像及拉丁语铭文“苏沃洛夫——意大利所爱戴之人”；背面铸有“高卢人克星”。驻不伦瑞克的俄国公使格里姆说，苏沃洛夫不得不接见那些接踵而来想一瞻其雄姿的人流。战后，在波兰，元帅将自己的一幅小巧精致的画像赠给了这位公使。

在伦敦的剧院里，人们朗诵诗歌，表示对苏沃洛夫的敬意。苏沃洛夫爱吃的大馅饼，苏沃洛夫的发式等风靡一时……“人们给了我许多奖赏，”纳尔逊给俄军统帅写信说，“然而我今天荣膺的奖赏最高贵：人们说我像您。”

英国的画家们给这位大败法国人的统帅加上了各种离奇古怪的特点。

曾表示愿意在这位俄军统帅手下服役的撒丁国王查理·艾曼努尔称苏沃洛夫为“不朽之帅”，封他为“皮埃蒙特军队的大元帅和王国的高级贵族”，赐“亲王和王兄”的世袭爵位。

苏沃洛夫对这些源源而来的封赐总是以玩笑态度对待。

翌日，授奖仪式严格按照事先定好的各项程序举行，只第一项除外。苏沃洛夫穿着皮埃蒙特军队大元帅的饰金礼服出席授奖仪式，尽管意大利天气酷热难熬，可普罗什卡却穿上了一件天鹅绒长衫，还挂了一个大钱袋。他没有在一旁侍候，而是远远地离开苏沃洛夫的座位直挺挺地呆立着。进餐时，大家共饮一种塞浦路斯酸质酒，频频举杯祝普罗霍尔·杜巴索夫身体健康。苏沃洛夫的面部表情始终非常严肃、庄重。当两枚缀在绿色绶带上铸有保罗一世和查理·艾曼努尔像的奖章被挂在普罗什卡的胸前时，普罗什卡要吻加贝塔的手，但是侯爵不允。于是苏沃洛夫和

普罗什卡又叫喊地满屋追起加贝塔来，他们三人差点摔倒。统帅就这样把忙和闲穿插结合在一起，并把这叫做自己的课间休息——娱乐活动。

在俄国本土，苏沃洛夫完全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保罗一世在给苏沃洛夫的信中写道：“朕已不知该对您作何赏赐，一切奖赏皆不足以表彰您之功绩。”但这奖赏还是想出来了，钦定“意大利公爵、雷姆尼克伯爵苏沃洛夫，享受与沙皇陛下同等之军事礼仪，即使在御驾之前亦如此”。

第十九章 瑞士远征

1 奥军背信弃义

苏沃洛夫在意大利取得巨大胜利后，俄国沙皇采纳了英国和奥地利的计划，让俄军向瑞士进发，组成联军共同对付法国人。

正当苏沃洛夫率部开始行动时，他了解到维也纳内阁发出指示，让查理大公不等分驻在阿尔卑斯山两侧和北意大利两边的俄国各军集结起来，就按照奥地利的计划，把他的全部兵力撤离了瑞士。这样一来，25000名俄军士兵就得在200俄里的战线上要抵御8万名马塞纳的整个部队。奥军的这种行为简直是背信弃义。

苏沃洛夫预计9月6日到达圣哥达隘口，8日突袭敌军阵地。奥军司令梅拉斯曾保证在贝林佐纳为俄军准备好今后山地行军所必需的14301头骡子。但是，当总司令率领自己的部队强行军赶到塔韦尔诺时，发现奥地利人又一次欺骗了他。元帅感到吃尽了奥地利人搞阴谋诡计的苦头。这样，俄军不得已自己四处寻找到少量骡子。在焦虑不安和不停的行军中度过了五个昼夜。

老元帅身披平常所穿的那件头篷，头戴蒂罗尔宽檐帽，骑一匹哥萨克马跑遍了士兵们的营地，讲一些鼓舞士气的话。

“那边”，他指指北面群山的方向说：“就是法国的坏蛋们。我们要以俄国方式去揍他们！山高涧深，还有大河，可是我们一定要飞越过去。我们是俄国人！我们有谁阵亡——早升天堂；若活下来，就享受荣誉。享受光荣。光荣属于我们！光荣！”

士兵怀着满腔的赤诚回答他：

“你就率领我们去干吧！我们的慈父！领我们去！走啊！乌拉！”

元帅很清楚突击圣哥达隘口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预先就派遣罗森贝格那个有6000人的旅去迂回包抄。这时，法军卢阿宗旅的一部赶来增援居丹，而且阵地也使得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了。俄军勇敢地发起猛攻，但敌军射手隐蔽在峭壁和山岩后面，几乎是指谁打谁，于是突击受挫。士兵们受到苏沃洛夫亲临战场的鼓舞，又一次向前冲去，但仍未成功。巴格拉季昂一直未到，罗森贝格也毫无音讯。天色已近傍晚，夜幕很快就要降临。法军的防御战打得非常顽强，但苏沃洛夫更加坚定，他命令发起第三次突击。部队向山上冲去，接着，敌左翼对面的雪山顶上出现了巴格拉季昂的士兵。

法军没有料到巴格拉季昂会在这里出现，他们丢弃阵地，仓皇退却。仗是打胜了，但付出的代价很高：俄军伤亡达1200人。

2 艰苦卓绝的征程

从来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走过这样的道路。1799年9月16日凌晨5时，巴格拉季昂率前卫部队踏上了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进军征途，德费尔登的部队在后面跟进，再往后是奥封贝格的部队，罗森贝格的队伍从后面掩护部队前进。越往前走，小径越窄、越陡，士兵们踏着光滑的黏土、松软的积雪和湿漉漉的岩石鱼贯而行。

罗斯希托克山脉好似一堵绵延不断的高墙横亘在面前。据目击者说，有一座高大险峻的山峰雄跨于群山之上。漫山缭绕的云雾阴冷潮湿，把士兵们团团裹住。雾气越来越湿，越来越浓，人身上的衣服完全湿透了。士兵们诅咒这座大山说：

“穿蓝褂子的法国人现在来就好了，我们打上一仗兴许能赶跑这又是雨又是雪的鬼天气。打一仗还能暖和暖和身子。”

直到黄昏时分，德费尔登的一军人马才登上山巅，宿下营来。后边隐约传来射击声。

从9月16日晨到18日傍晚，也就是说，在整整60个小时里，全军人马一直在不停顿地行进，2.5万人的部队宛如一条巨大的履带，徐徐地从山脊上爬过。

元帅本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一直随先头部队行进，让士兵们始终都能看到他。他感到自己已经患病，体弱无力，精神和体力都已疲惫不堪，因奥地利人耍弄阴谋而备受折磨。但他极力装出心情愉快的样子，同士兵们开玩笑，鼓舞他们。有一次，一队冷得发抖、饥肠辘辘、愁眉苦脸的人停下来要歇口气，苏沃洛夫恰从旁边走过，他突然开口唱了起来：“年轻姑娘怎么了，美人儿出了什么事情？”士兵们一阵哈哈大笑，精神也就振奋起来了。

官兵每人分得三捧面粉和小量面包干充饥，稍事休息后，米洛拉多维奇下令出发。士兵们擂响了战斗进军鼓，吹起了号角和自制的单簧管，俄国人的歌声响彻了群山深谷：

举起我们手中的杯盏，
别手懒，弟兄们，快斟满，
为我们的露西母亲，
让我们把美酒饮干。
弟兄们，快快把杯举起，
杯干盏净呀，精神倍添。
只是切莫忘记重任在肩，
只是切莫忘记重任在肩！

翻过山脊，士兵从另一侧的陡峭山坡跟前，看见了远方那云遮雾罩的山谷。刚下过一场雨，道路滑溜溜的更加难以行走，许多人站立不稳，飞快朝下滑去……

就在这时，同法军前哨遭遇了。指挥官命令哥萨克骑兵从小树林后边隐蔽迂回过去，敌人被迅速包围、击溃，生俘100多官兵。

在整个瑞士战区，与法国人抗衡的现在只剩苏沃洛夫率领的这支人数很少，长时间行军后疲劳不堪，又缺少粮食和火炮的军队了。刚毅果断的马塞纳已经在采取措施，看来，苏沃洛夫的军队必败无疑。马塞纳离开苏黎世时，曾对被俘的俄国军官夸口说，他很快就会把元帅及大公带到他们这里来。

3 战地动员扭转乾坤

1799年9月18日，苏沃洛夫在战地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元帅心情沉痛地说：“科尔萨科夫吃了败仗，被驱赶到苏黎世去了。格策失踪，他的一个军也被打得东窜西逃。其余的奥军——前来同我们会合的部队也被击退，这样，把法国人赶出瑞士的整个作战计划就完了……”

元帅开始述说图古特男爵及其皇朝军事院给他设置的阴谋和障碍，他提到查理大公曾许诺在俄军到达之前不率6万奥军离开瑞士；又说到奥地利人的另一件坑害人的事：没有为俄军在贝林佐纳预备好骡子，使俄军不得不滞留好几天……

听后，群情激愤。苏沃洛夫继续讲：“现在我们向施维次前进已不可能：马塞纳的兵力超过6万人。可我们还不足2万；往回走是耻辱，这将意味着败退，而俄国人和我还从来没有败退过！我们被群山包围着，只剩下很少一点面包干，而炮弹和子弹更少，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强大的，他们因打了胜仗而趾高气扬，他们的胜利是由奥地利人阴险狡诈、背信弃义的行为造成的。俄国军队还从没像我们现在这样处于濒临覆灭的境地。从来没有过！我们无往而不胜，俄罗斯的荣光八十多年来一直辉煌在她的战旗上，由东到西声威赫赫，使俄罗斯敌人胆颤心惊，使俄罗斯的盟友得到保护和可靠的援助……可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奥地利图古特院长及其皇朝军事院，公开叛卖为拯救奥地利而抛洒了那么多热血的俄国人，他们是有预谋的叛卖。”

苏沃洛夫环视了一下手下的这些将军，接着说：“创建功勋，需要所有的人同心协力。我们现在不能期望有什么人会来援助我们了。一个希望寄托于上帝，另一个希望寄托在你们所统率的部队无与伦比的骁勇强悍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之上，这是我们所仅有的东西了。我们面临着世界上最为艰险的困难，我们已处在深渊的边缘！”

他住口不说了，又一次闭上了双眼，然后叫道：

“可我们是俄国人呵！挽救挽救俄国及其帝王的荣誉和财富吧！”喊出这最后一句话，老元帅就双膝跪倒在地上。

当时，大家都愣住了，不由自主地过去搀扶这位老英雄。德费尔登上前泪水纵横地拥抱了他，吻了他的双肩及双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热泪也滚滚而下。人们把目光投向德费尔登——这位德高望重，英勇无畏的长者，“你代表我们大家说说吧”！

于是他开口了：

“我们的慈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们看到了并且现在也懂得了我们面临的严重情况，可您也了解我们这些对您忠心耿耿，无限爱戴的部下啊，请您相信我们吧！我们在上帝面前为自己也为大家向您立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慈父，俄国人从来没有过怯懦，也不会听到半句怨天尤人的话。让成千上万的敌人对着我们来吧！让四周的群山为我们设置五倍、十倍的障碍吧！我们一定要征服高山，击败敌人而成为胜利者。我们决不给俄国军队丢脸！即使战死沙场，我们也要死得光荣。我们听从您的命令，慈父，我们是俄国人！”

“我们在万能的上帝面前就此立誓！”大家突然齐声高喊道。

德费尔登讲话时，苏沃洛夫垂首合眼地听着，当大家高喊“立誓”时，他抬起了头，睁开炯炯有神的眼睛，断断续续地说道：

“但愿如此，我感到高兴……上帝保佑，我们是俄国人。感谢诸位，

谢谢！我们定能击溃敌人！既要战胜敌人，也要挫败阴谋诡计。我们必胜！”

会议之后，群情激愤，人人心里充满忘我精神：要么取胜，要么捐躯！人们决心以血肉之躯去护卫各个团队的战旗。他们的行动也确实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和民族精神，无愧于一个俄国人。他们全力以赴地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敌人到处遭到打击；他们跨越了高入云端、终年积雪的险山峻岭；混杂着寒雪的烂泥地是勇士们的床铺，降雪淋雨的天空是勇士们的被褥。只有热爱祖国，热爱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俄罗斯人那种坚强的意志力，才使俄军跨越了这奇险无比的深渊。

在爱国主义的鼓舞下，英勇无比的俄军发起一次次进攻，使敌军一败涂地。后来，法军主将马塞纳无限苍凉地说：“苏沃洛夫对瑞士的这次远征，就使我以前获得的一切胜利和荣耀化为乌有。”

第二十章 俄罗斯雄鹰

早在意大利时，苏沃洛夫的身体就已垮了下来，现在，他尽最大的努力支撑着，不使别人看出一点点虚弱的迹象。他长时间地强忍着风雪严寒和饥饿的折磨，尽管已虚弱得浑身无力，还是同士兵们开着玩笑：

“俄罗斯神奇的勇士们，翻过这座山，离目的地就不远了，快要到了。”

但在行军快要结束时，他支撑不住了，面容憔悴，瘦弱不堪，在翻越帕尼克斯山隘时，两个身强力壮的哥萨克兵扶他坐在马背上，牵着他的马走。

部队朝山下那个库尔村走去，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温暖的住所和面包。一人一份肉食和伏特加酒。年迈的统帅两眼噙着热泪，望着自己这些神奇的勇士——他们一个个赤裸着脚，衣不蔽体，消瘦不堪，他微微颤动着嘴唇轻声说：

“阿尔卑斯山被我们抛在后头了。乌拉！俄罗斯雄鹰胜过了罗马兀鹫！”

金布恩、福克沙尼、雷姆尼克河、伊兹梅尔、普拉加、阿达河、特雷比亚河、诺维等一系列胜利征战的记录后面，又增添了千古不朽的瑞士远征这光辉的最末一页。

1 全俄军队大元帅

瑞士远征结束后，伟大统帅的有生之年已所剩无几了。但他已成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谢世前的最后半年里，他一直是众人仰慕、赞美颂扬和顶礼膜拜的对象。整个远征期间，在遥远的俄国，人们都屏气等待着这场紧张激烈的流血悲剧的消息。直到10月20几号，彼得堡的人才得到有关战争结局的消息。“您挽救了沙皇和俄国军队的荣誉，愿上帝也拯救您的灵魂，”罗斯托普钦致信苏沃洛夫说，“全体官兵无一例外地受到褒奖，所有军士全都晋升为军官。”1799年10月28日，保罗一世授予苏沃洛夫统帅全俄军队大元帅的称号。“朕深信，授您以最高荣誉军衔，”保罗一世强调指出，“系对当代乃至历代最杰出的统帅之擢升。”在此之前，俄国仅有两个人享有大元帅军衔：缅希科夫和安娜·利奥波多夫娜女皇的丈夫安东·乌尔里希曾于1727年和1740年先后荣获此衔。但苏沃洛夫与这两人不同，他不是靠地位，而是凭自己挥戈沙场、屡建军功赢得这一称号的。

2 威震四海名扬天下

尽管苏沃洛夫本人一直为意大利战局未获全胜，瑞士战局又未得手而苦恼，但同时代的人却把他看作胜利者。在德国和捷克的各城市里，人们高奏凯歌欢迎他，合唱队为他演唱一曲曲颂歌，少女们向他献上了一顶顶桂冠。亲眼目睹当时情景的瑞典将军阿姆费尔特就俄军元帅在布拉格的剧院观看演出的场面作了如下的描述：

剧院张灯结彩，人们出三倍的价钱争购门票。当苏沃洛夫出现在查理大公的包厢里时，雷鸣般的掌声、“乌拉！苏沃洛夫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剧场。总的看来，观众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烈情绪。专为苏沃洛夫写的序幕演完后，全场又掀起一阵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向他表示致敬。苏沃洛夫身着奥地利元帅服，佩带着所有的勋章，高呼“弗朗茨万岁”作答。他曾几次示意观众停止呼喊他的名字，但都无效，因而他也就不再作手势，只是深深鞠躬致意。随后，他为池座和包厢里的观众祝福，最精彩的是，谁也不觉得这一举动可笑，而恰恰相反，大家都向他鞠躬致谢，就像对待教皇那样。幕间休息时，一位年轻的夫人从隔壁的包厢里探出身子，要仔细看看苏沃洛夫。苏沃洛夫想同她认识一下，经人介绍之后，便向她伸出手去，可那位夫人竟窘住了，没有把手伸给他。于是，苏沃洛夫便轻轻捏住她的鼻子，吻了她一下，逗得全场哈哈大笑。

参加林道、奥格斯堡、布拉格、比尔森各地欢腾的庆祝活动，拟定新的策略和计划，使苏沃洛夫暂时忘却了自居住在康昌斯科耶以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病痛。但过后，他就感到四肢无力，咳嗽不止，浑身发冷。在布拉格的那天夜间，大元帅冷得受不住，竟跳下床从卧室跑到会客室。

这段时间一直伴随着苏沃洛夫的巴格拉季昂匆匆赶往彼得堡报告苏沃洛夫危险的病情。统帅之子和保罗的御医魏卡特火速赶到科布林。可这位病人并不听信御医的话，认为这位御医还不如医士瑙姆，当魏卡特劝他去温泉疗养时，他表示不同意：

“你这想的是什么主意呀？把身体健康的财主，瘸腿的赌徒，阴谋家和各种败类送到那儿去吧，让他们泡在那儿的烂泥里去洗吧，我可真的有病。我得在乡间做祈祷，我需要的是木头房子、澡堂、稀粥和格瓦斯。要知道我是一名士兵。”

魏卡特回答说，苏沃洛夫不是士兵，而是大元帅。

“对，”苏沃洛夫对他说，“可是士兵们都以我为榜样啊。”

3 永生

苏沃洛夫的病势与他的心情有很大关系，听到彼得堡传来令人愉快的新消息时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首都准备为元帅举行异常隆重的欢迎仪式：御用马车队将去纳尔瓦河畔迎接；军队奉命夹道列队，擂起军鼓，高喊“乌拉”迎接统帅。

苏沃洛夫心情快活起来，感到身体也好了许多。1800年4月20日，苏沃洛夫奄奄一息地到达彼得堡，住进克留科夫运河畔的赫沃斯托夫的宅邸。

他的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神志愈益不清，呓语越来越多。5月6日，俄罗斯雄鹰苏沃洛夫元帅在他的宅邸与世长辞。

一个新的世纪，19世纪开始了。反动的理想主义者、暴戾恣睢的沙皇保罗一世在米哈依洛夫斯基城堡也没有比苏沃洛夫多活很久。他任意践踏谋略和最健全的理性，遭到宫廷、禁卫军、宗教界、商贾的群起反对，于1801年3月12日，在他亲生儿子的默许下被人弑杀。

保罗并未留给后世任何东西，也许只传下来一种家具的款式吧。而苏沃洛夫的逝世却意味着新生。伟大统帅的遗训，恰似他永垂不朽的英

灵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铭刻在许许多多的人的心中，其中包括雷宾德尔团的神奇勇士雅科夫·斯塔尔科夫和 17 岁就从元帅手中获得乔治十字战功勋章的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大尉，在阿尔卑斯山表现出神勇无畏精神的黑发巨人米洛拉多维奇将军和未来的骠骑兵——把与俄罗斯战争之神的会面视作神圣往事而铭刻心间的诗人及游击战士杰尼斯·达维多夫，胸襟坦荡的巴格拉季昂公爵和英明的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在这一代后起之秀的身上，苏沃洛夫的精神获得永生！

附 录

苏沃洛夫生平大事年表

1729年11月13日，生于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准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沃洛夫家。

1742年10月23日，被编入谢苗诺夫斯科耶禁卫团当火枪兵。

1748年1月1日，开始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团服现役，任军士。

1754年4月25日，晋升为中尉，被派往英格曼兰步兵团任职。

1758年，以一级少校军衔在里夫兰和库尔兰为作战军队组建预备营，在梅梅尔任要塞司令，晋升为中校。

1759年8月1日，参加库讷斯多夫大战。

1761年，随贝格军进行多次骑兵战。

1762年8月26日，晋升为上校，被派往阿斯特拉罕步兵团任团长。

1763年4月6日，被调往苏兹尔步兵团任团长。

1764—1765年，制定《苏兹达尔团条令》。

1768年9月22日，晋升为准将。

1770年11月1日，晋升为少将。

1768—1772年，参加平定波兰贵族党人的军事行动。

1773—1774年，参加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

1773年5月10日，首次侦察图尔图凯地区成功。

1774年1月16日，在莫斯科同公爵之女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普罗佐罗夫斯卡娅结婚。

1774年3月17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1774年6月10日，在科兹鲁贾战胜土耳其军。

1775年8月1日，女儿娜塔莎出生。

1778年3月23日，被任命为驻克里木和库班军队司令。

1780年1月，因可能远征波斯，被调往阿斯特拉罕。

1784年8月4日，儿子阿尔卡季出生。

1786年9月22日，晋升为陆军上将。

1787—1790年，参加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

1787年10月1日，在金布恩大战中获胜。

1789年7月21日，在福克沙尼城郊击溃土耳其军团。

1789年9月11日，在雷姆尼克河大战中战胜土耳其军队。

1790年12月11日，突击攻陷伊兹梅尔要塞。

1791年，受派去芬兰加固俄国—瑞典边界。

1794年，参加俄国对波兰的战争。

1794年11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

1796年1月，被任命为行营设在图利钦的俄军司令。

1797年2月6日，被保罗一世革职，并被褫夺着用军服权。

1797年4月22日，被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省的康昌斯科耶镇由警察监视。

1799年2月，被重新起用，任驻意大利的俄奥联军总司令。

1799年3月，抵达维也纳，被授予奥军元帅军衔。

1799年4月10日，突击攻陷布里西亚要塞。

1799年4月16—17日，在阿达河战胜法国军队。

1799年6月，在蒂多纳河畔战胜法军，赢得特雷比亚河交战的胜利。

1799年7月，攻占曼图亚要塞。

1799年9月，打过瑞士的圣哥达隘口和鬼桥，率军翻过罗斯希托克山脉，进入姆坚山谷，完成跨越帕尼克斯山脉的进军。

1799年10月28日，荣获全俄军队大元帅称号。

1800年4月20日，返回彼得堡。

1800年5月6日，在彼得堡克留科夫运河畔的赫沃斯托夫宅邸逝世。

参考书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2.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1976—1983年俄文版）
3. 《大元帅苏沃洛夫》（列宁格勒出版社，[苏]列奥奇·拉柯夫斯基著，1954年俄文版）
4. 《苏沃洛夫》（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苏]奥·恩·米哈伊洛夫著，1980年俄文版及解放军出版社，杨少云、慈国巍等译，1985年版）
5. 《名将成长探秘》（金盾出版社、军事历史研究会编，1991年版）
6. 《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国社科出版社朱庭光主编，1981年版）
7.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知识出版社《苏联百科全书》中译本编辑组编，1980年版）
8. 《制胜的科学》（解放军出版社李让译，1986年版）
9. 《世界百名元首秘闻》（解放军出版社杨志文编，1988年版）